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青年

LA JEUNESSE



原名青年雜誌

第五卷　第四號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新青年 第五卷第四號目次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民國七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胡適

去年我曾說過要做一篇戲劇改良私議，不料這一年匆匆過了，我這篇文章還不曾出世。於今新青年在這一期正式提出這個戲劇改良的問題，我以爲我這一次恐怕賴不過去了。幸而有傅斯年君做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戲劇改良各面觀，把我想要說的話都說了，而且說得非常明白痛快；於是我這篇戲劇改良私議竟可以公然不做了。 本期裏還有兩篇附錄：一是歐陽予倩君的予之戲劇改良觀，一是張繆子君的我的中國舊戲觀， 此外還有傅君隨後做的再論戲劇改良，評論張君替舊戲辯護的文章。 後面又有宋春舫先生的近世名戲百種目，選出一百種西洋名戲，預備我們譯作中國新戲的模範本。 這一期有了這許多關於戲劇的文章，眞成了一本『戲劇改良號』了！我看了這許多文章，頗有一點心癢手癢，也想加入這種有趣味的討論，所以我劃出戲劇改良問題的一部分做我的題目，就叫做『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我去年初回國時看見一部張之純的中國文學史，內中有一段說道：

> 是故崑曲之盛衰，實興亡之所繫。 道咸以降，此調漸微。 中興之頌未終，海內之人心已去。 識者以秦聲之極盛，爲妖孽之先徵。 其言雖激，未始無因。 欲覩昇平，當復崑曲。 樂記一言，自勝於政書萬卷也。（下卷一一八頁）

這種議論，居然出現於『文學史』裏面，居然作師範學校『新教科書』用，我那時初從外國回來，見了這

種現狀，眞是莫名其妙。　這種議論的病根全在沒有歷史觀念，故把一代的興亡與崐曲的盛衰看作有因果的關係？故說『欲覩昇平，當復崐曲。』　若是復崐曲遂可以致昇平，只消一道總統命令，幾處警察廳的威力，就可使國中戲園家家唱崐曲，——難道中國立刻便「昇平」了嗎？　我舉這一個例來表示現在談文學的人大多沒有歷史進化的觀念。　因爲沒有歷史進化的觀念，故雖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雖是二十世紀的人，偏要說秦漢唐宋的話。　卽以戲劇一個問題而論，那班崇拜現行的西皮二黃戲，認爲『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的人，固是不値一駁？就有些人明知現有的皮黃戲實在不好，終不肯主張根本改革，偏要主張恢復崐曲。　現在北京一班不識字的崐曲大家天天鸚鵡也似的唱崐腔戲，一班無聊的名士幫着吹打，以爲這就是改良戲劇了；　這些人都只是不明文學廢興的道理，不知道崐曲的衰亡自有衰亡的原因？不知道崐曲不能自保於道咸之時，決不能中興於既亡之後。　所以我說現在主張恢復崐曲的人與崇拜皮黃的人，同是缺乏文學進化的觀念。

如今且說文學進化觀念的意義。　這個觀念有四層意義，每一層含有一個重要的教訓，第一層總論文學的進化：文學乃是人類生活狀態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隨時代變遷，故文學也隨時代變遷，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學。　周秦有周秦的文學，漢魏有漢魏的文學，唐有唐的文學，宋有宋的文學，元有元的文學。　三百篇的詩人做不出元曲選，元曲選的雜劇家也做不出三百篇。　左邱明做不出水滸傳，施耐菴也做不出春秋左傳。　這是文學進化觀念的第一層教訓，最容易明白，故不用詳細

引證了。（古人如袁枚焦循多有能懂得此理的。）

文學進化觀念的第二層意義是；每一類文學不是三年兩載就可以發達完備的，須是從極低微的起原，慢慢的，漸漸的，進化到完全發達的地位。有時候，這種進化剛到半路上，遇着阻力，就停住不進步了；有時候，因爲這一類文學受種種束縛不能自由發展，故這一類文學的進化史，全是擺脫這種束縛力爭自由的歷史；有時候，這種文學上的羈絆居然完全毀除，於是這一類文學便可以自由發達；有時候，這種文學革命止能有局部的成功，不能完全掃除一切枷鎖鐐銬，後來習慣成了自然，便如纏足的女子，不但不想反抗，竟以爲非如此不美了！這是說各類文學進化變遷的大勢。西洋的戲劇便是自由發展的進化；中國的戲劇便是只有局部自由的結果。列位試讀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試看中國戲劇從古代的『歌舞』（歌舞是一事，猶言歌的舞也。（Lyrical Dance））一變而爲戲優；後來加入種種把戲，再變而爲演故事兼滑稽的雜戲；（王氏以唐宋遼金之滑稽戲爲一種獨立之戲劇，與歌舞戲爲二事。鄙意此似有誤。王氏引各書所記戲諧各則，未必獨立於歌舞戲之外。但因打諢之中時有諷諫之旨，故各書特別記此諷諫之一部分而略其不足記之他部分耳。元雜劇中亦多打諢語。今之京調戲亦可隨時插入譏刺時政之打諢，若有人筆記之，後世讀之者亦但見林步青夏月珊之打諢而不見其他部分或亦有疑爲單獨之滑稽戲者矣）後來由『敍事』體變成『代言』體，由遍數變爲折數，由格律極嚴的大曲變爲可以增減字句變換宮調的元曲，於是中國戲劇三變而爲結構大致完成的元雜劇。但元雜劇不過是大體完具，其實還有許多缺點：（一）每本戲限於四折，（二）每折限於一宮調，（三）每折限一人唱。後來南戲把這些限制全都毀除，使一劇的長短無定，一折的宮調無定，唱者不限於一人。雜劇的限制太嚴，故除一二大家之外，多止能鋪敍事實，不能有曲折詳細的寫生工夫，所寫人物，

往往毫無生氣；所寫生活與人情，往往缺乏細膩體會的工夫。　後來的傳奇，因爲體裁更自由了，故於寫生，寫物，言情各方面都大有進步。　試舉例爲證。　李漁的蜃中樓乃是合幷元曲選裏的柳毅傳書同張生煑海兩本戲做成的，但蜃中樓不但情節更有趣味，並且把戲中人物一一都寫得有點生氣，個個都有點個性的區別。如元劇中的錢塘君雖於布局有關，但沒有着意描寫；李漁於蜃中樓的獻壽一折中，寫錢塘君何等痛快，何等有意味！　這便是一進步。　又如元劇漁樵記寫朱買臣事，爲後來南戲爛柯山所本，但爛柯山中寫人情世故，遠勝漁樵記，試讀癡夢一折，便知兩本的分別。　又如崐曲長生殿與元曲梧桐雨同記一事，但兩本相比，梧桐雨敍事雖簡潔，寫情實遠不如長生殿　以戲劇的體例看來，雜劇的文字經濟實爲後來所不及；但以文學上表情寫生的工夫看來，雜劇實不及崐曲。　如長生殿中彈詞一折，雖脫胎於元人的貨郞旦，但一經運用不同，便寫出無限興亡盛衰的感慨，成爲一段很動人的文章。　以上所舉的三條例，——蜃中樓，爛柯山，長生殿，——都可表示雜劇之變爲南戲傳奇，在體裁一方面雖然不如元代的謹嚴，但因爲體裁更自由，故於寫生表情一方面實在大有進步，可以算得是戲劇史的一種進化。　**卽以傳奇變爲京調一事而論，據我個人看來，也可算得是一種進步。**

傳奇的大病在於太偏重樂曲一方面；在當日極盛時代固未嘗不可供私家歌童樂部的演唱；但這種戲只可供上流人士的賞玩，不能成通俗的文學。　況且劇本折數無限，大多數都是太長了，不能全演，故不能不割出每本戲中最精采的幾折，如西廂記的拷紅，如長生殿的聞鈴，驚變等，其餘的幾折，往

往無人過問了。割裂之後，文人學士雖可賞玩，但普通一般社會更覺得無頭無尾不能懂得。傳奇雅劇既不能通行，於是各地的『土戲』紛紛興起：徽有徽調，漢有漢調，粵有粵戲，蜀有高腔，京有京調，秦有秦腔。統觀各地俗劇，約有五種公共的趨向：（一）材料雖有取材於元明以來的『雅劇』，（亦有新編者）而一律改為淺近的文字；（二）音樂更簡單了，從前各種複雜的曲調漸漸被淘汰完了，只剩得幾種簡單的調子；（三）因上兩層的關係，曲中字句比較的容易懂得多了；（四）每本戲的長短，比『雅劇』更無限制，更自由了；（五）其中雖多連台的長戲，但短戲的趨向極強，故其中往往有狠有剪裁的短戲，如三娘教子，四進士之類。依此五種性質看來，我們狠可以說，從崐曲變為近百年的『俗戲』，可算得中國戲劇史上一大革命。大概百年來政治上的大亂，生計上的變化，私家樂部的銷滅，也都與這種『俗劇』的興起大有密切關係。後來『俗劇』中的京調受了幾個有勢力的人如前清慈禧后等的提倡，於是成為中國戲界最通行的戲劇。但此種俗劇的運動，起原全在中下級社會，與文人學士無關，故戲中字句往往十分鄙陋，梆子腔中更多極不通的文字。俗劇的內容，因為他是中下級社會的流行品，故含有此種社會的種種惡劣性，狠少如四進士一類有意義的戲。況且編戲做戲的人大都是沒有學識的人，故俗劇中所保存的戲臺惡習慣最多。這都是現行俗戲的大缺點。但這種俗戲在中國戲劇史上，實在有一種革新的趨向，有一種過渡的地位，這是不可埋沒的。研究文學歷史的人，須認清這種改革的趨向，更須認明這種趨向在現行的俗劇中不但並不曾完全達到目的，反被種種舊

戲的惡習慣所束縛，到如今弄成一種既不通俗又無意義的惡劣戲劇。——以上所說中國戲劇進化小史的教訓是：中國戲劇一千年來力求脫離樂曲一方面的種種束縛，但因守舊性太大，未能完全達到自由與自然的地位。　中國戲劇的將來，全靠有人能知道文學進化的趨勢，能用人力鼓吹，幫助中國戲劇早日脫離一切阻礙進化的惡習慣，使他漸漸自然，漸漸達到完全發達的地位。

文學進化的第三層意義是：一種文學的進化，每經過一個時代，往往帶着前一個時代留下的許多無用的紀念品；這種紀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時代本來是很有用的，後來漸漸的可以用不着他們了，但是因爲人類守舊的惰性，故仍舊保存這些過去時代的紀念品。　在社會學上，這種紀念品叫做『遺形物』(Survivals or Rudiments)。　如男子的乳房，形式雖存，作用已失；本可廢去，總沒廢去；故叫做『遺形物』。　即以戲劇而論，古代戲劇的中堅部分全是樂歌，打諢科白不過是一小部分；後來元人雜劇中，科白竟占極重要的部分；如老生兒，陳州糶米，殺狗勸夫等雜劇竟有長至幾千字的說白，這些戲本可以廢去曲詞全用科白了，但曲詞終不曾廢去。　元明之際，已有『終曲無一曲』的雜折，如屠長卿的曇花白，(說見臧晉叔元曲選序)可見此時可以完全廢曲用白了；但後來不但不如此，並且白越減少，曲詞越增多，明朝以後，除了李漁之外，竟連會做好白的人都沒有了。　所以在中國戲劇進化史上，樂曲一部分本可以漸漸廢去，但他依舊存留，遂成一種『遺形物』。　此外如臉譜，嗓子，台步，武把子，……等等，都是這一類的『遺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來至今不改。　西洋的戲劇在古代也曾經過許多

幼稚的階級，如『和歌』(Chorus) 面具，『過門』『背躬』(aside)，武場，……等等。但這種『遺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歷史上的古蹟，漸漸的都淘汰完了。這些東西淘汰乾淨，方才有純粹戲劇出世。中國人的守舊性最大，保存的『遺形物』最多。皇帝雖沒有了，總統出來時依舊地上鋪着黃土，年年依舊祀天祭孔，這都是『遺形物』。再回到本題，現今新式舞台上有了布景，本可以免去種種開門，關門，跨門檻的做作了，但這些做作依舊存在；甚至於在一個布置完好的祖先堂裏「上馬加鞭」！又如武把子一項，本是古代角觝等戲的遺風，在完全成立的戲劇裏本沒有立足之地。一部元曲選裏，一百本戲之中只有三四本用得着武場；而這三四本武場戲之中有單鞭奪槊，和氣英布兩本都用一個觀戰的人口述戰場上的情形，不用在戲台上打仗而戰爭的情狀都能完全寫出。這種虛寫法便是編戲的一大進步。不料中國戲劇家發明這種虛寫法之後六七百年，戲台上依舊是打觔斗，爬槓子，舞刀耍鎗的賣弄武把子，這都是『遺形物』的怪現狀。這種『遺形物』不掃除乾淨，中國戲劇永遠沒有完全革新的希望。不料現在的劇評家不懂得文學進化的道理；不知道這種過時的『遺形物』狠可阻礙戲劇的進化；又不知道這些東西於戲劇的本身全不相關，不過是歷史經過的一種遺跡；居然竟有人把這些『遺形物』——臉譜，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鑼鼓，馬鞭子，跑龍套等等——當作中國戲劇的精華！這眞是缺乏文學進化觀念的大害了。

文學進化觀念的第四層意義是：一種文學有時進化到一個地位，便停住不進步了；直到他與別

種文學相接觸，有了比較，無形之中受了影響，或是有意的吸收人的長處，方才再繼續有進步。此種例在世界文學史上，眞是舉不勝舉。如英國戲劇在伊里沙白女王的時代本極發達，有蔣生 (Ben Jonson) 莎士比亞等的名著；後來英國人崇拜莎士比亞太甚了，被他籠罩一切，故十九世紀的英國詩與小說雖有進步，於戲劇一方面實在沒有出色的著作；直到最近三十年中，受了歐洲大陸上新劇的影響，方才有蕭伯納 (Bernard Shaw) 高爾華胥 (John Galsworthy) 等人的名著。這便是一例。中國文學向來不曾與外國高級文學相接觸?所接觸的都沒有什麼文學的勢力；然而我們細看中國文學所受外國的影響也就不少了。六朝至唐的三四百年中間，西域（中亞細亞）各國的音樂，歌舞，戲劇，輸入中國的極多：如龜茲樂，如『撥頭』戲，（舊唐書音樂志云「撥頭者，出西域胡人。」）却是極明顯的例。（看宋元戲曲史第九頁。）再看唐宋以來的曲調，如伊州，涼州，熙州，甘州，氐州各種曲，名目顯然，可證其爲西域輸入的曲調。此外中國詞曲中還不知道有多少外國分子呢！現在戲台上用的樂器，十分之六七是外國的樂器，最重要的是『胡琴』，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戲劇的變遷，實在帶着無數外國文學美術的勢力。只可惜這千餘年來和中國戲劇接觸的文字美術都是一些狠幼稚的文學美術，故中國戲劇所受外來的好處雖然一定不少，但所受的惡劣影響也一定狠多。現在中國戲劇有西洋的戲劇可作直接比較參考的材料，若能有人虛心研究，取人之長，補我之短；掃除舊日的種種『遺形物』，採用西洋最近百年來繼續發達的新觀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國戲劇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現在且不

說這種『比較的文學研究』可以得到的種種高深的方法與觀念，我且單舉兩種極淺近的益處：——

（一）悲劇的觀念——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的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現今戲園裏唱完戲時總有一男一女出來一拜，叫做『團圓』這便是中國人的『團圓迷信』的絕妙代表。有一兩個例外的文學家，要想打破這種團圓的迷信，如石頭記的林黛玉不與賈寶玉團圓，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與李香君團圓；但是這種結束法是中國文人所不許的，於是有後石頭記紅樓圓夢等書把林黛玉從棺材裏掘起來好同賈寶玉團圓；於是有顧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與李香君當場團圓！又如朱買臣棄婦，本是一椿『覆水難收』的公案，元人作漁樵記，後人作爛柯山，偏要設法使朱買臣夫婦團圓。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寫的本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兩句，元人作靑衫淚，偏要叫那琵琶倡婦跳過船，跟白司馬同去團圓！又如岳飛被秦檜害死一件事，乃是千古的大悲劇，後人做說岳傳偏要說岳雷掛帥打平金兀朮，封王團圓！這種『團圓的迷信』乃是中國人思想薄弱的鐵證。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眞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顚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照彰。他閉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劇慘劇，不肯老老實實寫天工的顚倒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是說謊的文學。更進一層說，團圓快樂的文字，讀完了，至多不過能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能引人到澈底的覺悟，決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

思量反省。例如石頭記寫林黛玉與賈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了，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歎，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於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若是這一對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緣』團圓完聚，事事如意，那麼曹雪芹又何必作這一部大書呢？這一部書還有什麼『餘味』可說呢？故這種『團圓』的小說戲劇，根本說來，只是腦筋簡單，思力薄弱的文學，不耐人尋思，不能引人反省。西洋的文學自從希臘的Aeschylus,Sophocles,Euripides時代卽有極深密的悲劇觀念。悲劇的觀念，第一，卽是承認人類最濃摯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開眼笑之時，乃在悲哀不得意無可奈何的時節；第二，卽是承認人類親見別人遭遇悲慘可憐的境地時，都能發生一種至誠的同情，都能暫時把個人小我的悲歡哀樂一齊消納在這種至誠高尙的同情之中，第三，卽是承認世上的人事無時無地沒有極悲極慘的傷心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此希臘悲劇中最普通的觀念)便是社會不良使個人銷磨志氣，墮落人格，陷入罪惡不能自脫(此近世悲劇最普通的觀念)有這種悲劇的觀念，故能發生各種思力深沉，意味深長，感人最烈，發人猛省的文學。這種觀念乃是醫治我們中國那種說謊作僞思想淺薄的文學的絕妙聖藥。這便是比較的文學研究的一種大益處。

(二)文學的經濟方法——我在『論短篇小說』一篇裏(新青年四卷五號)已說過『文學的經濟』的道理了。本篇所說，專指戲劇文學立論。戲劇在文學各類之中，最不可不講經濟。爲什麼呢？因爲(1)演戲的時間有限；(2)做戲的人的精力與時間都有限；(3)看戲的人的時間有限；(4)看戲太長久了，使人

生厭倦；(5)戲臺上的設備，如布景之類，有種種困難，不但須要圖省錢，還要圖省事；(6)有許多事實情節是不能在戲臺上一一演出來的，如千軍萬馬的戰爭之類。 有此種種原因，故編戲時須注意下列各項經濟的方法：

(1)時間的經濟。 須要能於最簡短的時間之內，把一篇事實完全演出。

(2)人力的經濟。 須要使做戲的人不致筋疲力竭；須要使看戲的人不致頭昏眼花。

(3)設備的經濟。 須要使戲中的陳設布景不致超出戲園中設備的能力。

(4)事實的經濟。 須要使戲中的事實樣樣都可在戲台上演出來；須要把一切演不出的情節一概用間接法或補敘法演出來。

我們中國的戲劇最不講究這些經濟方法。 如長生殿全本至少須有四五十點鐘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須用七八十點鐘方可演完。 有人說，這種戲從來不唱全本的；我請問，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編全本的戲呢？ 那種連台十本二十本，三十本的『新戲』，更不用說了。 這是時間的不經濟。 中國戲界最怕『重頭戲』，往往有幾個人遞代扮演一個脚色，如雙金錢豹，如雙四杰村之類。 這是人力的不經濟。 中國新開的戲園試辦布景，一齣四進士要布十個景，一齣落馬湖要布二十五個景！（這是嚴格的寫實法。但現在的戲園裏武戲一大段不布景。） 這是設備的不經濟。 再看中國戲臺上，跳過桌子便是跳牆；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個跑龍套便是一千人馬；轉兩個灣便是行了幾十里路；翻幾個觔斗，做幾件手勢，便是一場大戰。 這種粗

笨愚蠢，不眞不實，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眞可使人作嘔！既然戲台上不能演出這種事實，又何苦硬把這種情節放在戲裏呢？西洋的戲劇最講究經濟的方法。卽如本期張繆子君『我的中國舊戲觀』中所說外國戲最講究的『三種聯合』便是戲劇的經濟方法。張君引這三種聯合來比中國舊戲中身段台步種種規律，便大錯了。三種聯合原名 The Law of Three Unities，當譯爲『三一律』。三『一』卽是(1)一個地方，(2)一個時間，(3)一樁事實。我且舉一齣三娘教子做一個勉強借用的例。三娘教子這齣戲自始至終，只在一個機房裏面，只須布一幕的景，這便是『一個地方』；這齣戲的時間只在放學回來的一段時間，這便是『一個時間』；這齣戲的情節只限於機房教子一段事實，這便是『一樁事實』。這齣戲只挑出這一小段時間，這一個小地方，演出這一小段故事；但是看戲的人因此便知道這一家的歷史；便知道三娘是第三妾，他的丈夫從軍不回，大娘二娘都再嫁了，只剩三娘守節撫孤，這兒子本不是三娘生的，……這些情節都在這小學生放學回來的一個極短時間內，從三娘薛寶口中，一一補敍出來，正不用從十幾年前敍起：這便是戲劇的經濟。但是三娘教子的情節很簡單，故雖偶合『三一律』，還不算難。西洋的希臘戲劇遵守『三一律』最嚴；近世的『獨幕劇』也嚴守這『三一律』。其餘的『分幕劇』只遵守『一樁事實』的一條，於時間同地方兩條便往往擴充範圍，不能像希臘劇本那種嚴格的限制了。（看新青年四卷六號以來的易卜生所做的娜拉與國民之敵兩劇便知）但西洋的新戲雖不能嚴格的遵守『三一律』，却極注意劇本的經濟方法：無五折以上的戲，無五幕以上的布景，無不能在台上演出的

情節。張繆子君說，『外國演陸軍劇，必須另築大戲館。』這是極外行的話。西洋戲劇從沒有什麼『陸軍劇；』古代雖偶有戰鬬的戲，也不過在戲台後面吶喊作戰鬬之聲罷了；近代的戲劇連這種笨法都用不着，只隔開一幕，用幾句補敘的話，便夠了。元曲選中的薛仁貴一本，便是這種寫法，比單鞭奪槊與氣英布兩本所用觀戰員詳細報告的寫法更經濟了。元人的雜劇，限於四折，故不能不講經濟的方法，雖不能上比希臘的名劇，下比近世的新劇，也就可以比得上十六七世紀英國法國戲劇的經濟了。（此單指體裁段落；並不包括戲中的思想與寫生工夫。）南曲以後，編戲的人專注意詞章音節一方面，把體裁的經濟方法完全抛掉，遂有每本三四十齣的笨戲，弄到後來，不能不割裂全本，變成無數沒頭沒腦的小戲！現在大多數編戲的人，依舊是用『從頭至尾』的笨法，不知什麼叫做『剪裁，』不知什麼叫做『戲劇的經濟。』

補救這種笨伯的戲劇方法，別無他道，止有研究世界的戲劇文學，或者可以漸漸的養成一種文學經濟的觀念。這也是比較的文學研究的一種益處了。

以上所說兩條，——悲劇的觀念，文學的經濟，——都不過是最淺近的例，用來證明研究西洋戲劇文學可以得到的益處。大凡一國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便是『暮氣，』一犯了這種死症，幾乎無藥可醫；百死之中，止有一條生路：趕快用打針法，打一些新鮮的『少年血性』進去，或者還可望却老還童的功效。現在的中國文學已到了暮氣攻心，奄奄斷氣的時候！趕緊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湯，』還恐怕已經太遲了；不料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孫還要禁止醫生，不許他下藥，說道，『

中國人何必吃外國藥！』……哼！

（完）

戲劇改良各面觀

傅斯年

這篇戲劇改良各面觀的意見，是我一年以來，時時向朋友談到的，然而總沒寫成篇章。十日前，同學張繆子君和胡適之先生辯論廢唱問題，我見了，就情不自禁了。但是我在開宗明義之前，有兩件情形，要預先聲明的：——

第一，我對於社會上所謂舊戲新戲，都是門外漢．

第二，我對於中國固有的音樂和歌曲，都是門外漢。

既然都是門外漢，如何還要開口呢？據我個人觀察而論，中國人熱於戲劇音樂一道的，什麼是思想牢固的了，不客氣說來，就是陷溺深的了，和這些『門內漢』討論『改良，』『創造，』絕對不肯容納的。我這門外漢，却是不曾陷溺的人。我這篇文章，就以耳目所及為材料，以直覺為判斷；既不是『隨其成心而師之，』也就不能說我不配開口。

我以為改良舊戲和創造新戲，是兩個問題；（理論評第四節。）應否改良創造的理論，和怎樣改良創造的方法，又是兩個問題，我們但凡把眼光放大些，可就覺得現在戲劇的情形，不容不改良，眞正的新劇，不容不創造；現在止當討論怎樣改良創造的方法，應否改良創造的理論，不成問題了。——若是還把極可寶愛的時光，耗費在討論這個上，就是中國人思想，處處落在人後的證據。然而就中國社會可憐的情形而

論，卻不能不供出思想處處落在人後的證據。我們若逕然討論方法，便有大多數人根本反對道，『何必要改良？』無可如何，只好先把舊戲的情形作一具體的評判；我還要自己承認，這個評判，是不得已而出的『費話』。

（一）　舊戲的研

我們對於舊戲的形式和材料，不表同情，原不消說，然而僅僅漫罵，也不能折人之心。照我意思，先就戲劇進化的階級為標準，看看現在戲界進化到何等地步，更就中國戲劇和中國社會同用的關係，判斷現在戲界的真正價值如何。易詞說來，前者以戲劇歷史為觀察點，後者是個社會問題；二者並用，似乎可得個概括的論斷。

現在中國各種戲劇，無論『崑曲，』『高腔，』『皮簧，』『梆子，』總是『雞血龜水，分不清白，』在一條水平綫上。不僅這樣，這般高等戲，和那些下等的『碰碰戲，』『秧歌戲，』『高翹戲，』也在一個水平綫上。雖然詞句雅俗，情節繁簡，衣飾奢儉，有絕大的分別，若就他組成的分子而論，卻是同在一個階級，沒高下之別的。真正的戲劇，純是人生動作和精神的表象，(Representation of human action and Spirit) 不是各種把戲的集合品。可憐中國戲劇界，自從宋朝到了現在，經七八百年的進化，還沒有真正戲劇，還把那『百衲體』的把戲，當做戲劇正宗！中國戲劇，全以不近人情為貴，近於人情，反說無味。請問戲劇本

是描寫人事的，何以專要不近人情？純粹戲劇，不能不近人情；百衲體的把戲，雖欲近人情而不能。組成純粹戲劇的分子；總不外動作和言語，動作是人生通常的動作，言語是人生通常的言語；百般把戲，無不合有競技遊戲的意味，競技遊戲的動作言語，却萬萬不能是人生通常的動作言語；——所以就不近人情就不能近人情了。譬如打臉，是不近人情的。何以有打臉？同爲有脚色，何以有脚色？因爲是下等把戲的遺傳。譬如『行頭，』總不是人穿的衣服。何以要穿不是人穿的衣服？因爲競技遊戲，不能不穿離奇的衣服。譬如花臉，總做出人不能有的粗暴像。何以要做出人不能有的粗暴像？因爲玩把戲不能不這樣。譬如打把子。翻筋斗，更是豈有此理了，更可以見得是競技的遺傳了。平情而論，演事實和玩把戲，根本上不能融化；一個重摹仿，一個重自出，一個要像，一個無的可像，一個重情節，一個要花頭，簡直是完全矛盾。中國人却不以完全矛盾見怪，反以『兼容並包』爲美。那些下等戲，像上文所舉的『碰碰』『秧歌』『高翹』……之類，雖然沒有這些上等戲兼容並包的大量，却同是不離乎把戲的精神。在西洋戲劇是人類精神的表現(Interpretation of human Spirit)在中國是非人類精神的表現。Interpretation of inhuman Spirit 既然要和把戲合，就不能不和人生之真拆開，所以我以爲中國的上等戲下等戲在一條水平綫上，是就戲劇演進的階級，診斷定了的，是就他們組成的原素，分析比較過的。好比猴子，進化到毛人，就停住了，再也不能變人了；中國的戲，到了元朝，成了『雜劇』『南戲』的體裁，就停住了，再也不能脫開把戲了。

唱工一層，舊戲的『護法使者』，最要拿來自豪。唱工應廢不應廢，別是一個問題，(解詳第四節)縱使唱工不廢，『京調』中所唱的詞句，也是絕對要不得。歌唱一種東西，雖不能全合語言的神味，然而總以不大離乎語言者近是。且是曲折多，變化多，詞句參差，聲調抑揚，才便於唱。若用木強的調調兒，總是不宜。『京調』不能救治的毛病，就在調頭不好，——不是七字句，就是兩三加一四的十字句。任憑他是絕妙的言語，一經塡在這個死板裏，當時痲木不仁，索然無味起來；這個點金成鐵的緣故，全是因爲調頭不是，——不合言語的自然，所以活潑潑的妙文，登時變成死言語，不合歌曲的自然，所以必須添上許多『助聲』『轉聲』。我們說話，不是定要七字十字，唱曲何必定要七字十字。從四言五言樂府，變成七言樂府，是文學的進化，因爲七言較比五言近於語言了；從七言樂府，變成詞，是文學的進化，因爲詞更近於語言了；從稍嫌整齊的詞，變成通體參差的曲，是文學的進化，因爲曲尤近於語言了；可是整齊的『京調』代不整齊的『崑弋』而起，是戲曲的退化，因爲去語言之眞愈遠了。現在把一部樂府詩集和一部元曲選比較一看，覺得元曲選裏的詞調好得多；使我們起這種感覺，固然不止一個原因，然而主要原因，總因爲樂府整齊，所以笨拙，元曲參差，所以靈活。再把一部元曲選和十幾本戲考比較一看，又要覺得生存的『京調』，尙且不如死了五百年的元曲，也是這個道理。所以我敢斷言道，『京調』根本要不得，那些『轉聲』『助聲』，正見其『黔驢技窮』，和八代樂府沒奈何時，加上些『妃』『豨』，是一樣的把戲。『京調』的來源，全是俗聲：下等人的歌謠，原來整齊句多，長短句少，——這是因爲沒有運用長短句的本領，

——『京調』所取裁，就是這下等人歌唱的款式。七字句本是中國不分上下今古最通行的，十字句是三字句四字句集合而成，三字句四字句更是下等歌謠的句調。總而言之，『京調』的調，是不成調，是退化調。就此點而論，『京調』的上等戲，又和那些下等戲在一條水平綫上了。照這看來中國現在的戲界，不特沒有進化到純粹的戲劇，並把眞正歌曲的境界也退化出去了。

我再把中國戲劇和中國社會相用的關係，說個大概。有人說道，中國戲劇，最是助長中國人淫殺的心理。仔細看來，有這樣社會的心理，就有這樣戲劇的思想，有這樣戲劇的思想，更促成這樣社會的心理；兩事是交相爲用，互成因果。西洋名劇，總要有精神上的寄託，中國戲曲，全不離物質上的情慾。同學汪緝齋對我說，中國社會的心理，是極端的『爲我主義；』我要加上幾個字道，是極端的『物質的爲我主義。』這種主義的表現，最易從戲曲裏觀察出來。總而言之，中國戲劇裏的觀念，是和現代生活根本矛盾的，所以受中國戲劇感化的中國社會，也是和現代生活根本矛盾的。

（二）改革舊戲所以必要

照上文所說，中國戲劇，既然這樣下等，應當改革的道理，可就不必多說了。但是關於舊戲的技術文學各方面，還有批評未到的地方，現在再論一番，作爲改革舊戲所以必要的根據，

就技術而論，中國舊戲，實在毫無美學的價值。舉其最顯著的缺點：第一，是違背美學上的均比律（

law of proportion 譬如一架黃包車，安上十多支電燈，最使人起一種不美不快的感覺；這是因爲十幾支電燈的强度，和個區區的黃包車，不能均比。中國戲劇，却專以這種違背均比律的手段爲高妙；紅鸞禧上的金玉奴也要滿頭珠翠，監獄裏的囚犯，也要滿身綢帛。不能彼此照顧，互相陪襯，處處給人個矛盾的，不能配合的現象，那能不起反感。第二是刺激性過强。凡是聲色一類，刺激甚易的，用來總要有節制；因爲人類官能容易疲乏，一經疲乏，便要漸漸麻木不仁，失了本來的功用了。更進一層，人類的情緒，不可促動太高；若是使人心境頓起變化，有不容呼吸的形勢，就大大違背『美術調節心情』的宗旨。舊戲裏頭聲音是再要激烈沒有的，衣飾是再要花鞘沒有的；曲終歌罷，總少覺『餘音繞梁』的餘韻，只有了頭昏眼花的痛苦。眼簾耳鼓，都刺激疲乏不堪了，請問算美不算美？至於刺激心境，尤其利害，總將生死關頭，形容的刻不容髮；讓人懸心弔膽，好半天不舒服。這種做法，總和美學原理，根本不相容。第三是形式太嫌固定。中國文學和中國美術，無不含有『形式主義』(formalism) 在於戲劇，尤其顯著。據我們看來，『形式主義』是個壞根性，用到那裏那裏糟。因爲無論什麼事件，一經成了固定形式，便不自然了，便成了矯糅造作的了；何況戲劇一種東西，原寫人生動作的自然，不是固定形式能夠限制的。然而中國戲裏，『板』有一定，『角色』有一定，動作言語有一定，『千部一腔，千篇一面』不是拿角色來合人類的動作，是拿人類的動作來合角色；這不是演動作，只是演角色，猶之失勒博士 (Dr. F. C. S. Schiller) 批評『形式邏輯』道，『「形式邏輯」不是論眞僞，是論假定的眞僞。』此處似覺擬於不倫，然失勒之批評「形式邏輯。」乃直將一切「形式主義」

之乘誤而論辯之其意於此甚近但文中不便詳引耳。

西洋有一家學者道『齊一即是醜』(Uniformity means ugliness)：談美學的，時常引用這句話。就這個論點，衡量中國戲劇，沒價値的地方，可就不難曉得了。第四，是意態動作的粗鄙。唱戲人的舉動，固然聰明的人也能處處用心，若就大多數而論，可就粗率非常，全不脫下等人的賤樣，美術的技藝，是談不到的，看他四周圍的神氣。尤其惡濁鄙陋，全無刻意求精，情態超逸的氣概；這總是下等人心理的暴露，平素沒有美術上訓練的緣故。第五，是音樂粗躁。胡琴一種東西，在音樂上，竟毫無價值可言；『躁音浮響，亂人心脾，』全沒莊嚴流潤的態度。雖然轉折很多，很肖物音，然而太不蘊籍，也就不能動人美感了，舊戲的音樂，胡琴是頭腦，然而胡琴竟是如此不堪，所以專就音樂一道評判舊戲，也是要改良的。——上來所說五樣，原不能盡，但是總可據以斷定美術的戲劇，戲劇的美術，在中國現在，尚且是沒有產生。

再就文學而論，現在流行的舊戲，頗難當得起文學兩字。我先論詞句。凡做戲文，總要本色，說出來的話，不能變成了做戲人的話，也不能變成唱戲人的話，須要恰是戲中人的話，恰合他的身分心理，纔能算好，纔能稱得起『當行。』所以戲文一道，是要客觀，不是要主觀，是要實寫的，不是給文人賣弄筆墨的。『崑曲』的詞句，尚且在文學範圍之內，然而賣弄筆墨的地方，眞太利害了，把元『雜劇』明『南曲』自然的本色，全忘乾淨了，所以漸漸不受人歡迎了。『京調』却又太不賣弄筆墨了；翻開十幾本戲考，竟沒一句好文章，全是信口溜下去，絕不見刻意形容，選擇詞句的工夫。這是因聲造文，不是因文造聲，是强

文就聲，不是合聲於文。一言以蔽之，京調的文章只是渾沌，無論甚人，都是那樣調頭兒。若必須分析起來，也不過一種角色，一種說話法，同在一個角色裏頭，却不因時因地，變化言辭。這樣的『不知烏之雌雄』還有什麼文學的技藝可說？我再論結構。中國文章不講結構，原不止一端，不過戲文的結構，尤其不講究。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全沒有曲折含蓄的意味。無數戲劇只像是一個模磕下來的，——有一個到處應用的公式。若是敍到心境的地方，絕不肯用寓情於事，推彼知此的方法，總以一唱完之大吉。這樣辦法固然省事，然而興味總要索然了。我再論體裁。舊戲的人物，不是失之太多，就要失之太少。太多時七錯八亂，頭緒全分不清楚了，太少時一人獨唱，更不能布置情節，文學的妙用，組織的工夫，全無用武之地了。譬如『崑曲』裏的思凡文詞意思，我都狠恭惟他，但是這樣不成戲劇的歌曲，只可歸到廣義的詩裏算一類，沒法用戲劇的法子去批評他。戲裏這樣一人獨唱的，固是絕無僅有，然而舉此倒彼，那些不講究的體裁，正是多著呢。——照這看來，中國的戲劇文學，總算有點慚愧。

論到運用文筆的思想，更該長歎。中國的戲文，不僅到了現在，毫無價值，就當他的『奧古斯都期』也沒什麼高尚的寄託。好文章是有的，（如元（北曲）明（南曲）之自然文筆。）好意思是沒有的；文章的外面是有的，文章裏頭的哲學是沒有的，所以僅可當得玩弄之具，不配第一流文學。就以桃花扇而論，題目那麼大，材料那麼多；時勢那麼重要，大可以加入哲學的見解了：然而不過寫了些芳草斜陽的情景，悽涼慘淡的感慨，就是史可法臨死的時候，也沒什麼人生的覺悟。非特結構太鬆，思想裏也正少高尚的觀念。就是美術上文

學上做得到家，沒有這個主旨，也算不得什麼。大前年我讀莎士比亞的 Merchant of Venice，覺得「To bath fish withal ......」一段，說人生而平等，何等透徹；只是「盧梭以前的民約論」在我們元曲選上，和現在的『崑弋』『京調』裏，總找不出。我很盼望以後作新戲的人，在文學的技術而外，有個哲學的見解來做頭腦，那種美術派 (Aesthetical School) 的極端主張，是不中用的。

再把改良戲劇，當作社會問題，討論一番。舊社會的窮凶極惡，更是無可諱言，舊戲是舊社會的照相，也不消說，當今之時，總要有創造新社會的戲劇，不當保持舊社會創造的戲劇。舊社會的狀況，只是羣衆，不算社會，並且沒有生活可言。這話說來很長；不是這篇文章裏能夠全說的。約舉其詞，中國社會的裏面，只是散沙一盤，沒有精密的組織，健全的活動力，差不多等於無機體；中國人卻喜歡這樣羣衆的生活，不喜歡社會的生活，——這不就簡直可說是沒有生活嗎？就是勉强說他算有生活，也只好說是無意識的生活；你問他人生眞義是怎樣，他是不知道；你問他爲什麼我敎做我，他是不知道；他是阮嗣宗所說大人先生袴襠裏的蝨子，自己莫名其妙的；他不懂得人怎樣講；他覺得戕賊人性以爲仁義，猶之乎戕賊杞柳以爲桮棬；他不覺得人情有個自然，有個自由的意志；他在樊籠裏，卻很能過活得，並且忘了是在樊籠裏了。——這是中國人最可憐的情形；將來中國的運命，和中國人的幸福，全在乎推翻這個，另造個新的。使得中國人有貫徹的覺悟，總要借重戲劇的力量；所以舊戲不能不推翻，新戲不能不創造。換一句話說來，舊社會的教育機關不能不推翻，新社會的急先鋒不能不創造。

上來說的，都是新劇所以必要的根據。我還要聲明一句，對於有知覺的人，這都算費話。

（三）新劇能爲現在社會的容受否？

戲劇應當改良的理論，縱然十分充足，若是社會全無容受的地步，也不過空論罷了。所以我們要考察現在社會的情形，能容新劇發生否。說到中國戲劇界，眞令人悲觀的很。一般「戲迷」正在那裏講究唱工，做工，胡琴的手段，打板的神通，新劇的精神，做夢還沒夢到呢。記得一家報紙上說：「佈景本不必要，你看老譚唱時，從沒有佈景，不過把一張桌子，幾把椅子，搬來搬去，就顯出地位不同來。西洋人唱做不到家，所以纔要佈景。」這種孩子話，竟能代表許多人，想在這樣社會裏造出新劇來，如何不難。但是細細考察起來，新劇的發生，尚不是完全無望。專就北京一部而論，——其實到處都是這樣，——聽戲的人，大別分爲兩種。第一種人是自以爲狠得戲的三昧，——其實是中毒最深的，——聽到舊戲要改良的話，便如同大逆不道一樣。所以梅蘭芳唱了幾齣新做的舊式戲，還有人不以爲然，說：「固有的戲，儘夠唱的，要來另作，一定是舊的唱不好了，才來遮醜。」你想和這種人還有什麼理論，——然而嫻熟舊戲的人，差不多總是這樣思想。第二種人在戲劇一道，原不曾講究，不過爲聲色的衝動力所驅使，跑到，戲園裏，「顧而樂之。」這種人在戲界裏雖沒勢力，在社會上卻占大多數，普通聽戲的人，差不多總是這樣。現在北京有一種「過渡戲」出現，卻是爲這一般人而作。所謂「過渡戲」者，北京通稱新戲，但是

雖然和舊戲不同，到底不能算到了新戲的地步，那些擺場做法，從舊的很多，唱還沒有去了。有一個作戲評的人，造了這個名詞，我且從他。社會上歡迎這種戲的程度，竟比舊戲深得多；奎德社裏一般沒價値的人，却仗這個來賺錢。我有一天在三慶園聽梅蘭芳的一縷麻，幾乎擠壞了，出來見大柵欄一帶，人山人海，交通斷絕了，便高興的了不得。覺得社會上歡迎『過渡戲』確是戲劇改良的動機；在現在新戲沒有發展的時候，這樣『過渡戲』也算慰情聊勝無了。既然社會上歡迎『過渡戲』比舊戲更很，就可憑這一線生機，去改良戲劇了。

說到新思想一層，社會上也不是全不能容受。我在舊戲裏想找出個和新思想卽合的來，竟找不出；只有『崑曲』裏的思凡還算好的：看起來竟是一篇宗教革命的文章，把尼姑無意識的生活，盡量形容出來。這篇思凡本是孽海記的一齣。就孽海記全體而論，也沒甚道理可說，我這番見解，總算斷章取義罷了。一個女孩兒，因爲父母信佛，便送到菴裏去；自己於佛書並未學過，佛家的宗旨，既然不知道，出家的道理，更是不消說，却困在那裏，如同入了隧宮一般，念那些全不懂得半梵半漢的佛經；什麼思凡不思凡，猶可置而不論，只這無意識的生活，是最不能容忍的：跑下山去，也不過別尋一個有意識的生活罷了。（「只因俺父好念經」一段，下至「怎知俺感歎多。」把這個思意。形容盡致）所以就這篇曲子的思想而論，總算極激烈的；但是一人獨唱，全沒情節，聽戲的人，不能懂得這個意思，却無從照着社會上歡迎這篇戲的程度來判斷新思想的容受。我後來又找出『過渡戲』一縷麻是有道理的，這篇戲竟有『問題戲』的意味：細分起來，有幾層意思可說。

(一)婚姻不由自主，而由父母主之，其是非怎樣？

(二)父母主婚姻，不爲兒女打算，却爲自己打算，其是非怎樣？

(三)訂婚以後只因爲體面習慣的關係，無論如何情形，不能解約，明知火坑，終要投入，其是非怎樣？

(四)忽而有名無實的丈夫因極離奇的情節死掉了，他的妻以後的生活，應當怎樣自處？在現在社會習慣之內，處處覺得壓迫的力量，總要弄到死而後已。

(五)父，母，庶母，女兒間的關係，中表兄妹的關係，——就是中國人家庭的狀況，——可以借此表見。

總而言之，這戲的主旨，是對於現在的婚姻制度，極抱不平了。在作原文的包天笑未必同我這見解一樣，在演成戲劇的人，和唱這戲的人，未必有極透徹的覺悟，然而就憑這不甚精透的組織，竟然狠動人感情了。我第一次同同學去看，我的同學，當然受很大的刺激。後來又和親戚家幾位老太太去看，回來我問他們道，『覺得怎樣？』他們說，『這樣訂婚，眞是沒道理。』咳！這沒道理一句話，我想聽的人心裏，總有這樣覺悟，這點覺悟，就是社會上能容納新思想的鐵證。雖然中國人的思想，多半是麻木性的，——不肯輕意因爲沒道理，——就來打破這沒道理，若使有人把這沒道理說的透徹了，用法子刺激利害了，也就不由的要打破這沒道理了。憑這一點不曾枯亡盡的『夜氣』『擴而充之』不怕不能容受新思

想。所以說到改良戲劇的骨子，還不算是絕望。

至於做法場面，一律改革，尤當受人歡迎。因爲舊法子處處板滯，處處沒趣，在不常聽戲的人看來，竟不能分青紅皂白，一經改了新式，便能活潑的緊。現在人唱戲，有時把舊戲裏一枝一節，改變法子，成個新樣，聽戲的人，總覺分外受用，若是完全改了，死的變成活的了，如何不尤其討人好，譬如梅蘭芳唱獅吼記原是古裝，怕婆子一場，忽然變成時裝了。這樣辦法，眞是矛盾，然而形容怕婆子，總不是古裝能做出來的，用時裝反覺得格外覺切。衣服尙且如此，何況做法排場呢。

至於音樂歌唱一層，就原理而論，戲劇裏有歌唱，仍是歌曲的遺傳，仍不脫『百衲』的本質，和專效動作的眞戲劇根本矛盾。就一般婦孺以及不常聽戲的男子而論，歌唱原無所用。然而在街巷裏，總聽見人順嘴胡唱，在朋友處，常聽見他唱幾嗓子，這是爲何呢？據我看來，喜歡音樂歌唱，是人性的自然，所不幸者，(一)中國可唱的沒通俗詩詞曲子，(二)歌謠太少了，(三)學校家庭，又全不管音樂，(四)再加上樂器缺乏，有這許多原因，幾乎使得中國人和樂曲斷絕關係。却又爲本能所迫，情不自禁，可就侵犯別處，大嚼戲裏的唱了。我以爲將來新劇廢唱，是絕對的可能，——因爲戲裏原不能要唱，看戲的人，原不注意在唱，現在所以注重在唱，是一時變態，是別種情形壓迫的，——但是這四層缺陷，總是要儘力彌補。若不彌補，雖然可能，不過是少量的可能，不能風行一世，不能把大多數的戲，都變成廢唱，不能使得人人知道，演劇和唱曲，是不能融合的兩件事。

照上文所說，廢唱已經比較別種情形爲難辦，再加上劇本的缺乏，劇才的缺乏，劇場的缺乏，改革戲劇一種事業也是不易做的。雖然不易做，卻又是不能不做的急務。好在改革的動機，和社會的容受情形，很有可以樂觀的地方，只好請有心人勉爲其難了。——就樂觀的地方看來是那樣，就困難的地方看來是這樣，所以我以爲新劇發生，絕對可能，但總要少需時日，早則三年，遲則五歲。現在是在胚胎期，應當做預備的事業。

(四)舊戲改良

未來的新劇，唱工廢了，做法一概變了，完全是模仿人生眞動作，沒有玩把戲的意味了，——拿來和舊戲比較，簡直是兩件事：所以說舊戲改良，變成新劇，是句不通的話，我們只能說創造新劇。但是在這新劇未登舞台以前，——在這預備時代，——難道就容那些不堪的舊戲，仍舊引誘社會嗎？照我意思，這預備時代的事業，應當分兩途做去：爲將來新劇打算，是要編製劇本，培植劇才，供給社會劇學的常識；爲現在戲界打算，還要改演『過渡戲，』纔可以導引現在的社會，從極端的舊戲觀念，到純粹的新戲觀念上頭去。這有三種理由：——

(一)現在唱戲的人，十之九不是新劇才，教他做純粹新戲，絕對的不可能。若是另由別人演做新戲，一時又辦不到。在這過渡時代的辦法，不妨降格遷就，請這些人多唱『過渡戲。』『過渡戲

』雖然不好，總比舊戲高了，總可作將來新戲的引子。

（二）音樂歌曲放在戲劇裏固是不通但是當現在他種音樂極不發達的時代，若把戲裏歌樂除去了，一般人對於戲劇，便頓然冷淡了許多。若暫且不廢歌樂正可借這歌樂的力量，引導一般人，到新戲觀念和新思想上來。——歌樂和情節，是舊戲的兩種原素；舊戲對於情節一層，却極不修飾，『過渡戲』若果注意這件，改造好了，聽戲人心裏就要從注重歌樂一方面轉到專重情節，忘却歌樂一方面。這是用音樂的效用，導引他來聽『過渡戲，』一轉之間，又用『過渡戲』的情節導引他來容受廢唱的純粹新戲。這樣做法，看起來似乎曲折，事實上必能很見功效。

（三）創造新戲，比創造新體文學，難好幾倍，都因為後者可以孤行己意，不必管社會容受的情形，前者却不能對於社會宣告獨立。登台說法，總要有人來聽，如果沒人理，一番事業，無從措手了。為這緣故，有不能不體察社會情形的形勢。我們並不是服從社會，是用遷就社會的手段，來征服社會。

我這主張，不過因為過渡時代，不能不有過渡的辦法，等到新劇預備圓滿了，我便要主張廢除『過渡戲，』猶之乎現在主張廢除舊劇了。——這『過渡戲』的功用，不過像個過得的橋罷了。我還要勸告演唱『過渡戲』的人，對於思想上，情節上，多多留神，破除舊套，這樣才能顯出『過渡戲』的過渡效用呢。

到了新劇發生『過渡戲』消滅的時候，中國式的戲曲就從此告終嗎？我想舊戲到了這時代，總要改變體式，另成一宗；就是從戲劇的位置，退到歌曲的地步。易詞說來，從音樂歌唱情節三種混合品，離開情節，退到純粹的音樂度曲。這個極小的範圍，是舊戲退一步保守得住的。何以見得？

(一)新戲裏絕對不容唱的存留；容或有人覺得枯寂，有這樣歌曲，可以在演劇之先，或者演劇之後，點綴一下，以爲餘興。西洋舞臺上，每當戲劇開幕以前，或兩幕之間，總有音樂，正是這個意思。

(二)歌曲也是優美的文學，存留著他，可借這體裁，造出許多好文章。

(三)戲劇歌曲進化的階級，大略四層：(一)各樣把戲和歌曲獨立並存；(二)歌曲裏容的把戲的材料，再略帶上些演故事；(三)成了戲曲的體裁，故事重了，歌曲反輕了；(四)純粹戲劇成立，歌曲又退出來去獨立了。這个情形，西洋如此，日本如此，——中國已到了第三級，想來第四級也必如此。

但是我要保存的獨立歌曲一小部，也不是不待改良的。改良之點有兩件：——

(一)造曲　中國樂歌裏實在曲牌太少，還有許多不適用的。總要不爲古人所限，自造若干，才能便於使用。歌唱一道，本極複雜，照著數學上 Combinalin 和 Permutation 的道理，再造百倍二百倍多的曲調，也不窮盡。

(二)改樂　胡琴是件最壞的東西，梆子鑼鼓更不必說，若求美學的價值，不能不去。笛子却好，月琴也可將就。古樂裏的琵琶不妨再用。若果能采取西洋樂器像短笛鋼琴『外鄂林』之類，尤其好了。

(五)新劇創造

我在上文說過今年今日，尚不是新劇發生時候，現在還在預備期中；將來發生時一切設施，有許多不便揣擬的，姑且存而不論。我暫把預備時代的預備事業舉出幾條，奉請有心此道的人做起來。

第一是編劇問題。我起初想來中國現在尚沒獨立的新文學發生，編製劇本，恐怕辦不好，爽性把西洋劇本繙譯出來，用到劇台上，文筆思想都極妥當，豈不省事。後來轉念道，西洋劇本是用西洋社會做材料，中國社會却和西洋社會隔膜的緊。在中國劇台上排演直譯的西洋戲劇，看的人不知所云，豈不糟了。這樣說來，還要自己編製，但是不妨用西洋劇本做材料，采取他的精神，弄來和中國人情合拍了，就可應用了。換一句話說，來直譯的劇本，不能適用，變化形式，存留精神的改造本，却是大好。至於做獨立的編制，更要在選擇材料上格外謹慎。舊戲最沒道理的地方，就是專拿那些極不堪的小說作來源；新戲要有新精神，所以這一點萬不可再蹈覆轍。材料總要在當今社會裏取出，更要對於現在社會有了內心的觀察，透徹的見地，才可以運用材料，不至於變成『無意識』。我希望將來的戲劇，是批評社

會的戲劇，不是專形容社會的戲劇，是主觀爲意思客觀爲文筆的戲劇，不是純粹客觀的戲劇。

將來新劇本尤要力避文筆粗率。這個毛病，是中國文人的通病，我恐怕將來的新劇作家，免不了這樣。劇中人的心情，總不可爽爽快快自己道出來。在舊戲裏一唱了之，眞弄得索然興盡，新戲雖沒有唱，却可以造出一個對面人，來說白一番；這樣固然省事，價值可算沒一點了。拿小說作比喻，水滸裏的宋江，紅樓夢裏的劉老老，骨子裏何等詐變，外面却專避詐變，却又使得讀書的人處處覺出詐變，這種筆法，精細極了。曹雪芹常常替賈寶玉林黛玉說出心裏的層次，有人說道，『這兩人的心理太曲折，不能「曲喻，」我說：『若是曹雪芹文筆更好一層，可就能「曲喻」了。』我希望將來新劇本，全用『曲喻，』不用『直陳。』就引動觀者興趣而論，就文學的價值而論，是不得不然的。

第二是新劇主義的鼓吹。現在一般的人，對於新劇的觀念，全不曾有，忽然新劇發生，容受上總要困難的。所以應當有個鼓吹新劇主義的機關，把舊戲所以不能存在的道理，儘量傳布；一面作概括的討論，通論舊戲的情形，一面作分別的批評，就每齣戲批評去；再把新劇的組織，新劇的思想，新劇的精神，張旗擂鼓的道來，使得社會知道新劇是個什麼東西，可就便於發展了。等到將來新劇發生，這種機關，也是要的，因爲新劇組織，總要精密，寓意總要深切；在薄於思想力的中國人看起來，恐怕有許多誤會，——就是不懂，——非來『面命』『提耳』不可。我覺得中國人看西洋的問題戲，不但不能用批評的眼光，來解答這問題，並且不知道戲裏有什麼問題，——這都因爲腦筋渾沌。所以在新劇沒發生時，這個

機關是『宣教師』『急先鋒，』在發生以後，是『良師，諍友。』

(六)評戲問題

戲評對於戲界影響的大，原不消說，但是看到現在北京的戲評界，——中國的戲評界，——眞敎人無限感歎。姑且舉幾件最不滿意的情形：第一，是不批評：這是中國人的通信只會恭維人罵人，却不會批評人。說他好，就滿紙堆砌上許多好字眼，說他不好，就滿紙堆砌上許多壞字眼；只有形容——不稱賞的形容，——沒有批評。批評原不是容易做的，總要有精密的思想力才可，否則空洞洞，浮浮泛泛，焉得不說些支吾鋪張話，——支吾，鋪張，就是不批評。第二，是不在大處批評：每天報上登的戲評，不是說『某某身段好，』就是說『某某做工好，』再不就是說『某句反二簧唱得好，』『某句西皮唱得好，』從來少見過論到戲裏情節通不通，思想是不是，言語合不合的。這樣專在小地方做工夫，忘了根本，如何能使得戲劇進化？第三，是評伶和評妓一樣：以前的人都以為優倡一類，（文人也夾在裏頭）就新人生觀念說來，倡妓是沒有人格的，優伶却是一種正當職業。不特是正當職業，並且做好了是美術文學的化神，培植社會的導師；所以古代的莎士比亞，近代的易卜生，都曾經現身說法；更有許多女伶，被人崇拜為藝術大家。然而中國人依然用褻視人格的辦法去評戲子，恭維旦角，竟和恭維婊子一樣。請問是恭維他？還是罵他？——凡褻視別人的人格，就是褻視自己的人格，待別人當婊子，就是先以婊子自待，然則婊

子評戲，還有甚話可說。第四是黨見。黨見鬧深了，是非全不論了，評戲變成捧角了。這樣情形，或者因為個人嗜好乖謬，或者因為懷抱接交之心，或者竟為金錢所使，——總而言之，是不堪問的。北京的劇評家，差不多總要時時刻刻犯這些毛病。我只見有署名春柳舊主者，還偶然評到戲的情節上去，並把現在所謂新戲，叫做『過渡戲』，這也算是難得了。繆子君也常有很聰明的說話，痛快說來，要想改良戲劇，不先改良劇評，纔是繆子君說的『空口說白話』呢。所以我希望繆子君和他同好的人，將來的事業，正是多著呢！

七年九月五——六日

附錄一　予之戲劇改良觀

歐陽予倩

非手先生詢余以對於今日中國劇界之意見。予歌場汨沒、於今數年、隨俗浮沉、無所表示。不敢有所謂意見。然就思念所及、得一二、為大略陳之。

試問今日中國之戲劇、在世界藝術界當占何等位置乎？吾敢言中國無戲劇、故不得其位置也。何以言之？舊戲者、一種之技藝。崑戲者、曲也。新戲萌芽初茁、即遭蹂躪、目下已如腐草敗葉、不堪過問。舍是更何戲劇之可言？戲劇者、必綜文學美術音樂及人身之語言動作、組織而成。有其所本焉、劇本是也。劇本文學既為中國從來所未有、則戲劇自無從依附而生。元明以來之劇曲、傳奇等、頗有可採、然決不足以代表劇本文學。其他如皮簧唱本、更無足道。蓋戲劇者、社會之縮形、而思想之影像也。劇本者、即此縮形之模型、而此影像之玻璃版也。劇本有其作法、有其統系。一劇本之作用、必能代表一種社會、或發揮一種理想、以解決人生之難問題、轉移誤謬之思潮。演劇

者、根據劇本、配飾以相當之美術品、（如佈景衣裝等）疏瀹以適宜之音樂、務使劇本與演者之精神一致表現於舞台之上、乃可利用於今日魚龍曼衍之舞台也。

然則吾人之主張當如何？予以爲（一）須組織關於戲劇之文字、（二）須養成演劇之人才。

文字約分三種：

一、劇本。

劇本文學爲中國從來所無、故須爲根本的創設。其事宜多繙譯外國劇本以爲模範、然後試行仿製、不必故爲艱深、貴能以淺顯之文字、發揮優美之理想。無論其爲歌曲、爲科白、均以用白話、省去駢儷之句爲宜。蓋求人之易於領解、爲效速也。惟格式作法、必須認定。暇當專論之。中國舊劇、非不可存。惟惡習慣太多、非汰洗淨盡不可。然世方重視其惡習慣、爲之奈何！

二、劇評。

今日之所謂劇評者、大抵於技術之談多不完全。其對於伶人、非以好惡爲毀譽、則視交情爲轉移；劇本一層、在所不問、而人情事理、亦置諸腦後。自某某諸名士作詩歌以妮近花旦後、海上多效尤之作；文人惡習、殊不足道、亦評劇界之蟊賊也。吾所謂正當之劇評者、必根據劇本、根據人情事理、以立論。劇評家必有社會心理學、論理學、美學、劇本學之智識。劇評有監督劇場及俳優、啓人猛省、促進改良之責；決不容牽附操觚、鹵莽從事也。惟今日之中國、既無戲劇、則劇評亦當然不能成立。吾所望於今日之評劇家者、在誘導演劇者、斷棄其頑梗之主張、而趨重於事理人情而已。如俳優能勉守人情事理之範圍、庶幾與戲劇有養成之希望焉。

三、劇論。

戲論之範圍甚廣。凡關於戲劇之理論皆屬焉。最要者、在名劇本之分析、及舞台上之研究。中國之戲劇、一種之『雜戲』而已、不能網之以理。必有精確之劇論、能獲信於社會、則不近人情、與無價値之戲、當然漸就澌滅。同時眞戲劇亦因之而生。故不欲改良戲劇則

已、欲改良戲劇、非亟倡正確之劇論不可。如云『某處宜下鑼』、或『某處不似老譚所唱』、所論非戲劇、不能厠入劇論也。

今日之劇界腐敗極矣、俳優之腦筋過於簡單、方且『抱殘守缺』、『夜郎自大』、以爲一技之長可以應世、變傳子孫、吃著不盡；故聞新論、莫不駭笑。久居暗室者、視日必瞎；今之俳優處暗過久、幾失其明；如纏足者、其骨已腐、無由再伸。故爲目下計、爲將來計、一面借文字以救其弊、一面須組織一『俳優養成所』；以四五年卒業、以養成新人材。辦法略述如左：——

（一）募集十三四齡之童子三五十人、於其中選拔優良、授以極新之藝術、劣者隨時斥退之。

（二）不收學費。

（三）修業二三年後、隨時可使試演於舞台、以資練習、幷補助校費。

（四）課程於戲劇及技藝之外、宜注重常識、及世界之變遷。

（五）卒業後須服務若干年。

如此四五年辦去、必見好成績、而於營業上、亦可決操勝算：蓋四五年後之劇場、決非腐敗之俳優所得而左右也。

以上所談、尙多未盡、容緩緩細及之。

附錄二　我的中國舊戲觀

張厚載

上回我因爲新青年雜誌胡適之劉半農錢玄同諸位先生、多有對於中國舊戲的簡單批評、我就寫了一封信去略說些我個人的意思。因爲兩方面意思不同、所以我也不便多說。前天胡適之先生寫信來要我寫一篇文字、把中國舊戲的好處、跟廢唱用白不可能的理由、詳細再說一說。我因此就先在晨鐘報上略略說些跟胡先生頗有一番辨論。現在胡先生仍舊要我做一篇文字、來辨護舊戲、預備大家討論討論。我也很贊成這件事、就把我對於中國舊戲的意思、挑幾樣重要的、稍爲說說。至於說的對不對、

還希望諸位要切實指點纔是。

（一）中國舊戲是假像的

中國舊戲第一樣的好處就是把一切事情和物件都用抽像的方法表現出來。抽像是對於具體而言中國舊戲、向來是抽像的、不是具體的。六書有會意的一種會意是『指而可識』的。中國舊戲描寫一切事情和物件也就是用『指而可識』的方法。譬如一拿馬鞭子、一跨腿就是上馬。這種地方人都說是中國舊戲的壞處。其實這也是中國舊戲的好處用這種假像會意的方法、非常便利。有人講笑話、說天下的東西只有戲台最大。什麼緣故呢？因爲曹操帶領八十三萬人馬、在戲台上走來走去、狠覺寬綽。這就可見中國舊戲用假像會意的方法、是最經濟的方法。我曾經看見某小說雜誌上、照美國最大戲館的像、下面小註說這種戲館、演唱陸軍劇、狠合式。我想中國戲台上可以容八十三萬人馬。外國演陸軍劇却必須另築大戲館。這就可以恍然明白唱戲這件事、是宜於抽像、而萬萬不能具體的了。要是具體的演起來、戲台上那能容八十三萬人馬呢？至於拿張藍布當城牆、兩面黃旗當車子、更無一非假像會意的辦法。戲台上有多大地方、要把世界上一切事情和物件、都要具體的演起來、那是絕對的不可能。既然不能樣樣具體、倒不如索性樣樣抽像。叫人家『指而可識』。那麼無論如何大的質量如何多的數量、多可以在戲台上演出來了。這豈不是中國舊戲的根本好處嗎。

而且戲劇本來是起源於摹仿。（亞里士多德就這麼說）中國古時優孟摹仿孫叔敖便是一個證據。摹仿是假的摹仿眞的，因爲他是假的摹仿眞的、這纔有游戲的趣味、纔有美術的價值。上回曾看見錢稻孫先生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講演的紀錄說『美之目的不在生、故與游戲近似。鮮令斯賓塞所以唱爲游戲說也』。又說『哈德門之假像說曰、畫中風景勝於實在、以其假像而非實在也』。可見游戲的興味、和美術的價值、全在一個假字。要是眞的、那就毫無趣味、毫無價值。中國舊戲形容一切事情和物件、多用假像來摹仿、所以狠有游戲的興味、和美術的價值。這也是中國舊戲一件好處。現在上海戲館裏往往用眞刀眞槍眞車眞馬眞山眞水。要曉得眞的東西、世界上多着呢。那裏能都搬到戲台上去、而且也何必要搬到戲台上去呢。一搬到戲台上、反而索然沒味了。

（二）有一定的規律

中國舊戲、無論文戲武戲、都有一定的規律。崑腔的『格律謹嚴』是人人都曉得的。就是皮簧戲、一切過場穿插、亦多是一定不變的。文戲裏頭的『台步』『身段』武戲裏頭的『拉起霸』『打把子』沒有一件不是打『規矩準繩』裏面出來的。唱工的板眼、說白的語調、也是如此。甚而至於『跑龍套』的、總是一對一對的出來。而且總是一面站兩個人或四個人。一切『報名』『念引』也差不多齣齣戲都是一樣。這種多可以說是中國舊戲的習慣法。無論如何變化、這種法律是牢不可破的。要是破壞了這種法律、那中國舊戲也就根本不能存在了。又像王夢生梨園佳話所說『痛必倒仰、怒必吹鬚、富必撑胸、窮必散髮、』這都是中國舊戲做作上的規律、也可以算是一種做作上的藝術、Art of acting

中國舊戲的種種規律、看來勞縶拘束的力量太大。其實『習慣成自然、』這種拘束力、在唱戲的早已成了一種自然力。而且有許多的規律、是自然而然的。譬如龍套一定要四個、兩邊各站兩個、這是自然的。你如今偏要三個、一邊站一個、一邊站兩個、那就不自然了。就是『痛必倒仰、怒必吹鬚、』也何嘗不是自然的做作。所以自由在一定範圍之內、纔是眞能自由。要是自由在範圍之外、那倒反而不能自由。政治上社會上的事情、都是如此。藝術上戲劇上的事情也是如此。

中國舊戲一切唱工做派、多有一定的規律、這也可算是中國舊戲的一件好處。有人說中國舊戲的規律太嚴、說中國舊戲不好。這是理想家極端的論調。外國戲悲劇有悲劇的演法、喜劇有喜劇的演法、也決不是『漫無紀律』的。我看見百科全書的戲劇部說外國戲最講究三種的聯合、(Three Unities) 就是做作的聯合、地方的聯合、時間的聯合、(Unity of action, Unity of Place, Unity of time)(中國跟印度的戲劇、都沒有這種規律。地方跟時間的聯合、更是向來沒有。)還有身手上的動作、可以表示意思的、(譬如 (gesture) 也有種種的法律來整理伶人身體面貌上的做法。這豈不是跟中國舊戲上的『身段』『台步』都有一定規律、是一樣的道理嗎。

有人說中國舊戲的規律、完全是一種籠統主義。但是籠統主義是說沒有明瞭的界畫。譬如約一個時候、中國人多說一兩點鐘、七八點鐘、倒底幾點鐘、不能明瞭、幾點幾刻幾分的觀念、更是沒有的。這就是籠統主義。這就是黃遠生所說的『國人之公毒』這麼一說、舊戲的『龍套』、一定要兩個人以上、代表多數、不能隨便上來兩三個人、就算數。仔細看來、這種一定的規律、倒很有明瞭的界畫。可見得也並不是完全的一種籠統主義。

(三)音樂上的感觸和唱工上的感情

中國舊戲向來是跟音樂有連帶密切的關係。無論崑曲高腔皮黃梆子、全不能沒有樂器的組織。因此唱工也是中國舊戲裏頭最重要的一部份。中國戲劇的發源、是在歌跟舞。(Dance and Song)中國的戲、在古時本也有不歌而但舞的。然而歌的一部份、漸漸發展、成了戲劇上的元素。所以現今一般人多把(歌)跟(戲)兩種觀念、聯絡起來。俗語『唱戲』兩個字、就是(歌)(戲)兩種觀念、聯絡的表示。中國舊戲拿音樂和唱工來感觸人、是有兩個好處。(A)有音樂的感觸。(B)有感情的表示。

音樂這一件事情、於通俗教育最有關係。中國古時本有樂經、而且六藝之中、也有『樂』這件事。外國學校注重音樂、更不必說。現在中國的音樂、既不發達、但是崑曲的笛子、二簧的胡琴、以及鑼鼓等等、吹打起來、究竟還有許多音樂的意味。二簧場面上(場面、就是戲台上音樂組織的一部分)的吹打、差不多全是崑腔的曲牌、是很有音樂上的價值的。何一雁先生求幸福齋隨筆裏面說過有一善吹鎖吶的中國人跟某人到西洋去、在船上吹鎖吶、西洋人多大加歎賞。有一個德國人就拜他爲師、學會了之後、就以善吹軍笛出名、而且把中國『風入松』『破陣樂』等曲牌、譜到德國軍樂譜裏頭去。就這一節、已可見中國舊戲上音樂的價值了。而且古語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可見音樂上的感觸、是很有『移風易俗』的力猛。王夢生梨園佳話說『戲之佳處、全在聲音悅人。患寂者絃管以譁之、患鬱者金鼓以震之、抱不平者妙歌緩節以柔下之、悲作客者、閒情豔唱以慰勞之。』就是這個道理、總之音樂於人類性情、最有關係。所以於社會風俗、也最有關係。中國舊戲有音樂上的感觸、這也是中國舊戲的好處。

中國舊戲是以音樂為主腦、所以他的感動的力量、也常常靠着音樂表示種種的感情。譬如『四郎探母』的楊延輝在番邦思念他的母親、要不用唱工而但用白話來表示他思母的苦情、那楊延輝自己說了一番想念的話、便就毫無情致。如今用唱工來表示他思念的苦情、『引子』『詩』『白』多念完、到末了一句『思想起來、好不傷感人也、』下接西皮慢板唱『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一大段、這麼樣唱來就可以把想念母親的感情、用最可以感動的方法、表示出來。這豈不是唱工最可以表示感情的一端嗎？所以拿唱工來表示感情、比拿說白來表示、是分外的有精神、分外的有意思。這也是中國舊戲的一件好處。

那麼廢唱用白、到底可能不可能呢？我以為拿現在戲界的情形看來、是絕對不可能。將來如何、要看諸位提唱的力量如何、那是不能預言的。這些話已在晨鐘報上聲明、也可不必再說。我的意思、以為戲的情節好、伶人的做作好、那麼唱工是不很要緊。譬如『四進士』這一類戲不要唱工、也似乎未嘗不可。又如上海汪優游一般人的新戲、做作很好、他們的新戲常有完全不用唱工的、也很能叫人歡迎、我也很愛看。但是情節和做作、多不好、那唱工就斷乎不可廢的。譬如『二進宮』這齣戲、除了唱工外、情節做作、多不好看。你要是把他改了白話戲、三個人在台上、他說一句、你說一句、那就更沒有絲毫的趣味。所以廢唱用白一句話、也應當分別看來、不能有絕對的主張。不過唱工有表示感情的力量、所以可以永久存在、不能廢掉。要廢掉唱工、那就是把中國舊戲根本的破壞。將來進化的社會、是不是一定要把中國舊戲根本破壞、而且能不能把他根本壞破、那是極難解決的問題了。

中國舊戲、還有許多最能表示意思和感情的地方。譬如作一個『背躬』就可以把一個人肚子裏思忖的事情、表示出來。『武家坡』裏的薛平貴和王寶川兩個人、對面說話的時候、兩個人心裏的話、都用袖子一擋、轉過身來、說了出來、這就是『背躬』的作法。這種作法、是表示一個人心裏的意思。最便利的方法、『虹霓關』裏頭的丫環、看見東方夫人不肯殺王伯黨之後、唱『見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的一段二六、就把丫環心裏的意思、用最動人的方法、表現出來。這也是唱工最能表示意思的一個證據。還有一種最能表示感情的、就是起『叫頭。』母女父子夫妻分別的時候用『叫頭』是最能表示感情的。還有哭的時候、用『哭頭』、也是很有精神的地方。現在

一般的新戲、差不多都添了鑼鼓、也用舊戲裏頭的『躬背』『叫頭』的作法。這就可見舊戲的鑼鼓唱工、是最有表示意思和感情的力量了。

以上所說、都是中國舊戲的好處。有人說中國舊戲因爲有這許多的情形所以不好。那是我實在不敢附和。我以爲要說中國舊戲的不好、只能說他這幾種用的太過分、不能說他有這幾種、就說不好。所以我們只能說中國舊戲用假像的地方太多、卻不能說用假像就是不好。只能說他用規律的地方太多、不能說用規律就是不好。只能說他用音樂的地方太多、不能說用音樂唱工、就是不好。『因噎廢食』那是極端的主張、不是公平的論調。

我做這一篇文字、不過隨便寫出幾樣中國舊戲的好處。其實此外的好處還有、一時也說不了許多。就先提出三樣稍爲重要的來、跟大家斟酌斟酌。我的結論、以爲中國舊戲、是中國歷史社會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可以完全保存。社會急進派必定要如何如何的改良、多是不可能、除非竭力提倡純粹新戲、和舊戲來抵抗。但是純粹的新戲、如今狠不發達。拿現在的社會情形看來、恐怕舊戲的精神、終究是不能毀壞或消滅的了。

日本吉田良三著

商業簿記

長沙楊蘊三譯

精裝全一册

定價大洋九角

本書初稿五年之間重版至二十餘次可謂風靡一時此爲第二次改稿其內容爲非常精構較之前撰又復迥別著者嘗自矜異謂通常簿記之書皆用演繹法解說複式一時雖稱簡便然學者往往不得其詳今此書獨用歸納法自交易要素之結合關係而說明借貸之原理故能條理井然前後會通無有隔閡之弊學者能了解其一種交易要素結合關係則其他數種者自然明悉譯者竊領是冊所得極深且能以簡明之筆寫複奧之理尤爲斯學中難能之作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出版

再論戲劇改良

傅斯年

（一）答張繆子論舊戲　（二）編劇問題

上月我做了一篇戲劇改良各面觀交給胡適之先生。過了幾天胡先生說，同學張繆子君也做了一篇文章，替舊戲辯護。我急速取來一看。同時我在晨鐘報上看見繆子君的戲園的改良談，又有位朋友，把『訟報』上登載的歐陽予倩君所作予之改良戲劇觀剪寄給我。我對於這幾篇文章頗有所感觸，不能自己於言，所以再做這一篇。

歐陽君的文，我看了一遍，不由得狂喜。戲評裏有這樣文章，戲劇家有這樣思想，我起初再也料不到。我的戲劇改良各面觀和歐陽君說的，竟有許多印合的地方，所以我對於歐陽君的文章，也就不再加以評論。我是劇界的『旁觀人』『門外漢』我的議論，自然難以得人信服；歐陽君是戲界中人，歐陽君的說話，是從親身體練得來。反對戲劇改良的人，可不能再說改良戲劇僅僅是理想之談了。——改良戲劇的呼聲，從劇界發出，這番改良的事業，前途更有希望。

繆子君改要良戲園，雖然不關戲劇問題，在現在也算當務之急，也是戲劇改良預備時代應當做的事業，——因為新戲不能入舊劇場。——就請繆子君和有志此道的人，勸那些戲園東家和掌班的做去；這原是一件功德事。

繆子君辯護舊戲的文章，處處和我心裏刺謬，竊取『不敢苟同』之義，每條加以討論。

繆子君把『抽像』『假像』混做一談，其實這兩名詞絕不是一件東西。『抽像』對於『具體』而言，『假像』對於『實像』而言。『假像』對於『實像』，是代表的作用；(Representation)『抽像』和『具體』，一個是『總』(Universalis) 一個是『單』(Particula) 繆子君當做一件事看的人就不能明白了。況且『抽像』必須離開『具體』『體』(Concrete) 不曾脫去，如何說得上『抽』(abstraction)。一拿馬鞭子，一跨腿，仍然是『具體』不是『抽像：』曹操帶領幾個將官幾個小卒，走來走去，仍然是『具體』不是『抽像：』拿張藍布當城牆，兩面黃旗當車子，更無一不是『具體』更無一算做『抽像』。上馬是一種具體的像，一拿馬邊子，一跨腿，又是一種具體的像；……兩件事更沒有『總』『單』的作用。若說這樣做法，含有 Symbolic 的意味，所以可貴，（張繆子君說的「假像」據我揣度，或者指 Symbolism。我想不出中文對當名詞，暫用原文。）其實 Symbolism 的用處，全在『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中國戲的簡便做法，竟弄得『視而不可識，察而不見意。』這不過是歷史的遺留，不進化的做法，只好稱他粗疏，不能算做假像。

繆子君引用錢稻孫先生的話，覺得太不切題。當時錢君講演，我原在坐。他的意思，是說：繪畫對於實物，含有翦裁，增補，變化的作用，所以較比眞的更爲精粹。畫中風景，勝於實在，正因爲稍帶主觀，把實物不美不調和的地方去掉，然後顯得超於實物以上。這本是極淺近的道理。我們若是把這道理移在戲劇上，就是說：戲劇摹仿人生，要有意匠的經營，倘使每事摹仿起來，不加簡截，不見構造，就不能夠見出

美來。我們引用別人的話，總要對於引用的話，有幾分把握。若果本來的意思；並不見得明瞭，引用了來，總覺不妥。鮮令的學說，見於他的 Philosophie der Kunst 鮮勒的學說，見於他給 göthe 的 Briefe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 Menschheit 斯賓塞的學說，見於他的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哈德門 (Hartmann) 的學說，見於他的 ästhetik。Bosanquet 的美學史上，都有記載和批評。若把這原書翻開一看，便曉得和繆子君的『戲劇假像論』全不相干。我們做一篇文字，裏頭的名詞，總要始終一個意思。如果前終不一貫，不但不能自定其說，就是辨駁的人也無從着筆了。張君文的第一節，拿『假像』一詞當骨子，然而起頭『假像』和『抽像』混了宗，後來張君心裏的『假像』和哈氏評畫的『假像』同了流，這樣還有什麼可說。

據我意思，中國舊戲所以專用視而不可識的『代替法』，也有兩個緣故：第一；中國戲本是『百衲體』，所以不要像的，第二，中國劇台極不發達，任憑露天地上，高堂大廳，都可當做劇台，(印度也是如此)所以才用『代替法』來遷就。與其說這樣辦法含有奧妙作用，不如說這辦法是迫於不得已。凡事都有個進化；進化的原則，是由簡成繁，由粗成細。上海唱戲的人，雖然沒價值，上海唱的新戲，雖然不配叫新戲，然而弄些『眞刀眞鎗，眞車眞馬，眞山眞水，』(假山假水，)對於舊來的渾沌做法，總是比較的進化。一般人看起來，就高興得多。北京唱戲的人，有時把舊戲的『代替法』改成『摹仿體，』看戲的人，覺得分外有趣。又如天河配一齣戲，總算沒意識到極點了；但是第一台唱他，加上些佈景，換上些『摹仿體，』叫坐的

力量很大。從這裏可以看出舊戲的渾沌式，不討人好；做法越能親切畢肖，看的人越喜歡。既然繆子君說的『假像，』引人不快之感，如何還能說得上『美』呢？

有人說道：『如果處處要刻意摹仿，有些不能摹仿的事體，究竟怎樣處置？』其實這也並不難辦。天地間事，儘有不能供給戲的材料的，只好闕如。猶之乎畫圖不能包括動象，不能四面全露。譬如武戲，簡直是根本不能存在，更何必慮到戲台上不能現打仗的原形。西洋戲劇，到了現在，兩軍交戰的動作，淘汰淨了。凡關於戰爭的事，不過用軍卒報告司令官帶出來，或者做出一小部分軍隊，擺布行走，或者做出一隊砲兵驅砲上陣地去。這種辦法，推此知彼，舉一反三，既不至於遺漏，並且顯得精確：比起中國戲來，亂打一陣，全不成摹仿，都變了競技，眞不可以道里計了。總而言之，布景的工夫，中國戲裏沒有，所以因陋就簡，想出這些不倫不類的做法，又因為中國戲不講體裁，不管什麼時候地位，都要弄到戲台上去，所以意想天開，造了些不近人情的手勢動作。若果把這些無聊的舉動，當做寶貝，反來保存下去，豈不是是非倒置？

繆子君文第二節說，中國戲的好處，因為有一定的規律。楊雄說：『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又說：『圍棊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我們只能問規律是不是好，不好，不能因為一有規律，就說是好。天地間事，不論大小，那裏有全沒規律的？若果不管規律是不是，逕然把規律固定，作為中國戲的長處，眞覺得說不下去。難道西洋戲就不講規律，我們主張的新

戲，就全沒規律不成？況且規律成了死板，處處覺得不自然。不論什麼戲，都是一樣做法，不算『籠統』算甚麼？繆子君說：『習慣成自然，』眞是一語破的。凡是習慣成的自然，何曾有眞自然？中國戲的規律僅僅是習慣罷了；既然認爲習慣，也就不足寶貴了。

繆子君文第三節，極力稱道中國戲裏音樂唱工的效用，分析起來，有三種意思：——

第一，音樂自身的效用狠大。『新戲廢唱論』並不是墨子的『非樂論』。音樂自身的價值，原不消說；就是說得天花亂墜，又和戲曲不能和音樂分離、有什麼相干。戲劇是一件事，音樂又是一件事，戲劇和音樂原不是相依爲命的。中國現在的情形，戲劇音樂都不發達，正因爲中國戲裏重音樂，所以中國戲被了音樂的累，再不能到個新境界；又因爲中國音樂夾在戲劇裏頭，獨立的地方狠少，所以中國音樂被了戲劇的累，再不能有變遷演進的情勢。這眞是陸機說的，『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戲劇讓音樂拘束的極不自由，音樂讓戲劇拘束的極不自由。若果中國有Mozart一流大人物，正要改樂造曲，使中國音樂的美術地位更進幾層，使中國現在的雛形歌曲，(指京調。)和腐敗歌曲，(指崑曲。)變成『近世歌拍拉』式(Modernopera)。然而想要這樣辦，非先把戲劇音樂拆開不可。不然，便互相牽制，不能自由發展了。繆子君說音樂根本是要緊的，我極端極端的贊成。但是因爲他要緊，就取消了他的獨立和效動作的戲劇，永不分開，實在覺得沒甚根據。

第二，歌唱可以補助情節的不工。繆子君說：『戲的情節好，伶人的做作好，那麼唱工是狠不要緊，

……但是情節和做作多不好，那唱工就斷乎不可廢的。』這話說得最痛快，最通達。我仍用這個意思，換句話說道：『現。在。舊。戲。裏。情。節。做。作。都。不。好，所。以。才。偏。重。於。唱，等。到。新。戲。把。情。節。做。作。研。究。好。了，唱。工。儘。可。不。要。』這正是繆子君的話，不過上半句下半句互換地位罷了。可見繆子君這段文章，非特沒有證明歌唱不可廢，反來替主張新劇廢唱的幫了忙。舊戲所以必須改造的緣故，不止一條，不講情節，不了做作，却是件最重要的。新戲專要彌補這個缺陷，歌唱還有什麼用處？「進宮」一種戲因爲沒有主義，沒有情節，根本要不得，並不是一旦廢唱，改爲說白，就要得了。汪優遊一般人的新戲，除了唱工，添上情節，做作上更加了意，就能使得繆子君說，『狠好，……我也狠愛看，』可見戲劇感動人，並不靠着歌唱，現在戲劇裏用歌唱引人，本因爲情節不講究，發生的一時變態。更進一層說，汪優遊一流人的新戲，也沒甚道理。西洋近代戲劇，是哲學文學美術的『集粹』，若果能夠參酌仿製，介紹到中國戲臺上，我想繆子君的愛看，正不止像現在說的。

第三，歌唱可以補說白的不足。這仍然因爲中國戲裏不講情節和做作，所以任憑甚麼事，都用歌唱說白了結他。——這正是中國戲的粗疏處，不自然處。凡各種心景，各種感情，全拿歌唱形容出來，『簡便』固然『簡便』，其奈不『精細』何？繆子君只見得這樣做法，包容一切，又『概括，』又『簡妙，』却不覺得不合人情，不分皂白。西洋名劇，關於表示感情的地方，總要慘淡經營，曲喻旁達；像舊戲這樣『一筆了之』的辦法，依然是因陋就簡罷了。（這道理我在前篇說了許多。現在不再多說。請讀者參看。）

繆子君總括三大節，加以論斷道：『要說中國舊戲不好，只能說他這幾種用得太過分；……所以我們只能說中國舊戲用假像的地方太多，……只能說他用規律的地方太多，……只能說他用音樂的地方太多。』可見舊戲處處用『代替法』處處用固定的規律處處用音樂繆子君也狠覺得不然。——然則給舊戲作辯護士，眞是不容易事。——繆子君這番意思雖然和我們的『新劇創造論』不同。（我們的改造主張在實。繆君的主張改造在疑。）却也覺得舊戲要改良。就請繆子君設法『去泰去甚』就舊戲，說舊戲，未嘗沒有小補。

繆子君又說，『中國舊戲是中國歷史社會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這上半句全沒疑義。但是我還要問到繆子中國社會是甚麼社會，中國歷史是甚麼歷史？如果是極光榮的歷史，極良善社會，他的產物當然也是光榮良善的了，可以『完全保存』了。如果不然，只因爲是歷史社會的產物，不管歷史社會是怎樣的，硬來保存下去，似乎欠妥當些。中國政治自從秦政到了現在，直可縮短成一天看。人物是獨夫宦官，宮妾權臣，姦雄，謀士佞幸；事跡是篡位，爭國，割據吞併，陰謀，宴樂流離；這就是中國的歷史。豪貴魚肉鄉里，盜賊騷擾民間；崇拜的是金錢勢力，官爵，信仰的是妖精，道士，災祥；這就是中國的社會。這兩件不堪的東西，寫照就是中國的戲劇。至於說舊劇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眞正寃死中國文學美術了。中國文學，比起西洋近代的，自然有些慚愧，然而何至於下了舊戲的『湯鍋』舊戲的文章，像最通行的京調脚本，何嘗有文字的組織和意味，何嘗比得上中國的詩歌，小說。中國美術裏雕刻，陶器，繪畫之類，在世界美術史上，原有頗高的位置。拿因陋就簡的『劇工』和全不修飾的戲臺，同

這些美術品參照恐怕不能閑個比例率。

綜合繆子君全篇的意思，髣髴說道：『凡是從古遺傳下來的都是好的。』我們固不能說，凡是遺傳的，都要不得；但是與其說歷史的產品，所以可貴，毋甯說歷史的產品，所以要改造。進化的作用，全靠著新陳代謝：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歷史的遺傳不去，創造的意匠不來。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出產品，前一時代的出產品，必然和後一時代不能合拍。中國舊戲，只有一種『雜戲體，』就是我在前篇說的『百衲體。』這是宋元時代的出產品。如果要適用於二十世紀，總當把這體裁拆散了，——純正的『德拉瑪，』純正的『吹拉拍，』純正的把戲，三件事物，各自獨立。況且中國舊戲所以有現在的奇形怪狀，都因為是『巫，』『儺，』『傀儡，』『鉢頭，』『競技，』……的遺傳。(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如果不把這些遺傳掃淨，更沒法子進步一層。西洋戲劇進化的階級，可以參證。在英國伊立河白時代，『雜戲體』本狠流行，只為得有莎士比亞一流人，才把『雜戲』變成『真劇。』例如Macbeth開場，一個傷兵上來報告軍情，現在的『莎士比亞學者，』用各種方法，證明這幾幕不是莎士比亞作的，因為傷兵報告軍情，是件不通的事，又給臺下人一種反感，最和莎氏平日美術的技術不合。現在的Macbeth劇本，所以有這樣情形，都由於被當時唱這戲的人，求合當時劇界的習慣，把純正的新體，加上些雜戲的做法。照這看來，西洋戲劇的進化，全在推陳出新了。又如西洋二十年前，戲劇的做法，仍然有許多不自然的地方，自從易卜生的A Doll's House進攻歐洲『劇術』大起革命。說白的自然，時間地位的齊一，(Unities of time and place)結場圓滿的

廢除『自語』(Soliloquy) 的不見,都是新加的原質。西洋人日日改造,中國人年年保存,中西人度量相差,何以這樣遠呢?

我來做文回答繆子並不是專和舊人過不去。繆子給舊戲作辯護士,我却是主張新劇的。舊戲的信仰不打破,新戲沒法發生,所以作這不憚煩的事,還要請繆子體諒一切。

我把繆子君文用心看了幾遍,又作了這篇回答的說話,心裏起了幾種感想,姑且連帶說下來。第一,我覺得中國人只懂得『好,』『最好,』不懂得『更好。』總是拿着『好,』當成『最好,』却不知道天地間其實並沒『最好』的,也不知道現在的『好』以外,還有未來的『更好。』就戲劇論,中國人覺着舊戲『好,』就以爲是『最好,』再不想『更好』的了。第二中國人對於現狀太爲滿足。這正是因爲不知道『更好,』所以對於目前情形,總是『安之若素。』縱然一件事改革的動機極熟了,舊狀再不能容忍了,也甘心敷衍下去。西洋所以有現在的文化,全靠着人人方寸之間,時時刻刻,有個不滿現狀的感覺;中國所以有現在的糟糕,也全由於人人方寸之間,時時刻刻,有容受下去的心理。第三,中國人不懂得『理想論』(Idealism) 和『理想家』(Idealist) 的眞義。說到『理想,』便含着些輕薄的意味,覺得『理想』即是『妄想』(fancy)『理想家』即是『妄人』(Crank)。其實世界的進步,全是幾多個『理想家』造就成的。『理想家』有超過現世的見解,力行主義的勇氣,帶着世界上人,兼程並進。中國最沒有的是理想家。然而一般的人,每逢有人稍發新鮮議論,便批評道,『理想的狠。』所以這樣煩惡理想的緣故,一則由於

覺得天地間未曾發生的事，什九是不可能，——恰是拿破崙一世所說的反面，——二則由於上文說的現狀滿足。這兩種情形，就是弱國國民的鐵證。第四，中國人把國別看得太清楚了。就戲劇而論，我們說，『美善的戲劇，應當怎樣，』一般的人說『中國戲是中國的，必要這樣，要是那樣，就不是中國的了。』我請問中國戲劇的發生，難道不是摹仿西域北胡嗎？（舊唐書音樂志敘「撥頭戲」。元史也可保證游牧多設中國戲仿自外國之證據。）像現在舞台上的『瑣吶，』『胡琴，』是中國自造的嗎？第五，自從西洋學說進口，中國游談家多了個護身符，發起議論來，總加上些西洋的學者名，學術名，卻不問相干不相干。這仍然是策論家嚇人的慣技，不是用來推論證明。若果有西洋人恭惟中國事情，那更高興的了不得。衛西琴一流人，眞是善會人意的乖覺兒。——這五種看起來好像不切本題，但是我覺得中國人常常如此，（我並不敢說繆子君是如此，）還請看的人仔細理會一番。

辨論舊戲的當廢，和新劇的必要，我在前月做前篇文章時，已經說過都是費話。現在更覺得多費脣舌，眞正無聊。舊戲本沒一駁的價值；新劇主義，原是『天經地義，』根本上決不待別人匡正的。從此以後，破壞的議論，可以不發了。我將來若果繼續討論戲劇，總要在建設方面下筆。我想編製劇本是預備時代最要辦的，不妨提出這個問題，大家討論討論，——討論劇本的體裁，討論劇本的主義。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有幾層意思，把他寫在下面。

（一）劇本的材料，應當在現在社會裏取出，斷斷不可再做歷史劇。

（二）中國劇最通行的款式，是結尾出來個大團圓；這是頂討厭的事。戲劇做得精緻，可以在看的人心裏，留下個深切不能忘的感想。可是結尾出了大團圓；就把這些感想和情緒，一筆勾銷。最好的戲劇，是沒結果，其次是不快的結果，這樣不特動人感想，還可以引人批評的興味。拿小說作榜樣，中國最好的小說，是水滸紅樓夢——一個沒結果，一個結果極不快，所以這兩部書才有價值。劇本的西廂記本是沒結果的，後來妄人硬把他添起足來；並且說，『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若果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天下沒有文章了。我很希望未來的劇本，不要再犯這個通病。

（三）劇本裏的事跡，總要是我們每日的生活，縱不是每日的生活，也要是每年的生活，這樣才可以親切；若果不然，便要生幾種流弊：第一引人想入非非，破壞人精密的思想想像力；第二文學的細緻手段，無從運用；第三，可以引起下流人的興味，不能適合有思想人的心理。

（四）劇本裏的人物，總要平常。舊戲裏最少的是平常人，好便好得出奇，壞便壞得出奇。——簡直是不能有的人；退一步說，也是不常有的人。弄這樣人物上台，完全無意義。小孩子喜歡這個，成年人却未必喜歡這個。若說拿這些奇怪人物作教訓，作鑑戒，殊不知世上不常有的事，那裏能含着教訓鑑戒的効用。平常人的行事，好的却眞可作教訓，壞的却眞可做鑑戒。固為平常，所以可以時時刻刻作個榜樣。況且人物奇異，文學的運用，必然粗疏。人物愈平常，文章愈不平庸哩！

(五)中國人恭維戲劇，總是說，善惡分明；其實善惡分明，是最沒趣味的事。善惡分明了，不容看戲的人加以批評判斷了。新劇的製作，總要引起看的人批評判斷的興味，也可以少許救治中國人無所用心的毛病。

(六)舊戲的做法，只可就戲論戲，戲外的意義一概沒有的：就是勉强說有，也都淺陋得狠。編製新劇本，應當在這裏注意；務必使得看的人覺得戲裏的動作言語以外，有一番眞切道理做個主宰。

以上六條，都是極淺的說話，並不是不能行的說話。還有我在前篇說過的，不再說了。

十年以前已經有新劇的萌芽；到了現在被人摧殘，沒法振作，最大的原因，正爲着沒有劇本文學，作個先導。所以編製劇本，是現在刻不容緩的事業。但是若果編製不好，或者文學的價値雖有，却不能適用在舞台上，可又要被人摧殘了。再經一度摧殘，新劇的發達，更沒望了。我極盼望有心改良戲劇的人，在編劇方法上，格外注意！

民國七年，十月，二日。

近世名戲百種目

宋春舫

讀新青年的人或者還記得本報第四卷第四號所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有一個提議如下：

『我以爲國內眞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應該開一會議，公共選定若干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爲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預定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並一一爲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選。』四卷三〇五頁。

這個意見發表以來，頗有幾位學者贊成。今承北京大學法文學教授宋春舫先生把他所擬選的『近世名戲百種表』送給我們發表。這一百種戲目已登過北京英文導報和上海密勒評論報此次登出的表，乃是宋先生最近修改的，和原稿有六種戲不同。

這表內所有一百種戲，代表五十八位文學家，代表十三國。著作的時代大概以最近五六十年爲限。各戲有中文譯本的，都註中文譯名。俄羅斯挪威瑞典荷蘭各國的戲都用英文譯名。其他各國的戲有英文譯本的，都用英文譯名。

這表內所舉百種戲未必能完全包括近世的第一流名戲。但這一百種已狠可代表世界新戲的精華，狠可夠我們幾年的翻譯了。

民國七年十月一日胡適記。

近世名戲百種

I.Danish:

1.Bergstrom: Karen Borneman

II.Scandinavian:

2.Bjornson: The Newly Married Couple

3. A Gauntlet

4. Ibsen: Brand

5. Peer Gynt

6. A Doll's House (娜拉)

7. Ghosts

8. An Enemy of the People (國民之敵)

9. The Wild Duck (野鴨) (雁)

10. Rosmersholm

11. Hedda Gabler

12.Strinberg: The Father

13. Miss Julia

14. The Stronger

III.Russian:

15.Tolstoy: The Power of Darkness

16. Maxim Gorky: A Night's Lodging

17.Tchekhov: The Sea Gull

18. Uncle Vanya

19 The Cherry Orchard

20. Three Sisters

IV.Dutch:

21.Heijermans. The Good Hope

V.Spanish:

22.Echegaray: En el puno de la Espada

23. El Gran Galeoto

24.Galdos: The Grandfather

25.Guimera: La Peoadora

26. Marta of the Lowlands

VI.Italian:

27.D'Annunzio: La Gioconda

28.Butti: L'Utopia

29. La fine d'un ideale

30.Giacosa: La Contessa di Challant

31. Come le Foglie

32. Il Piu Forte

33.G.A.Traversi: La Civetta

34.Roberto Bracco: Maternita

35. Il Piccolo Santo

VII.Polish:

36.Pizybysztwski: Totentanz der Liebe

VIII.German:

37.Hauptmann: The Weavers

38. The Beaver Coat

39. The Sunken Bell

40.Sudermann L'honneur

41. Magda

42. The Joy of Living

43. St. John's Fire

44.Hoffmann: Elektra

45.Wedekind: The Awakening of Spring

46. Such is Life

47.Schnitzler: Anatol

48. Liebelei

49.Hirschfeld: Mothers

50.Max Halbe: Die Jugend

51.Hartleben: Rosenmontag

IX.French

52.Rostrand: L'Aiglon

53.　　　Cyrano de Bergerac

54.Dumas fils: Le Demi Monde

55.　　　La Question d'Argent

56.Scribe: Un Verre d'eau

57.Sardou: Les Pattes de Mouche

58.Pailleron: Le Monde ou l'on s'ennuie

59.Augier: Le gendre de M. Poirier

60.Lavedan: Le Duel

61.Henri Becque: Les Corbeaux

62.Brieux: The Red Robe

63.　　　Damaged Goods

64.Bernstein: Le Voleur

65.Hervieu: Les Tenailles

66.　　　Know Thyself

67.Capus: Les Deux Ecoles

68.Francois de Curel: L'Envers d'une Sainte

69. Donnay: Amants

70.de Portoriche: Amoureuse

71.Anatole France: Crainquebile

72.de Flers et Caillavet: L'ane de Buridan

73.G.Courteline: Boudouroche

X.Belgian:

74.Maeterlinck: L'Intruse

75.　　　Les Aveugles

76.　　　Monna Vanna

77.　　　L'Oiseau Bleu

78.Emile Vaehaoren: Les Aubes

XI.English:

79.Oscar Wilde: Salome

80. An Ideal Husband

81. Lady Windermere's Fan

82.Synge: The Tinker's Wedding

83. Riders to the Sea

84.Yeats: The Countess Kathleen

85.Gregory: Spreading the News

86. The Rising of the Moon

87.Bernard Shaw: Arms and the Man

88. Mrs. Warren's Profession

89. Man and Superman

90. Major Barbara

91.Zangwill: The Melting Pot

92.Pinero: The Second Mrs. Tanqueray

93.H.A. Jones: Saints and Sinners

94. The Liars

95.John Galsworthy: The Silver Box

96. The Mob

97.Granvile Barker: The Madras House

98.Moody: The Great Divide

99.Knoblauch: My Ladies Dress

XII.Hindoo:

100.Tagore: Post Office (完)

會話作文必備之書

英漢雙解辭典





▲大本一册定價二元五角▼

▲小本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字之構造本乎事。事之意有淺深。故字之義有顯晦。淺顯者易說。深晦者難明。此徵之各國而皆然者也。中英兩國地異俗殊。譯解之字典。欲求字字悉與原文吻合毫無遺義。殊屬難能之事。海通數十年。我國行用之英文字典僅祇漢譯單解一種。每有字義曲與不易知曉者。非索攷於英文原本不可然此非積學之士。有所不能。中等程度。未易語此。本社欲補斯缺。特編此雙解之本。凡舉一字。既有漢文譯解。復列英文原解。兩相比照。異義自見。可無疑閡不通之苦。茲縮述其特色

- 本書用最新最良之編纂法
- 本書蒐集英文中極必要之文字
- 本書既知英文釋義之深微
- 本書復知漢文釋義之確詁
- 本書兩解參照足爲練習翻譯資料
- 本書於讀書釋解增旁疏引証之功
- 本書於會話作文長活用英字之力
- 本書爲中等程度預植讀英文專書之基礎
- 本書與單解辭典異其功用而收効最大

雙解之辭既如右述雖未敢因此抹殺一切單解之辭典然其所以彌補單解辭典之缺項者實不爲少不獨有助於漢譯之本且能補英文原本所不及此誠我國辭典所無而爲今僅有之本也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 印行

香山早起作，寄城裏的朋友們。

沈兼士

天剛明，披了衣，拄了杖，
散步到石橋旁，
坐在箇石頭上，
受他山水的供養。
靜悄悄地領略些帶露的草香，
聽一陣迎風的松響，
赤腳臨水，洗脫了骯髒。
這時候，自然的樂趣，
同那活潑潑的小孩子一樣。
一忽爾山頭上吐出了太陽，
金閃閃的光，照得北京城隱約可望。
一般都是太陽照的地方，
何以城裏那樣煩熱，
鄉下這樣清涼？

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

六年十二月作的。

胡適

我行山雪中，抬頭忽見你！
我不知何故，心裏狠歡喜；
踏雪摘下來，夾在小書裏；
還想做首詩，寫我歡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狠難寫，抽出筆來還擱起。

湖南小兒的話

李劍農

來函代序

吾兄那首『你莫忘記』的詩實在狠好。因爲你那首詩，我也試作了一首，題曰『湖南小兒的話』，是套襲你那一首的架子，並意思，略參些湖南話，寫在後面；請你指教指

敎。——中國詩我向來不能作；外國詩我從沒有讀過一首。這首詩是我第一回開荒土的產物。你若肯切實指敎，或者我將來也隨諸位詩翁時常胡謅幾句。

你看！這個小牙俐，(即小孩子)眞有些憨氣！
我說，我們總要愛國，他就問我愛國作麼哩？
他說那穿黃衣的國軍，拷壞了他的爹爹；(讀如的的)
他說那穿黃衣的國軍，嚇死了他的挨姐；(挨音哀湖南人呼祖母為挨姐)
他說那穿黃衣的國軍，殺了他的哥哥，又逼死了
　他的姐姐。
我呵他道：
　『你不要糊說。
　這個你那裏怪得——我們的國？……』
他又搶着說：
他單剩了一個嫂子，又被那穿黃衣的搶着跑
　了；
他們的院子都被穿黃衣的燒了；
他的一條命都是外國人救出來的；
他如今還住在外國人的家裏。
我正要把話去駁他，
忽聽他哇的一聲『呵呀！』
『先生！我們趕……趕……趕快躲！
那對面街上又發……發……發了火！』……

如夢令　兩首

胡適

(一)六年八月作

幾次曾看小像，幾度傳書來往。
見見又何妨？休做女孩兒相。
凝想，——凝想：——
想是這般模樣！

(二)七年八月作

天上風吹雲破，照見我們兩個。
問你去年時，爲甚閉門深躲？
『誰躲？　誰躲？
那是去年的我！』

模範英文教本

陳獨秀著

第一二冊定價各五角

第三四冊在編譯中

歐美人之習其國文也，少者稱讀本，(Reader) 稍長則習文法，(Grammar) 其後自能爲文；若夫語言，固不求之於書籍也，至習外國語言文字，則異是，德國人之習英文，英國人之習法文者，皆必於讀本文法之外，別製一種 Lesson 書，綜合會話文法，縮譯而爲之，且釋之以國文，蓋習外國文與習本國文異趣，必如是，而其國語言文字之綱要，習慣，始易於曲喻而灼解也。是書體制，由淺入深，由簡之繁，別爲四冊，第一冊釋八種詞之要略，第二冊釋各種詞之不規則法，第三冊釋各種詞之特別要點，第四冊，釋動詞之各種法，(如 Mood, infinitive 之類) 及各種前置詞之用法，簡要不蕪，曲折透達，實中國人學英文之善本也。

酋長

波蘭 Henryk Sienkiowicz

周作人譯

美洲 Texas 省羚羊河上，有一個羚羊鎭；鎭裏的活人，全向馬戲場去了。自從這鎭建立以來，現在是第一次有馬戲帶著舞女歌人和走索的到鎭，所以鎭上住民格外高興。這鎭是新鎭；十五年前，不但沒有一戶人家，連四近也絕沒有白人看見。祇在河流分叉處，就是現在羚羊鎭的地址，有過一所印第安人村落，名 Chiavatta，是黑蛇部落的都會。鄰近日耳曼殖民地，從 Berlin，Gründenau，Harmonia 移來的人，看這黑蛇部落，却同眼中沙礫，至於容忍他們不得。原來印第安人不過單保護他們的土地，Texes 省政府也曾用極莊嚴條約，承認保護；但在 Berlin，Gründenau，Harmonia 的移民，這能算甚麼呢？他們的確從黑蛇部落取去土氣水三件物事；可是也帶了「文化」來酬謝他們：這紅人却又用別的方法來報恩，——就是從日耳曼人頭上挖去顱骨。這樣事情，怎麼忍受？所以一天的月夜，從 Berlin 等三處來的移民，便聚集了四百多人，又招了 La Ora 的墨西哥人做幫手，去襲那睡著的 Chiavatta 人。

正義完全勝利。Chiavatta 燒成灰燼，住民不分男女老小，都砍殺了。祇有一小隊戰士，出外打獵，免了這難。至於村裏的人，早已沒一個活的了：這全是地勢的緣故：村是在灣上，春天水漲，四面多被潦水圍住。但這位置在印第安人有害，在日耳曼人却狠有利。這地方要逃固難，却狠可以守。衆人想到如此，

從 Berlin 等三處來的移民，便立刻都遷到這里。一眨眼間，在那 Chiavatta 舊村舊址上，已經建設了文明的羚羊鎮，五年之內，鎮中住民居然有二千人了。

第六年，他們在對岸尋到一座水銀礦；因這礦務，住民數目又加了一倍。第七年，在死人林裏捉住了以前逃去的十二個黑蛇戰士，就依著私刑法（Lynch Law）都在市場上絞死，——從此以後，更沒有人可以妨礙羚羊鎮發達了。鎮中發行了兩種 Tagblätter（日報）一種 Montagsrevue（月曜評論。）造了一條鐵路，同 Rio del Norte 和 San Antonis 兩處聯接。龍舌街立了三個學校，其中一個是高等學校。鎮中公民又在絞死黑蛇餘孽的市場上，設了一所同善局。每日曜日，教會裏的牧師說教，教訓人應該愛他的鄰居，尊重別人的產業；並此外一切文明社會必要的道德。有一個旅行演說家，曾朗誦過一篇論文，名曰「論各國民之權利。」

有錢的居民，提議要建立大學，省政府加點補助。公民都狠繁富，水銀橘子大麥蒲陶酒的商業，獲利極厚。他們都正直節儉勤勞，有秩序，而且狠肥。羚羊鎮住民，已有二萬之數，外人來訪的，早已認不出這富商中間，有十五年前燒 Chiavatta 的殘酷戰士了。他們日裏在棧房工廠事務所度日；晚上便到響尾蛇街的金太陽酒店。人如聽那緩慢的喉音說 Mahlzeit Mahlzeit（飯時了飯時了），或慢騰騰的說，Nun ja wissen Sie, Herr Müller, ist das aber möglich?（你可曉得，Müller 先生，這事可能麼？）和那酒盃相碰，啤酒落地，或泡沫噴發的聲音；看見那種遲緩從容的態度，肥大的俗臉，魚一般的眼睛；就

要猜是在 Berlin 或 München 酒店裏，不是在 Chiavatta 的廢墟。但在鎭裏，現在無不 ganz gemütlich（十分舒服）也沒有人想起廢墟了。

這一晚，全鎭的人都往馬戲場去：第一，因爲勞作之後，消遣也極重要；而且有益；第二，因爲馬戲到了，狠是高興，大衆都曉得，馬戲是不到小地方的；所以這回班長領了他的一班，來到羚羊鎭就顯得鎭的偉大。但還有第三件，是鎭人熱心的最大原因。戲目第二項說：

走索，離地十五人，音樂合奏，演者爲著名力士黑鷲，即黑蛇之酋長，古王之末孫，而其部落之遺民也。

第一，走索；第二，羚羊跳；第三，死之舞，死之歌。

酋長周游各處，倘有最表歡迎的地方，那必是羚羊鎭了。班長在金太陽酒店對人說，十五年前往 Santa Fe 去，路過 Planos de Tornado 地方，過著一個垂死的老印第安人同一個十歲的孩子。老人受了傷，又極疲勞，不久死了；未死以前，曾聲明這孩子是黑蛇部落被殺的酋長的兒子，繼承大位的嫡嗣。班長一行就留養了這孩子，後來便成了班裏的第一個技士。但班長也在金太陽酒店，纔曉得這羚羊鎭就是 Chiavatta 舊址，有名的走索技士，却來他祖父墳上賣藝。這個消息，狠使班長高興，他祇要辦理得法，一定能有好効果。那羚羊鎭的俗物，便帶了從日耳曼運來的妻子，——他們一生還沒有見過印第安人，——往馬戲場去看黑蛇遺民，指點說：「你們看！十五年前，我們砍了許多人，都同這漢子一樣！」他們答道 Ach, Herr Je! 從 amalchen（婦人名）或小 Fritz（小兒名）口裏，聽這驚歎的答詞，是極

愉快的事。所以鎮中祇聽得不絕聲的都說，「酋長！酋長！」

一直從清早起，孩子們都圍在場外，從板縫裏探望，臉上露出好奇和驚慌的顏色。年紀大一點的，被尙武精神激動，都排了隊從學校回家，連自己也不曉得爲甚麼這樣做。

晚上八點鐘了，好一片星夜。微風從郊外吹來，帶著橘林香味；鎮內的風，却多混著麥麯氣息。馬戲場已是一片火光。極大的松樹火把，插在正門上，烟蓬蓬的燒著。微風一陣，吹得黑烟和火燄亂捲。戲場照在火光中間，是一座新建的木棚，圓形尖頂上插美國的星旗。門外立著許多人，多是要不到戲票，或沒錢買票的；他們看戲班的大車，和東大門所掛的畫幕上面畫著白人同紅人戰鬭的圖畫。有時偶然拉開幕，顯出裏面的休息酒場，千百隻玻璃杯，排在桌上。後來幕眞開了，看客都進去了。空屋裏便只聽得衆人的步聲，霎時間那黑簇簇的一羣人，已經塞滿戲場；從最高的地方直到地下。場內明亮，宛如白晝；雖然沒有煤氣燈，却用一支大燈檠來代，上有五十盞石油燈。在這燈光底下，現出許多面貌：有吸啤酒的肥臉，仰著頭，讓出地位來給下頦安放；少年齊整的婦人，兒童出驚的美麗小臉；因爲好奇，大睜著兩眼，幾乎爆出頭皮外面去了。所有看客，都具那一副好奇而且自滿的相貌，凡在馬戲場中所常有的。喃喃的談話聲中，夾著叫 Frisch wasser, frisch wasser (清水清水)的聲音；衆人都不耐煩的等候開場。

後來鈴聲一響，走出六個馬夫，穿著明晃晃的靴子，沿了從馬房到圓場的路，分作兩行站著。從這

兩行中間，衝出一匹怒馬，沒有鞍，也沒轡頭；在馬上彷彿一團流蘇飄帶，就是舞女 Lina。他同馬就合着音樂舞蹈起來。Lina 緐是美麗龍舌街酒商的女兒 Matilda 看了，大喫一驚，忙靠着 Floss ——同街的一個少年雜貨商——的耳朵，低聲問他現在還愛他女麼？這時候，馬跑得極快，噴氣像汽機一般；有一班插科打渾的，跟着他跑，嗚鞭叫喚，互批巴掌。刹時間，彷彿電光一瞥，舞女不見了；場中一陣拍掌。這眞是好技藝。但演技第一項，不久過去了，第二項將到了。看客口裏，傳誦酋長這一個字不絕。打渾的還在那里互批巴掌，但現在沒有一個人留心他們了。一面是打渾的人，像猴子一般的動作；一面馬夫又復出來，擎了幾根木頭的高脚架，一丈多高，放在圍場兩端。樂隊停止了 yankee Doodle，奏起 Don Juan 的哀調。馬夫將鐵絲掛在高脚架上。忽而一陣烟火，照得圍場血一般紅。在這紅光中，現出可怕的黑蛇部落最後的酋長！但這是怎麼了？酋長並不在那里，祇是那馬戲的班長公。他對衆鞠躬。提起聲來，說請求和善而可敬的紳士，同美麗而一樣可敬的女士，今日要格外安靖，不可拍掌，不可作聲；因爲酋長發怒，比平常尤爲暴烈。這幾句話，發生了絕大效力；而且也是一大奇事，——這十五年前滅 Chiavatta 的羚羊鎭公民，如今却狠感着不安。剛纔 Lina 在馬背跳躍時，都喜歡坐近演技場，可以格外看得仔細；現在却又都想坐到樓上，又覺得越坐的低，便越是氣悶：這却與物理公例，大相反背了。

但酋長還會記得前事麼？他從小時就養在班長那裏；那班裏大半是日耳曼人，他還不忘掉了一切麼？這狠近情理。他的境遇，和十五年的馬戲經歷，到處獻技，衆人稱賞，這等事情，想必已發生影響了。

Chiavatta 呵 Chiavatta 呵！——但他們都是日耳曼人，此時住在自己的地上，除却「營業」餘暇，也不多想祖國。況且人是第一必需飲食。這道理，一切俗物，以及黑蛇的遺民，也都應該放在心裏的。

他們的思想忽被馬房裏的一陣呼哨隔斷，他們熱心仰望的那酋長，已在圍場上面了。衆中切切的私語道，「是他了！是他了！」——隨後又是沉默。烟火還是燒着，嘶嘶的叫。衆人都眼睜睜望着酋長，看他到祖父墳上來演技。這印第安人，確也值得人看。他高傲有如帝王，披着一件白貂裘，——是他酋長的章服；——他的身材，又高大，又獰猛，穿了這衣，宛然是一隻半馴的美洲虎。他的臉，仿佛紫銅鑄成；頭如老鵰；臉上發出一種寒光，生得一雙眞正印第安眼睛，鎭靜冷淡，隱藏不測。他環視看客，似乎揀擇犧牲。他又全身武裝：頭上飄着羽毛；腰帶間插一把斧，一把挖顱骨的刀；但手裏却沒有弓，祇揑着一支長棒，走在索上，可以支持身體。他立在圍場中央，忽然發一聲戰叫。Herr Gott!（感歎詞，因爲表日耳曼人喫驚的意思，所以特用德語。）這正是黑蛇的叫聲！從前殘殺 Chiavatta 的人，還分明記得這可怕的呼號；——可是奇怪，十五年前，當着一千個這樣的戰士，毫不怕懼的人，現在在一人面前，却弄得遍體流汗。幸而班長出來，到酋長跟前，說了幾句話，像是安撫他。野獸受了餌；這幾句話，發生効力，不一刻，酋長已在索上搖擺了。他向前進，眼看着石油燈。索向下彎曲得極利害；有時望去看不見索，酋長就像挂在空中。到了索的中間，他更往上走，他進前，退向後，又向進前，保持他的平衡。他伸開兩臂，上披外衣，宛然來兩隻大翅，他失足了！跌下了！——却不是短促的一陣叫好，風暴般起來，忽又住了。酋長的顏色

却愈顯得可怕。他眼對着石油燈閃出兩道凶光。戲場裏個個驚惶，却沒一人開口。這時酋長走到索的盡頭，便停止了；嘴裏立刻發出戰歌來。

眞怪事！酋長用日耳曼語唱歌了。但這也容易懂得。他一定是忘却黑蛇言語了。而且那時也沒有人更留心這件事。衆人單聽這歌，漸漸提高；這是一種半唱的叫聲，非常悲涼，又極獷野，多含殺伐的聲音。有這幾句話，明白聽得出：

「時雨過了，五百戰士，每從Chiavatta出赴戰爭，或行春獵。從戰歸時，帶顱骨歸；從獵歸時，帶水牛的肉和皮歸。他們妻女，歡喜迎接，大家跳舞，贊美大靈。

Chiavatta狠是幸福。婦人在舍中工作；兒童長大，成爲美麗的處女，或爲勇敢無懼的戰士。戰士死在榮光戰場上，到銀山去，同先祖的鬼打獵。他們斧頭，不薰婦人小兒的血，因爲Chiavatta戰士，是高尚的人。Chiavatta狠是强大。但白面人從遠方海上來，放火燒Chiavatta。白色戰士，不用戰鬬來滅黑蛇，却暗夜偸走如野狗子，埋刀於熟睡的男女小兒的胸中。

現在沒有Chiavatta了。在這地方，白人築起石舍。被殺的民族，同滅亡的Chiavatta，正在呼號，要求報復。」

酋長的聲音，變成沙聲。他立在索上，仿佛一個紅色的報仇天使，浮在衆人頭上。班長自己也顯然有點怕了。死一般的沉默，充滿馬戲場中。酋長又接續叫道：

「全民族中，祇剩一個小兒。他弱且小；但他已誓於地靈：他要報仇；他要見白人男女小兒的屍體；他要見火與血。」

這末尾幾句，變成狂怒的吼叫。馬戲場中，似乎旋風斗起，人聲喃喃。千百疑問，起於心中，沒有解答。這狂虎，他要怎麼？他說的甚麼話？他眞要報仇麼？他一個人？——他要停留在這裏還是逃走呢？他要自己防衞？又怎樣防衞呢？婦人嚇慌了，祇聽得他們連聲問道，Was ist das? Was ist das? （甚麼事？甚麼事？）

忽然一種非人間的叫聲，從酋長胸中發出。架子搖蕩得狠凶，他一跳便到高腳架上，向燈燄舉起長棒。各人腦中，仿佛火光一閃，同時飛出一個可怕的念頭：他要揮起燈燄，把着火的石油，滿潑在馬戲場裏。看客心裏，剛要發喊，——但他們所見的是甚麼？圍場中有人叫道，「且住且住！」酋長去了！他跳下了麼？他竟沒有把戲場放火，從入口走了！他現在在那里呢？看呵，他正來了！他第二次進場來，喘息困倦，還是可怕。他手裏是一張錫盤；他擎盤向客懇求說，Was gefällig für den letzten der Schwarzen Schlangen? （你們有甚麼賞賜黑蛇遺民呢？）

看客心中，纔把一塊石頭放下。你看這都是戲單上有的，全是班長的計策。一元的和半元的金圓，雨一般擲下來。他們在Chiavatta遺址羚羊鎭上，豈能對黑蛇遺民說個「不」呢？人都是有良心的。

演技之後，酋長便到金太陽酒店，吸啤酒，喫包子。他的境遇，確已發生影響了。他在羚羊鎭狠得人

望在女界裏尤甚，——後來關於他，甚而至於有蜚語在外面流傳了。　（完）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在他本國以革命首領著名，在世界上却更以小說家著名；世人單佩服他歷史小說，識者却更佩服他短篇。美國Phelps教授說古今歷史小說能得Homeros精神者，唯彼所作火與劍等三部及俄國 Gogolj 作 Taras Bulba。丹麥 Brandes 博士著波蘭十九世紀文學論說他短篇最好：——

「Sienkiewicz 系出高門，天才美富，文情斐惻，而深蘊諷刺。所著炭畫記一農婦欲救夫於軍役，至自賣其身。文字至是，已爲絕技，蓋寫實小說之神品也。又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諸篇，亦極佳勝。寫景至美，而感情强烈，甚能動人。晚近模擬 Dumas Père 作歷史小說，疊出不已，因得盛名，且獲厚利；唯余甚惜之，所不取也。」

Sienkiewicz 作短篇，種類不一，敍事和言情，無不美妙，寫民間憂患這幾篇尤好。事多慘苦，然文章極奇詭，能用輕妙詼諧的筆，寫他出來，所謂笑中有淚，正同 Gogolj 一般。炭畫就是他的代表著作。他又最恨日耳曼人，譏刺攻擊，無所不至，酋長便是其一；得勝的 Bortek 家庭教師日記等，也是這一類。

Sienkiewicz 世界著名的傑作，是一部歷史小說何往 (Quo Vadis)，講羅馬Nero王時事，中國未有譯本。他的短篇，經我譯成漢文的，有炭畫單行本；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在域外小說集中。酋

長這一篇本是民國元年所譯，寄往上海去賣，寄一處，逐一處，如是的幾次，終於連稿子也不見了。今年夏間，整理舊紙，草稿還在，可是那種「古文」已經用不得。便從新起草，用國語改譯。雖然依舊拙劣，但用適當的言語翻譯，神氣還能保存，不至於硬變「史漢」，似乎還對得起作者：這是自覺極喜歡的事。

Sienkiewicz 一字，照世界語拚法是 Sjenkjeviĉ。從前用漢字合音的時候，寫作顯克微支的就是。七年八月十日識

老夫妻

陳衡哲

外面狠大的雷雨，漸漸住了。有一個老太婆，在灶內燙衣服。他的丈夫渾身淋著水自外面走進。

老太婆「哪，我曉得你又忘記了。」

老太公「忘記了什麼？」

老太婆「忘記了什麼？你須問你自己，我那裏知道？」

老太公「哦！我記得了。你不是說那塊鷄蛋糕嗎？」

老太婆「不是他又是什麼？」

老太公「你看哪！我兩隻手裝得這樣的滿那裏再能把他帶回來？」

老太婆「狠好，晚餐的時候你可不要咕嚕就是了。」

老太公走進臥房，換溼衣。

老太婆（對著臥房高聲說）「你換了衣服，立刻就去把那扇門釘好罷！」

老太公（口中咕嚕著向外面走去）「大概我終年終日，是不應該有一刻兒休息的。」

老太婆「不錯不錯，這句話是我常常對自己說的。我說：『我自從嫁了這個亨利華倫，簡直可以說沒有休息過一天。一家八口燒洗縫補，那一件不是我一人做的？』今早我的腰背……』

一個隔壁的寡婦走進來向老太婆借報紙，忽見他怒容滿面。

寡婦「華倫太太，今天又有甚事不稱心了？」

老太婆（指著籃中未燙的衣服）「你看！」

寡婦「但你有那麼大的家庭，眞是福氣。多燙一件衣服，就是說你多了一個孩子。像我這樣……

……」

老太公口中噓著氣，自外面走進：陡見了寡婦。

老太公「陶林太太，你來得正好。今天我的妻子不知又吃了些什麼不消化的東西，他正在發氣哩。」

寡婦（站了起來，且笑且嘆著氣）「好了好了，華倫太太，我丈夫沒死的時候，我也常常如此。現在我想起從前我們兩口兒嘔氣的情形，覺得已經和在天上一樣：更不要說起我們說笑快樂的情形了。」

寡婦取了報紙自去。

老太公「愛娜我們該用晚餐了。」

老太婆（放下熨斗，一面解圍裙，一面說）「好好，我也餓了。」

二人坐下吃晚餐。

老太婆「阿呀！你的鞋襪都溼了。還不快去換掉，明天又要生病了。」

老太公進內換鞋。

老太婆取了一塊蘋果做的點心，放在老太公的座位面前。

老太公（自房中走出見點心，）「這是那裏來的？」

老太婆「這是我今天為了你做的。」

老太公「愛娜你可記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我到你家去看你，你把這個點心給我吃的情形嗎？」

老太婆「怎的不記得：你那天差不多把碟子都吃下去呢。」

老太公（且吃點心且說）「這個點心，也和那天的差不多：不過碟子是我自己的，我捨不得把他吃下去罷了。」

老太公說著，兩個人忍不住，都笑起來。了（完）

國民之敵（承前）

陶履恭譯

第五幕

（布景——斯鐸曼醫士之書齋；書櫥及藏標本之木櫥依牆而立。後面一門直達外廳。左門通客室。右牆兩窗玻璃皆已破碎。醫士之書臺在室之中央，台上書籍報紙散亂無紀。時正清晨。斯鐸曼醫士身着盥漱便衣，足套拖鞋，頭帶吸煙小帽，俯其身，以傘柄搜索櫥櫃；須臾撿得一石。）

斯鐸曼醫士（向客室之門呼喊）加賽林我又找出一塊來。

斯鐸曼夫人（自客室內）啊，我想你還可以找出許多來咧。

斯鐸曼醫士（投其石於棹上石堆中。）我要保存這些石頭做紀念品。愛立夫和冒登天天要看他們。等到兩人長大了，還要當祖產承襲他們。（復在書櫃下搜索）那個——他叫什麼名字——那個女僕——還沒有把嵌玻璃的人喚來麼？

斯鐸曼夫人（入書齋）叫了，但是他說不知道今天能來不能來。

斯鐸曼醫士 你看，他不敢來。

斯鐸曼夫人 蘭丁正是這樣想——為的是鄰舍們，他不敢來。（向客室呼）蘭丁你要什麼給我呢？（入客室旋即出）脫瑪這是你的一封信。

斯鐸曼醫士 給我看。（啓封讀之）啊！——當然的。

斯鐸曼夫人 是誰寄來的？

斯鐸曼醫士 房東寄來的，叫我們騰房子。

斯鐸曼夫人 真的麼？那樣的好人……

斯鐸曼醫士（讀其信）他說不敢照別樣辦。又不願意這樣辦。但是又不得不這樣辦——因為他的同胞國民——因為衆人的意見。他的位置是靠着人的——不敢得罪那些有勢力的人——

斯鐸曼夫人 脫瑪你看！

斯鐸曼醫士 是的，是的。我看得狠明白城裏所有的人，都是膽怯。他們裏頭沒有一個敢不怕別人做一點事的（擲其信於棹上）加賽林但是這個於我們無妨。我們要到美洲去咧，並

且——

斯鐸曼夫人　脫瑪但是你敢決定我們應該走這一着麼?

斯鐸曼醫士　照你說,我們應該留在這裏由他們當我國民公敵,把我懸掛起來——汚辱我——打破我的窗戶加賽林!你來看這裏——他們還把我的黑褲子扯了一條大縫!

斯鐸曼夫人　哎唷!——那條褲還是你的頂好的呢!

斯鐸曼醫士　要出去爲自由和眞理奮鬥的時候,不應該穿頂好的褲子的。你知道我並不是可惜我的褲子。你總爲把他縫好的。這般平民居然也敢攻擊我到這個地步,彷彿他們是和我平等的——那是我這一輩子也咽不下去的!

斯鐸曼夫人　脫瑪他們對待你固然是狠壞。但是我們遠離了我們的家鄉,永遠不回來這理由充足麼?

斯鐸曼醫士　假使我們到別個城裏去,你想那裏的平民待我們也會像他們在這裏的那樣無禮麼?信我的話,他們也是差不多的。啊,好了,讓這班東西攻擊我們罷——這還不算頂壞的呢。那最壞的,乃是在全國裏四處八方的人個個是他黨裏的奴隸。固然,論到這個,我敢說,在自由的西方也不甚好。團結的大多數自由的輿論,還有許多討厭騙人的東西,或者也在那裏盛行。但是那裏的事情局面大,他們就是要弄死你,必不至於把你凌遲處死的;也不至的像他們在這裏所做的,把一個自由人的靈魂困死在一個罪惡裏頭。並且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一個人還可以去獨居。(踱蹀室內)假使我可以找一個沒有開闢的深林,或者在南洋要賣的一個小孤島賤價——

斯鐸曼夫人　脫瑪但是要想一想孩子們!

斯鐸曼醫士　(靜立)加賽林你眞是奇怪!你想要把孩子們在這樣的社會裏長起來麼?你昨天晚上自己也看見了。一半的人民都在那裏發昏,其餘的一半連發昏的程度也夠不上,他們簡直是沒有知覺可失的畜生了。

斯鐸曼夫人　但是脫瑪我可愛的,你知道你說那不謹愼的話,也不是沒有關係的。

斯鐸曼醫士　我說的話,還不是眞的嗎?他們豈不是把每個意思掉轉了嗎?他們豈不是把是非都弄顛倒了嗎?他們豈不是拿我信以爲眞的爲撒謊麼?那最荒唐的一段,就是這些「自由主義」的人,成年的人,在大羣裏頭想他們是氣量大的那一

爲加賽林你聽見過這種事情麼！

斯鐸曼夫人　是的，是的，他們實在是非常之昏但是——

（裴特洛自客宅入）已經從學校裏回來了麼？

裴特洛　是的，我已經接着被辭退的通知了。

斯鐸曼夫人　被辭退？

斯鐸曼醫士　你也是？

裴特洛　巴斯克夫人通知我的，所以我想最好就走。

斯鐸曼醫士　這纔對了！

斯鐸曼夫人　誰會想到巴斯克夫人是像那樣的一個婦人！

裴特洛　巴斯克夫人一點也不像那樣的。我看得極清楚，他這樣辦是很難過。他說他不敢別樣辦，所以他纔通知給我。

斯鐸曼醫士（笑而摩擦其手）　他也不願意別樣辦，這真有趣啊！

斯鐸曼夫人　啊，自從昨天晚間那可怕的光景之後——

裴特洛　不止於那個，父親，你聽聽這個！

斯鐸曼醫士　什麼？

裴特洛　巴斯克夫人給我看三封信，他今天早晨接到的——

斯鐸曼醫士　我想是匿名的能？

裴特洛　是的。

斯鐸曼醫士　是的，加賽林因爲他們不敢冒險署他們的名字！

裴特洛　並且兩封信上說，有一個人在我們家裏作過客的，昨天晚上在俱樂部裏宣言，說我關於各種問題的見解太放浪——

斯鐸曼醫士　你沒有不承認能？

裴特洛　沒有，你曉得我一定不會。我同巴斯克夫人兩個在一塊兒的時候，他的見解也頗破除俗見的。自從這次關於我的報告傳播出去之後，他也不敢留我了。

斯鐸曼夫人　一個人在我們這裏作過客的！——這纔得見你好客的成績了。

斯鐸曼醫士　我們決不能再在這種討厭的地方住了。加賽林快快收拾行李。我們走得越快越好。

斯鐸曼夫人　不要躁急——我聽見外廳好像有人。裴特洛看一看是誰。

裴特洛（開戶）　啊，何斯特船長，是你呀！進來，進來。

何斯特（入內）　早晨好呀我要來看一看你怎麼樣了。

斯鐸曼醫士（握其手）　謝謝；難爲你這樣好意。

斯鐸曼夫人　何斯特船長，並且還要謝謝你，幫助我們從人羣裏鑽出來。

裴特洛　你怎樣回去的？

何斯特　哎，無論怎麼樣，我是狠强壯的。那些人原不過是虛聲恫嚇，那裏會動眞怒的呢。

斯鐸曼醫士　是的，他們這樣的蠢笨膽怯，豈不可怪嗎？呀，我要給你點東西看這都是他們由我的窗子裏丟進來的。只要看一看這些個！我敢賭咒這堆裏頭整塊的大石頭也不過兩塊，其餘沒有別的，只有些碎塊兒——可憐的小東西們。他們還站在那裏吶喊咒罵說，他們要以武力對待我。我要論到眞眞做點事情——在這個地方你看不見什麼。

何斯特　醫士，這一次於你是好的了。

斯鐸曼醫士　誠然，誠然。但是也已經叫人發氣了。何斯特船長，一旦國家發生了一個眞正要奮鬥的問題，你看這輿論就要贊成逃跑了。這團結的大多數就要像一羣羊那樣逃走了。想到那個實在是可悲眞叫我十分擔心事——不必，再誠掛念着這個，也太可笑！他們稱我爲國民的公敵，那麼，就讓我做一個國民的公敵能！

斯鐸曼夫人　脫瑪你斷乎不能做那個。

斯鐸曼醫士　加賽林不要起那個誓。一個惡名加在身上。如同肺上針刺一樣的苦痛。那個可惡的名字——我不能脫去，粘在我胃的窩裏如同烈性酸的侵蝕我。沒有炭酸麻哥尼修姆可以除去的。

裴特洛　唔！你只好置之一笑，父親。

何斯特　醫士，他們總有一天會改過的。

斯鐸曼夫人　是的，脫瑪敢斷定他們總有這樣的一天。

斯鐸曼醫士　等到時候晚了，或者可以。他們或者可以得許多益處！那個時候，他們陷落在泥坑裏頭，就要懊悔把一個愛國志士放逐出去了。何斯特船長你幾時開駛？

何斯特　哼！——我來正是要說這個——

斯鐸曼醫士　什麼，船有什麼毛病麼？

何斯特　不是，我不乘那條船走了。

裴特洛　你是已經被辭退不叫駕船了麼？

何斯特（微笑之狀）是的，正是那個。

裴特洛　你也是。

斯鐸曼夫人　脫瑪你看！

斯鐸曼醫士　那是爲眞理的關係！唉，假使我以先想到這個事可以——

何斯特　你不要把這個掛在心上，我一定可以向別的船主處找一件事做的。

斯鐸曼醫士　並且是威克那樣的人——一個財主對於人，對於事實一點沒有倚賴的——眞可羞！

何斯特　他倒還是一個狠好的朋友。他告訴我，他極願意留着我，假使他敢——

斯鐸曼醫士　但是他不敢？啊，自然是不敢。

何斯特　他說一個在政黨裏頭的，這不是一段容易的事——

斯鐸曼醫士　這個好人說實話。政黨好似個一造腸子的機器，把各種肉都混在一起，做成一樣的肉丁——糊塗人和笨漢全混在一堆裏頭！

斯鐸曼夫人　脫瑪可愛的，不要——

裴特洛（向何斯特）假使你沒有陪我們回家來，或者事情還到不了這一步。

何斯特　我並不後悔。

裴特洛（伸手與之）我爲那個謝謝你！

何斯特（向斯鐸曼醫士）我來，還有一件事，你打算離開這裏，我倒有一個計策——

斯鐸曼醫士　那好極了——要是我們果然可以立時離開。

斯鐸曼夫人　吁！——這不是有人敲門麼？

裴特洛　那一定是伯父。

斯鐸曼醫士　啊哈！（大聲）進來！

斯鐸曼夫人　脫瑪一定得答應我——

（斯鐸曼市長自外廳入）

斯鐸曼市長　哎，你現在正有事那麼我要——

斯鐸曼醫士　沒有，沒有，進來罷。

斯鐸曼市長　但是我只要同你一個人談話。

斯鐸曼夫人　我們趁這個時候到客室裏去罷。

何斯特　我再來看你罷。

斯鐸曼醫士　不必，何斯特船長，同他們到那裏邊去，我還要聽你說——

何斯特　狠好，那麼，我一定等着。（隨斯鐸曼夫人及裴特洛入客室。）

斯鐸曼醫士　今天這裏有點風，是不是？戴上帽子罷。

斯鐸曼市長　謝謝你，要是許我戴。（復戴其帽）我想我昨天受了涼，我立着打戰——

斯鐸曼醫士　是眞的麼？我覺得夠煖了。

斯鐸曼市長　昨天晚上我沒有權力去攔阻他們吵鬧的那樣過分，我眞慚愧。

斯鐸曼醫士　除此之外，你還有特別的同我說麼？

斯鐸曼市長（自衣袋內取出一大信封）我這裏有洛場董事會送來給你的一封信。

斯鐸曼醫士　免我的職？

斯鐸曼市長　是的；從今天起算。（置信於棹上）這樣辦法，我們狠難過。但是實是因爲輿論，我們不敢照別樣辦。

斯鐸曼醫士（微笑）不敢？我好像今天曾聽見過那兩個字。

斯鐸曼市長　你現在應該知道你的地位了。將來你一定不能再靠着這城裏行醫了。

斯鐸曼醫士　誰還管行醫的事情！但是你怎麼敢斷定呢？

斯鐸曼市長　房主聯合會正到各家裏去發傳單，請所有正經的公民，都不要請你。並且我敢說，沒有一個家長敢冒險抗拒不署名的，他們簡直是不敢。

斯鐸曼醫士　不是，不是，我不疑惑這個，但是又怎麼樣呢？

斯鐸曼市長　你要是肯聽我，我最好是暫且離開這個地方一會兒——

斯鐸曼醫士　是的，我已經想到了，還是離開這地方好。

斯鐸曼市長　好。並且以後呢你要是有六個月的工夫思量這些事情，等到仔細斟酌之後，你就自己寫幾個懺悔的字，承認你自己的錯——

斯鐸曼醫士　你的意思謂我可以恢復我的官職麼？

斯鐸曼市長　或者可以。並不是完全不行的。

斯鐸曼醫士　那個時候，輿論又怎麼樣呢？為公衆的感情起見，你一定不敢辦的。

斯鐸曼市長　輿論是一個極變化無常的東西。老實同你說罷，你能彀寫點自己悔過的東西出來，於我們倒是一樁頂重要的事情呢。

斯鐸曼醫士　哎，那就是你所希望的麼？我只好請你不要忘記我近來痛罵你那種詭計的話！

斯鐸曼市長　那個時候，你的位置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當時你想全城都在你的背後——

斯鐸曼醫士　是的，並且現在我覺得全城都在我背上——（憤發之狀）就是魔鬼都在我的背上，我決不做那個——決不——決不

斯鐸曼市長　有家室的人，沒有像你那樣行為的權利。脫瑪，你是沒有那個權利。

斯鐸曼醫士　我沒有權利！只有一件事情在這世界上一個自由人沒有權利做的，你知道那是什麼呢？

斯鐸曼市長　不知道。

斯鐸曼醫士　自然你不知道。但是我告訴你。一個自由人沒有權利弄齷齪自己。他沒有權利打自己的耳光。

斯鐸曼市長　這種事自然也狠有理的。你就固執已見，要是沒有別的解釋——但是好像是有的。

斯鐸曼醫士　你是什麼意思？

斯鐸曼市長　我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得極清楚。但是我既是你的阿哥，並且是一個慎重的人，我勸你不要太依着希望和預料去想。這兩樣是極容易歸於泡影的。

斯鐸曼醫士　你到底說些什麼？

斯鐸曼市長　你難道完全不知道柯以爾遺囑上的條件嗎？

斯鐸曼醫士　我曉得他所有的那一宗小款，將來要歸到

一個養老院裏頭的。那於我有什麼關係?

斯鐸曼市長　第一件，那宗款項也不算小。柯以爾先生是一位頗有財產的人。

斯鐸曼醫士　我並不知道！

斯鐸曼市長　嚇！——你眞不知道麼?那麼樣，我想你更不知道他一大部分的財產要傳給你的孩子。你和你的夫人在生前有享用利息的權利。他沒有告訴過你麼?

斯鐸曼醫士　沒有，實在沒有！他向來什麼事亦不做只有爲納那苛重的稅發氣。彼得你說的是十分確實麼?

斯鐸鐸市長　我從十分可靠的地方聽來的。

斯鐸曼醫士　那麼，謝謝上帝。加賽林是有靠了——並且小孩子們也有靠了！我立刻就要告訴他——(高呼)加賽林加賽林

斯鐸曼市長　(阻止之)嗯！現在暫且不要講一個字！

斯鐸曼夫人(開戶)　什麼事?

斯鐸曼醫士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回去罷。(夫人閉戶去。醫士振作神氣，繞行室中。)有靠了！——你想一想，我們都有倚靠了！並且是一輩子！一個人知道他有了倚靠，是怎樣樂意的！

斯鐸曼市長　是的，但是你可沒有。柯以爾無論在那一天，都可以改他的遺囑的。

斯鐸曼醫士　我可愛的彼得他不會那樣辦。這「老狸」狠歡喜我攻擊你和你那般聰明的朋友們的。

斯鐸曼市長　(現驚愕之狀，注視醫士。)啊，那就可以明白了許多事情了。

斯鐸曼醫士　什麼事情?

斯鐸曼市長　我以爲這椿事全是你和他共同的運動。你所做的那些兒橫不顧危險的事，攻擊這地方上的重要人物。假託那眞理的名目——

斯鐸曼醫士　關於那些個怎麼樣?

斯鐸曼市長　我想這些不是別的，不過是爲那個懷恨的老頭兒的遺囑，所商定的報酬罷了。

斯鐸曼醫士(憤怒幾不能出聲)　彼得你眞算是在我這一生裏擡見的最討厭的鄙夫咧。

斯鐸曼市長 我們兩個人的關係都完了。你的免職是不能挽回的——我們現在有一個防備你的武器。(外出)

斯鐸曼醫士 啞,啞,沒羞恥!(高呼)加賽林等他走後,你一定要把地板擦過的!

斯鐸曼夫人(在客室中) 噫!脫瑪不要躁急!

裴特洛(來至門前) 父親,外公來了。他問可以同你一個人談麼?

斯鐸曼醫士 他一定可以。(行至門前)柯以爾先生進來罷。(柯以爾入醫士俟其入即閉門。)你找我做什麼?請坐下罷!

柯以爾 我不必坐。(環視室內)脫瑪你今天在這裏很像安適的樣子。

斯鐸曼醫士 是的,我們還不是麼?

柯以爾 極安適——許多的新鮮空氣,你昨天所說的那個養氣,我想你今天已經得了許多了。我想你的良心上今天一定很舒服。

斯鐸曼醫士 是的。

柯以爾 我正是這樣想。(輕拍其胸) 你知道我這裏是什麼?

斯鐸曼醫士 我盼望也是一個好良心。

柯以爾 呸!——不,是有比那個還好的。(自胸袋取出懷中小冊啓之,露紙一束。)

斯鐸曼醫士(注視柯以爾作驚愕之狀) 浴場的股票麼?

柯以爾 今天不難弄到。

斯鐸曼醫士 你已經買好——?

柯以爾 我所有的錢都買了。

斯鐸曼醫士 但是柯以爾先生——想一想浴場的情形!

柯以爾 你要像一個講理的人行去,立刻就可以把浴場的名譽恢復起來。

斯鐸曼醫士 啊,你自己可以看出來,我已經盡我的能力辦了。但是——這地方的人都昏了!

柯以爾 你昨天說最齷齪的東西,是從我的製革廠來的。假使這個是的確,那麼,先前我的祖父和父親同我自己在過去的許多年裏,就如同三位惡神毒害這地方。你想我受這種的辱

罵，會安安靜靜的坐着麼？

斯鐸曼醫士　不幸，我恐怕你不得不如此。

柯以爾　不行，我謝謝你。我愛惜我的名字和名譽。我聽說他們稱我爲「老貍」我知道貍是一種猪。我不能讓他們稱呼我那個。我打算在這一世裏，做個乾淨人。

斯鐸曼醫士　你要怎樣起手呢？

柯以爾　脫瑪你要把我洗乾淨了。

斯鐸曼醫士　我！

柯以爾　你知道我買股票是用什麼錢？你自然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訴你，就是等我死後，加賽林裴特洛和小孩子們要得利的錢。因爲我曾經節省出過一點來。

斯鐸曼醫士（憤急之狀）　可是你用加賽林的錢去弄這個！

柯以爾　是的，所有的錢現在都放在浴場裏了。脫瑪我現在要看一看你是不是發昏。假使你還要說這些動物和那些髒髒東西是從我的製革廠來的，那你正像剝加賽林裴特洛和小孩子們身上的皮一樣。沒有正經人那樣辦的——除非他是瘋了。

斯鐸曼醫士（繞行室中）　是的，我是瘋了，我是瘋了！

柯以爾　這是爲你老婆孩子的問題。你不能像那樣的瘋鬧。

斯鐸曼醫士（靜立其前）　你去買那些廢物之先，爲什麼不同我商量一下呢。

柯以爾　已經做完的事，也不能翻悔了。

斯鐸曼醫士（蹀躞不安之狀）　我要是不那樣的的確——！——但是我總信我自己是不錯的。

柯以爾（舉示其懷中小冊搖之）　你要是固執你那狂妄的理想你知道這個就不值什麼的（旋又納其小冊於衣袋中）

斯鐸曼醫士　真討厭！我想科學上或者可以發明一種豫防藥——或者別樣同類的解毒藥——

柯以爾　你說是殺這些動物麼？

斯鐸曼醫士　是的，爲的叫他們無害。

柯以爾　你不能拿殺鼠藥來試一試麼？

斯鐸曼醫士　不要聽說！他們都說這是幻想，你知道的。就

讓他幻想能隨他們大家的便處置罷！那些狹窄意見的糊塗東西們，不是侮蔑我是一個國民的公敵麽？——他們不是還預備把我的衣服從背上扯下來麽？

柯以爾　並且把你的窗戶也打碎！

斯鐸曼醫士　我對於家族有我的義務，我一定要和加賽林說一說，他於這些事情上頗有識見的。

柯以爾　好極了，聽着一位有道理的太太的勸解罷。

斯鐸曼醫士（進行至其前）你會做出一樁這樣不通的事情來妄用加賽林的錢直叫我進退兩難！我見你就好像看見了魔鬼的本身——

柯以爾　那麽我還是走能。但是兩點鐘前，我一定要你的答——可以還是不可以，要是不可以，股票就要充作善舉了。並且就在今天。

斯鐸曼醫士　加賽林得什麽呢？

柯以爾　一個錢也沒有（由通至外廳之戶得見霍士逵及阿拉克森）看這兩個！

斯鐸曼醫士（注視愕然）什麽！什麽！你們還有臉到我家裏來嗎？

霍士逵　那自然的。

阿拉克森　我們有點事要同你講。

柯以爾（低聲）可以不可以——兩點鐘以前回話。

阿拉克森（視霍士逵示意）啊哈！（柯以爾退出）

斯鐸曼醫士　那麽你找我做什麽？簡捷一點！

霍士逵　我可以十分體諒你因爲我們昨天在會場上的態度，討厭我們了——

斯鐸曼醫士　你稱那個爲『態度』麽？是的一個好態度！我稱他無能無價値——啞，混帳！

霍士逵　隨你便叫罷，我們不能別樣做。

斯鐸曼醫士　你不敢別樣做——是不是？

霍士逵　你要是願意那樣說。

阿拉克森　但是你爲什麽以先一個字也不同我們說？——不稍示意給霍士逵或者給我呢？

斯曼鐸醫士　示意？關於什麽？

阿拉克森　關於所有在後邊藏著的。

斯鐸曼醫士　我一點也不慒得你。

阿拉克森（點首示自信之狀）　哎，是的，你知道的，斯鐸曼醫士。

霍士達　亦不必再裝着隱祕了——

斯鐸曼醫士（先注視其一，旋又注視其他）　你們兩人到底說些什麼？

阿拉克森　我先請問你一句，你的岳父不是走遍全城購買那浴場所有的股票嗎？

斯鐸曼醫士　是的，他今天是去買了浴場的股票；但是——

——

阿拉克森　要是另外找一個人去做這樁事，就更謹愼些——另外一個同你關係較遠的。

霍士達　並且你不應該把你名字夾在這裏頭。本來用不着叫人知道攻擊浴場的是你。斯鐸曼先生，你應該先同我商量。

斯鐸曼醫士（向前稀視，少頃似豁然大悟者示驚詫之狀，）會想到這種事情？會有這種事情？

阿拉克森（微笑）　顯然是這種事情。但是最好要用一點手段。

霍士達　這種事情，更好是有幾個人辦。因爲人多了，各人的責任就輕了。

斯鐸曼醫士（泰然自若）　兩位先生說明白些罷。你們要怎麼樣？

阿拉克森　最好請霍士達先生——

霍士達　不行，阿拉克森你告訴他。

阿拉克森　因爲我們如今實在知道這事全體的關係，我們想我們可以把民鐸報聽你的指揮。

斯鐸曼醫士　你們現在敢那樣辦麼。輿論可怎麼樣呢？你們不怕惹起反對我們的大風潮來麼？

霍士達　我們要努力當着他。

阿拉克森　醫士你須得快快的預備，走一條新路。等到你的攻擊既然成功——

斯鐸曼醫士　你的意思，是等我的岳父和我用賤價把股票買進來麼？

霍士達　我以爲你打算操縱這個浴場，最主要的是爲科

學上的理由。

斯鐸曼醫士　自然的，我勸「老狸」對於這樁事贊助我就是爲科學上的理由。我們要稍爲修理那水管，挖掘那水岸，不叫這個地方上花一個錢，那就好了——是不是？

霍士達　我想是不錯的——假使你有民鐸報在後援幫着你。

阿拉克森　醫士，報館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裏面實在是一個大勢力。

斯鐸曼醫士　誠然，並且輿論也是。你，阿拉克森先生——我想你是可以代房主聯合會負責任？

阿拉克森　是的，並且還可以代禁酒會的，你不必發慮的。

斯鐸曼醫士　但是兩位先生——我實在是不好意思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要什麼樣的報酬——？

霍士達　實在的，我們是十分願意幫助你，什麼報酬也不希望。但是民鐸報現在的情形不很穩當，前途也不大好。並且現在正值那政治方面有好多事可做的時候，我實在不願意停辦那分報。

斯鐸曼醫士　誠然那個必得要找幾個像你們那樣的國民的功臣。（勃然發怒之狀）但是我乃國民的仇人，記住了！（繞行室內）我的手杖放在那裏？我的手杖跑到那裏去了？

霍士達　這是什麼事？

阿拉克森　你一定不會想——？

斯鐸曼醫士（靜立）　假使我賺來的一個錢也不給你，有錢的人不是容易拿出錢來的，不要忘了！

霍士達　你也不要忘了這股票的事情，可以有兩種的看法！

斯鐸曼醫士　是的，並且你正是辦這個的人。我要是不去救民鐸報，你一定用壞的眼光去看這樁事，你就轟我，我可以想像得來——逼迫我——打算把我擠死，像獵犬把兔子一樣咬死。

霍士達　這是一個自然的法則：凡是動物，總是爲他自己的生存與人家奮鬥。

阿拉克森（微笑）　並且那裏有東西他就去吃。

斯鐸曼醫士　那麼，你們就到溝裏去找你們的。（繞行室

內）我要給你們看一看我們三個裏頭誰是最强壯的動物！（

幾其傘在頭上揮之）阿

霍士達　想你總不至於用武力待我們的！

阿拉克森　請你注意你用那把傘做什麼？

斯鐸曼醫士　霍士達先生，從窗戶裏滾出去！

霍士達（繞行至客室之門）你真完全是瘋了麼？

斯鐸曼醫士　阿拉克森先生，滾出窗外去跳！我告訴你，你遲早一定要跳！

阿拉克森（繞寫字台而馳）醫士請穩健——我不是一個健壯的人——我不能受的太多——（高呼）來救呀！來救呀！

（斯鐸曼夫人，裴特洛及何斯特自客室入）

斯鐸曼夫人　暖唷，脫瑪呀！怎麼一回事情？

斯鐸曼醫士（高揮其傘）跳出去！跳到溝裏去！

霍士達　毆打，一個無罪的人！何斯特船長，我請你作見證。

（由客室急急退出）

阿拉克森（逡巡之狀）假使我知道這裏的路徑——（溜由客室退出）

斯鐸曼夫人（遏止其夫）脫瑪你自己稍制些！

斯鐸曼醫士（擲下洋傘）哼，他們居然逃去了！

斯鐸曼夫人　他們要你做什麼？

斯鐸曼醫士　我以後再告訴你；現在我還有別的事要想。

（行至桌前書數字於一名刺上）加賽林看這裏寫的是什麼？

斯鐸曼夫人　三個大「不」字；這是什麼意思？

斯鐸曼醫　那個我也等以後再告訴你。（以名刺遞與裴特洛）裴特洛，叫女僕把這個送到「老狸」那裏去。越快越好，快快的！（裴特洛持名刺出外廳）

斯鐸曼醫士　呀今天魔鬼差來的專使，一個個都拜訪過我了！但是現在我要把筆修尖了，叫他們試試那尖刺；把毒水抹在尖頭上，把墨水罐抛在他們頭上！

斯鐸曼夫人　是的，但是脫瑪你知道我們快走了。

（裴特洛回到室中。）

斯鐸曼醫士　怎麼樣？

裴特洛　已經送去了。

斯鐸曼醫士　好了——你說快要走了麼？不走，不走！加賽

林我們就住在我們所在的地方！

裴特洛　住在這裏？

斯鐸曼夫人　這裏，在這城裏？

斯鐸曼醫士　是的，這裏。這裏是戰場——這就是應該開戰的地方，這就是我要獲勝的地方！等到我的褲子縫好了，我就出去找一所別的房子冬天我們總要有屋頂蓋在頭上。

何斯特　那麼，你可以用我的房子。

斯鐸曼醫士　我可以麼？

何斯特　可以，好極了。我有許多的屋子。並且我差不多總不在家裏的。

斯鐸曼夫人　何斯特船長，你真待我們太好了！

裴特洛　謝謝你！

斯鐸曼醫士（握其手而握之）謝謝你，謝謝你！這一個難題自算已過去了！現在我立刻可以專心的做起來了。加賽林這裏有不少的事情要辦幸而我所有的時間都可以用在這裏。你知道，因為浴場已經免了我的職了。

斯鐸曼夫人（太息一聲）啊呀，我也早想到了。

斯鐸曼醫士　並且他們還要阻止我出診去。讓他們去！無論如何，我還有一般窮人——那些不拿錢的。況且總是他們有求於我。他們一定要聽我，我要一天到晚在他們面前講演的。

斯鐸曼夫人　講演有什麼用處，我想你已經看得穿了。

斯鐸曼醫士　加賽林你真可笑。你要我被這輿論團結的大多數和同類的厲鬼，從競爭場裏趕出來麼？不必，謝謝你！我所要做的，又是這樣的簡直明瞭，又是坦白。我只要叫這些糊塗蟲的腦子裏都知道這個主張自由的人，乃是反對自由的頂欺詐的仇敵，——政黨的黨綱絞死那新發生猛進的真理——權宜之計，把道理和正誼都弄顛倒了——並且他們終結把生命困死。何斯特先生，你想我不應該叫人民明白這個麼？

何斯特　或者，我自己於這些事情知道得不清楚。

斯鐸曼醫士　那麼——我給你講！一定應該淘汰的就是政黨的領袖。那政黨的領袖好似一隻貪婪無厭的狼。他要是活着，每年總要被他撈獲許多小犧牲，拱給他。你只看霍士達和阿拉克森他們曾弄死多少個小犧牲——或者把那些個弄麻木了，或者弄碎了，直等到他們什麼也不能做，只有房主或買民鐸

報看的（斜坐於椅之角上）加賽林來——看今天太陽的光這樣好！我現在正吸納美麗新春的空氣！

斯鐸曼夫人　是的，脫瑪，假使我們只可以倚靠着日光和春天的空氣活着。

斯鐸曼醫士　哎，你一定要撙節省出一點——那麼，我們就可以過活了。那個我並不什麼憂慮。最壞的就是我不曉得那裏有個思想自由，理想高尚的人，等我死後，敢接續我的事業的。

裴特洛　父親，不必想那個，你的壽命還長呢——啊，孩子們已經回來了！

（愛立夫及冒登自客室入）

斯鐸曼夫人　你們今天放假麼？

冒登　不放，但是休息的時候，我們同別個孩子們打架——

愛立夫　不是這樣，是別的孩子們同我們打架。

冒登　啊，是的，後來勒倫先生說我們先在家裏歇一兩天罷。

斯鐸曼醫士（彈指作聲，自椅上躍下）我有了！我有了！你以後不要再到學校去了！

二童　不再到學校去！

斯鐸曼夫人　但是，脫瑪——

斯鐸曼醫士　永遠不必！我要自己教育你們。就是你們不必學——

冒登　忽當！

斯鐸曼醫士　——我要造就你們做兩個思想自由，理想高尚的人。裴特洛要你幫着我做那個。

裴特洛　是的，父親，我一定的。

斯鐸曼醫士　並且我的學校就要設立在他們侮蔑我叫我爲賤民公敵的那間屋裏，但是我們現在學生太少，起手至少也應該有十二個。

斯鐸曼夫人　在這城裏你一定得不到。

斯鐸曼醫士　我們看罷。（向二童）你們認得街上的野孩子！純粹的無賴子——？

冒登　是的，父親，我認得許多！

斯鐸曼醫士　那好極了！給我找幾個做試驗的來。我要用

野人做試驗，止於一次。在他們裏頭或者有狠好的。

冒登　等到你把我們造就成功了思想自由理想高尚的人，我們做什麼呢？

斯鐸曼醫士　孩子們呀，以後你們要把所有的狠趕出國去！

（愛立夫現遲疑之狀，冒登跳躍高呼忽出）

斯鐸曼夫人　脫瑪我們盼望那些狠不把你趕出國外去。

斯鐸曼醫士　加賽林你昏了麼？把我趕出去現在——我，是這地方上最強壯有力的人！

斯鐸曼夫人　最強壯有力——現在？

斯鐸曼醫士　是的，我還可以說大話，我是這全世界上最強壯有力的人，

冒登　父親！

斯鐸曼醫士（低其聲）噫！你現在還不應該高聲說。但是我發見了一件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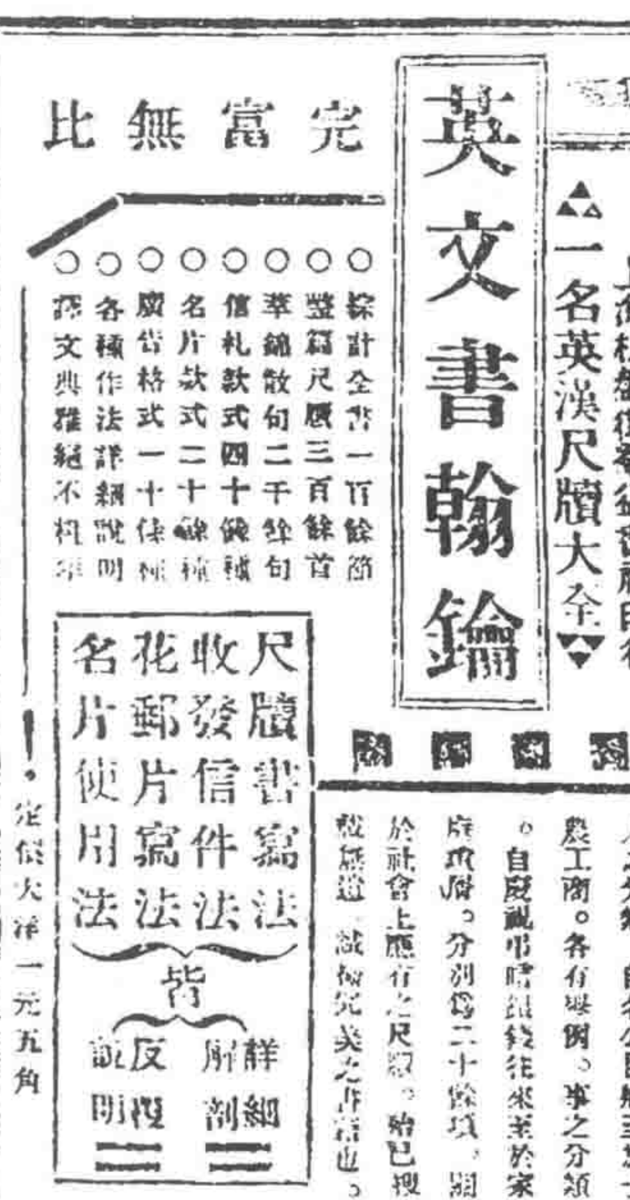
斯鐸曼夫人　又一個？

斯鐸曼醫士　是的，（集諸人於其前言時若深信自己之狀）我告訴你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壯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

斯鐸曼夫人（微笑而搖其首）脫瑪脫瑪

裴特洛（緊握其父之兩手若贊賞之狀）父親！（幕下）

（全書完）



上海棋盤街羣益書社印行
一名英漢尺牘大全
英文書翰鑰
人之分類。自名公巨卿至於士農工商。各有舉例。事之分類。自慶祝弔唁以至往來業於家庭戚屬。分別爲二十餘項。關於社會上應有之尺牘。殆已搜羅殆遺。誠研究英文之
完富無比
○綜計全書一百餘節
○整篇尺牘三百餘首
○華翰散句二千餘句
○信札款式四十餘種
○名片款式二十餘種
○廣告格式一十餘種
○各種作法詳細說明
○譯文典雅絕不
尺牘書寫法
收發信件法
花郵片寫法
名片使用法
皆
詳細剖解
反覆說明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皖江見聞記

高一涵

我離了安徽差不多三年了；我記得那年到安慶的時候，正當洪憲皇帝歸天之後，安徽的人，正在那裏忙着恢復省議會。逃亡在外的一般『亂黨』也一個個被他們歡迎回去了；這還不算，凡是在學堂畢業的，在外國留學的和亡命到外國的人，他們多恭維他，叫他『新人物』。這種『新人物』在這個時候，可就是闊的了不得了：吃飯總請他首座，打牌就替他墊錢，對他談話，還口口聲聲的說我們安徽也要『維新』。我見了狠歡喜，以爲這是安徽人的思潮一大變遷；從此『維新』下去，這三年中一定是大有進步了。這回我到安慶，見那『番菜館』門前，是狠熱鬧的；別的不用說，就是這『撲克』牌，每一天也能消幾十打。我想形式上既『新』到這個樣子，精神上一定還『新』呢。進城去想找幾個朋友來問問安徽的事情，找了幾天，連一個『新人物』也不見；聽說那年的『新人物』又被他們趕到上海去了。我悶極無聊，跑到書鋪子裏邊想買一本『新青年』來看看，誰知問了半天，他們連這個名子也不知到。最后找到一家書店，出來一位老先生，彷彿有點認得我，低聲對我說道：『你老不要在這個地方新新新的，因爲我們這個地方人最惡憎的是這一個字。還聽人說：「這新青年是白話做的，一般人多以爲民國的白話，與晉代的清談，同爲亡國之兆呢！」』我聽了這話，不覺毛髮竦然；急回寓處，誰知我同住的一位朋友，已經被巡警抓去了！

那時候，因爲馮玉祥在武穴安慶正在特別戒嚴。我問『戒嚴幹甚麼？』他們說：『這裏差不多一年到頭皆是戒嚴你老正是少見多怪了。』戒嚴的時期；每晚九點鐘就閉城門；凡是出進城的客人所帶的行李包裹皆要檢查的。我想安慶既不便久居，可到別的地方去逛逛。我的行囊本不多，就是幾本破書；打津浦路上走的時候，已經查了一次，箱子上還貼一個『驗訖』的條子；到安慶下船時，查了一次。進城門時，又查了一次；這回出城，又查了一次。到蕪湖下船，行李就搬到『查船所』等待軍警來查。同行的有位北京去的委員，他對那兵士說：『我們是奉公事來的，該可以不查驗？』那兵士挺着腰，大聲叱道：『你是公事，難道我們不是公事嗎？』那位委員是一個外國留學生，他狠看不慣這個樣子；他就氣着把箱子一抛，把箱子鎖抛開了，裏面現出一角農商部的護照。那兵士見了護照，他的腰兒也漸漸的彎了，他的聲兒也漸漸的小了；還堆着臉笑道：『對不起你老人家。』輪次挨到我，那兵士抬頭一看，他的腰又依舊直了，大聲叫道：『快把箱子打開！』又被他查了一次。可憐我幾本破書，眞弄成『韋編三絕』了。我旁邊的人說：『你先生被檢查數次，失落過東西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你還是幸事，我有一位朋友，去年年底從北京往上海去，到浦口檢查行李時，他裝錢的皮扎子，竟『不脛而走』了。在下關住了兩星期，還打信到北京，望他朋友借錢，纔能夠到上海呢。』我想了一想，我這回眞是萬幸了。

在蕪湖一帶遊覽山水，足足跑了一個多月。再回到安慶，那時馮玉祥已離去武穴，江西湖南的前敵上雖然失利，但是離安慶狠遠，他們是狠不關心的；所以社會上又現出一種『歌舞昇平』的氣象。安慶

人的生活，是終日同那薰風巷御碑亭的姑娘，和三層樓小蓬萊的茶房，混在一塊兒的。他們各機關辦事人員，每日有三樣功課，是必要做的：一是請酒，二是打牌，三是送客。凡有相熟的人離安慶，他們皆要到城外迎賓館去送的。我一回也跟着多少人在那裏送一位位置狠高的朋友，到蚌埠去；站了半天，連那位朋友的面也未見，他已經上船走了。

在安慶又住了兩星期，就從桐城的大路上回家去。走了三天，到了齊嶺腳下霸王街，看見許多人在那裏站着，聽一個人演說湖南的戰時情狀。我當時看見狠奇怪，以爲湖南的戰場遠的狠呢，他何以知道這樣清楚？後來問了一位姓陶的醫生，纔知道那人是跟山東師長施從濱到江西湖南一帶去打仗的，剛剛逃回來沒有幾天。原來施從濱就是桐城霸王街的人，前幾年還在家裏做掛麵；因爲賭錢輸急了，跑到山東去當兵，後來一步一升，竟升到第十七師的師長。這位演說的人，是施從濱的『把兄弟』因爲他運氣不好，所以施從濱做了師長，他還在那裏當兵。我就雜在人叢中，聽那人演說道：『當我們奉軍令開往江西的時候，多少膽小的人，就要逃跑。我是老行伍，知道中國人打仗，不過是擺架子，我們到了前敵，包管有人打電報來講和的。誰知到了江西，我那「把兄弟老施」却遠遠的在九江住了，發下一個命令，叫我們上前敵去。我聽了氣悶不過，想想我吃軍糧已經二十多年了，當眞還去替人家做面子，要打勝仗嗎？我們弟兄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們到了戰線，就在那山頭上睡覺。看見南軍來了，我們就把鎗兒彈兒給他；他也不殺我們，還送我們一件長大褂子，教我們逃跑。我們朝前進到沒有甚麼

危險，朝後面跑，可就費了事了。因爲「老施」是曉得我們要逃回家的，他將所有的路口，早已派兵防堵了。一被他捉去，至少也責打幾十軍棒；還把你收在那裏，他就對中央說，是收撫南邊的逃兵，還要望中央要餉呢。我知道「老施」必然用這一着，所以繞道從湖南那條路跑到長沙，在長沙住了幾天，也會了多少當兵的熟人。長沙方面的軍人，不是防南軍的勞苦，到是防百姓反太勞苦了。湖南人一見口操北音的人去問路，分明是朝東，他偏教你朝西。有一回幾位朋友請我到小館子裏頭去吃麵，吃了回來，一個個都叫着肚子痛？還有一位朋友吃麵很多，竟弄成七孔流血而亡。兵士們夜裏到鄉下去放哨，若是落了單，就是幾個小孩子也上前揪着你，將你的鎗搶去，然後送你歸天去。後來張督軍看見這個情狀，以爲湖南遍地皆是匪，他就用「以匪治匪」的法子；把山東和徐州一帶的土匪，全行招來，編成幾連人，將他們放到湖南鄉下去。當他們初去的時候，所過的地方，眞是雞犬不留；後來這些土匪也改變宗旨，與那些老百姓要好。有一次從長沙開他們到鄉裏去，他們剛到城外火車站，就動起手來搶了。搶完之後，就一鬨而散，與那些鄉下老百姓同過生活。所以現在山東徐州的土匪，竟在湖南新闢一塊「殖民地」。我那天離長沙，做了一隻小火輪，剛到二更的時分，見岸上來了許多人，大叫「輪船莫走！」輪船無法，祇得停了。那些岸上的人，一齊上船，將口操北音的幾個人扯將下去，不知後來怎樣處置。聽船上人說：「這些岸上的人，都是老百姓呢。」我是口說南方語的人，所以纔能幸免，因此就趕緊回來了。」我聽見這一段話，是很奇怪的。我未到過湖南，不知湖南的狀況，眞如這位老兵士所講的麼？然比

照湖南督軍師旅長等所發表的電報，甚麼『土匪肅淸，』甚麼『軍紀嚴明，』甚麼『居民安堵』的話頭，相差的多了；唯有問親眼見的人纔可知道的。

我在家裏過了幾天又從水道出來，僱了一隻小船，在內河裏走。看這內河兩岸，設下多少釐金局，這還是曾國藩『抽釐助餉』的遺策。釐金局的章程：祗有錢穀准許流通，以外皆要抽稅的；黃豆芝蔴等物，不算是穀，穀是但指稻米而言。然稻米又有米釐局收稅，可見除錢而外，是無物不納稅的。那釐金局的規矩，是狠嚴的：早上八點鐘纔辦事，下午四點鐘就停止辦公。我的小船到遲了五分鐘，就在那裏整整的等了一夜，候他看了一遍，照了船單纔敢開船。在船上遠遠望見一個鄉下人，擔着一百多個雞蛋，正在那裏趕緊走路，忽被局丁看見了，叫回來命他納稅。那鄉下人腰中並無一文錢，哀告了半天；那局丁大怒，說要『辦』他。鄉下人聽見，將要舍雞蛋而跑，又被局丁抓住了。正爭持間，忽來了一位老者，口啣着一枝旱煙袋，足有五尺多長，聲稱與他解和。看他所提出的調和條件：就叫那鄉下人拿出二十個雞蛋給那局丁，並不要納稅的票子。局丁看在這位老者的面上，總恕過他。那鄉下人口中感謝不止，低着頭，含着淚，纔走了。後來聽見人說，那位拿長煙袋的老者，也是釐金局的司事。

這次出來，在安慶住了一個多月，覺得從前看不慣的事，也漸漸看的慣，再不逃去，恐怕要同化了。所以又到蕪湖住了十多天，同一位朋友往采石磯一遊。到了太平的時候，聽見人說『不好了！太白樓要燒了！』我聽見這話狠是驚訝。又見一路上大碑狠多，碑文是『張老大人德政碑。』我想『張老大人』

是誰呢?後來問了一問,纔知就是在北京復辟的那位張大帥張勳原來他做安徽督軍的時候,帶許多『辮子兵』住在太平采石一帶。隔日稍久,所以『張老大人』的『德政』祇有那個地方人心裏還記得,表面上已多看不見了。我到了采石上太白樓去看看。我往日看見太白酒樓楹聯一書,所刊的對聯共有一百多幅;這回去看,僅僅殘留幾幅破壞的,和那燬不着的匾還在上頭。聽人說:『「辮子兵」住在太白樓的時候,就把對聯全摘下來,當作鋪板睡覺,睡斷了的,就當作柴火燒鍋,所以如今僅剩了一個破樓了。』由太白樓上翠螺山山的背面有一灣平地,栽的有桃李幾十株,桑樹幾百株。聽人說:『采石鎮每年出產,以絲和綢爲大宗。小小的一個鎮市,每年收入,約在三四萬元』云云。到這鎮中見有許多老婆子同小女孩子在街心裏績蔴;績成了線,就去織網。所以長江一帶上自蕪湖下抵鎮江漁家所用的網,皆是采石鎮的人製的。『辮子兵』住采石時,采石鎮僅剩幾個男子在家看門,婦女們皆跑到別處去了。采石鎮的酒館如翠螺春如第一樓等,都被那『辮子兵』將本錢吃乾了,都歇了業走了,如今纔漸漸的回來。所以他們那裏人公議要把太白樓和三公祠一齊燒了,恐怕後來又要住兵。我想了一想,這莫非就是『張老大人德政』嗎?

我看過采石搭船到南京,晚間打江口火車站旁經過,見車站旁邊有幾十個女人在那裏邪眉豎眼的勾人。對面站的就是一名『維持風紀』的警察。我因向這位警察問道:『這些賣淫的豈不是有傷風化嗎?』那位警察答道:『你老想是初次到南京的,原來先幾年這個地方大街小巷都是他們一流人。

後來我們廳裏煞費苦心，纔指定這一個地方，給他們做生意；要在別的地方拉人，那就有傷風化了，那就犯法了。聽他的話，纔知道這火車線兩旁邊是一個風化以外的所在，是一個法律所不管的所在。』

我這一篇『皖江見聞記』，隨便寫來已有三千多字，却無一句不是悲觀的話。原來社會改良進步，必先覺得對於社會的現狀，有些不安，有點看不慣，纔知道改良，纔能有進步。若人人對於社會都是隨遇而安，不覺得社會有點兒壞處，那就是這社會宣布死刑的日子了。我作『皖江見聞記』的意思；要想在日日所見的小事上着眼；要想使人不滿意於社會現狀，不要爲社會現狀所同化；要想使人立在社會外看社會，不要鑽到社會中爲那社會融化了。果人人都想與社會現狀作對，那社會現狀就站不住脚了。

隨感錄

(三十三)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爲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羼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例如一位大官做的衛生哲學裏面說：——

> 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故臍下腹部，最爲重要，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

要用植物來比人，根須是胃。臍卻只是一個蒂，弔了便罷，有甚重要。但這還不過比喻奇怪罷了，尤其可怕的是：——

> 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虎力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據我所曉得的，是Koch博士發見（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發見，創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纔叫發明）了眞虎力拉菌；別人也發見了一種，Koch說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後來沒有病，便證

明了那人所發見的，的確不是病菌。如今顚倒轉來，當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豈不危險已極麼？

搗亂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圖說。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亂作一團，又密密的插入鬼話。他能看見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見的「地球星」，雖與我們所曉得的，無甚出入；一到別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門了。因爲他有天眼通，所以本事在科學家之上。他先說道：——

> 今科學家之發明，欲觀天文則用天文鏡；……然猶不能持此以觀天堂地獄也。究之學問之道如大海然，萬不可入海飲一滴水，卽自足也。

他雖然也分不出發見和發明的不同，論學問卻頗有理。但學問的大海，究竟怎樣情形呢？他說：——

>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蓋壓之。若遇某星球將壞之時，卽去某星球之水晶蓋，則毒火大發，焚燬民物。
>
> 衆星……大約分爲三種，曰恆星，行星，流星。……據西學家言，恆星有三十五千萬，以小子視之，不下七千萬也。……行星共計一百千萬大系。……流星之多，倍於行星。……其繞日者，約三十三年一週，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
> 日面純爲大火。……因其熱力極大，人不能生；故太陽星君居焉。

其餘怪話還多；但講天堂的遠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記，講地獄的也不過鈔襲玉歷鈔傳，這神童竟是糟了！另外還有許多感慨的話，說科學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漢六十二代天師正一眞人張元旭」的

序文，尤爲單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託鬼神，致招聯軍之禍，幾至國亡種滅，識者痛心疾首，固已極矣。又適值歐化東漸，專講物質文明之秋，遂本科學家世界無帝神管轄，人身無魂魄輪迴之說，奉爲國是，傳播印於人人腦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絕矣。敬畏絕而道德無根柢以發生矣！放僻邪侈，肆無忌憚，爭權奪利，日相戰殺，其禍將有甚於拳匪者！……

這簡直說是萬惡都由科學，道德全靠鬼話；而且與其科學不如拳匪了。從前的排斥外來學術和思想，大抵專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擊佛教的人，往往說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現在沒有皇帝了，卻尋出一個「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紹興教育雜誌裏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學無甯偏重道德（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諱）的論文，他說：——

西人以數百年科學之心力，僅釀成此次之大戰爭。……科學云乎哉？多見其爲殘賊人道矣！

偏重於科學，則相尙於知能；偏重於道德，則相尙於欺僞。相尙於欺僞，則禍止於欺僞；相尙於知能，則欺僞莫由得而明矣！

雖然不說鬼神爲道德根本，至於向科學宣告死刑，卻居然兩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傳單上，明明寫着：

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趕緊急傳，並無虛言！（傳字原文如此，疑傳字之誤。）

照他們看來，這般可恨可惡的科學世界，怎樣挽救呢？靈學雜誌內俞復先生答吳稚暉書裏說過：

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

可知最好是張鬼神之說了。鬼神爲道德根本；也與張天師和仿古先生的意見，毫不衝突。可惜近來北京乩壇，又印出一本感顯利冥錄，內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諦閑法師的問答：——

師云：發願一事，的確要緊。……此次由南方來，聞某處有濟公臨壇；所說之話，殊難信相。濟祖是阿羅漢，見思惑已盡，斷不爲此。……不知某會臨壇者，是濟祖否？請示。

乩云：承諭發願，……謹記斯言。某處壇，靈鬼附之耳。須知靈鬼，卽魔道也。知此後當發願驅除此等之鬼。

「師云」的發願，城隍竟不能懂；卻先與某會力爭正統。照此看來，國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無根柢，科學也還該活命了。

其實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何嘗眞有科學。現在儒道諸公，卻徑把歷史一味搗鬼，不治人事的惡果，都移到科學身上。也不問什麼叫道德，怎樣是科學；只是信口開河，造謠生事；使國人格外惑亂，社會上罩滿了妖氣。以上所引的話，不過隨手拈出的幾點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還不知有多少奇談。但卽此幾條，已足可推測我們周圍的空氣，以及將來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那種「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症；卻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眞正科學！——這是什麼緣故呢？陳正敏遯齋閑覽有

一段故事，（未見原書，據本草綱目所引寫出，但這也全是道士派編造的謊言，並非事實，現在只當他比喻用）說得好：——

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語，腹中有小聲應之；久漸聲大。有道士見之，曰：此應聲蟲也！但讀本草，取不應者治之。讀至雷丸，不應；遂頓服數粒而愈！

（俟）

（三十四）

近來讀英國 Edward Carpenter 著的愛的成年 (Love's Coming-of-age) 關於兩性問題，得了許多好教訓，好指導。女子解放問題，久經世界識者討論，認為必要；實行這事，必須以女子經濟獨立為基礎，也是一定的道理。但有一件根本上的難題，能妨害女子經濟的獨立，把這問題完全推翻：那就是生產。瑞典 Strindberg 著結婚中改革（譯載本誌五卷二號）自然的障礙諸篇，即說此事；但他是厭惡女性的人，不免懷有惡意，笑「改革」之終於失敗。Carpenter 卻別有「改革」的方法：第四章論女子的自由，有兩句說得最好：——

> 我們不可忘記：如無社會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們商販制度，——將人類的力作，人類的愛情，去交易賣買的制度，——完全去掉，別定出一種新理想新習俗時，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五十四葉）

他又加上一段小註，意思更為明瞭：——

女子的自由，到底須以社會的共同制度爲基礎；祇有那種制度，能在女子爲母的時候，供給養活他，免得去倚靠男子專制的意思過活。現在女子力求經濟獨立，原是好景象，也是現時必要的事；可是單靠這一件，解決不了那個問題，因爲在爲母的時候，最需幫助，女子在那時，却正不能自己去做活賺錢。（上同）

英國Havelock Ellis著性的進化（Evolution in Sex），關於這事也有一節說：——

民種的生殖，是社會的職務（a social function）。所以我們斷定說女子生產，因爲盡他社會的職務，不能自己養活，社會應該供養他。女子爲社會生一新分子，於將來全羣利害，極有關係，全羣的人對於他（女），自應起一種最深的注意；古時孕婦有特權，可以隨意進園圃去，摘食蔬果，這是一種極健全美麗的本能的表現。（十五葉）

以上所說的話，都十分切要，女子問題的根本解決，就在這中間；此外方法，如畫師的「改革」，不能徹底，遇着「自然的障礙」，終要失敗。——但在中國，連畫師夫婦那樣見識的人，怕還不多。

愛的成年第一章論性欲，極多精義：他先肯定人生，承認人類的身體和一切本能欲求，無一不美善潔淨；他所最恨的，便是那「賣買人類一切物事的商販主義，與隱蔽遮蓋的宗教的僞善。」（十九葉）他說明，「對於人身那種不潔的思想，如不去掉，難望世間有自由優美的公共生活。」（上同）從前的人，也曾經說過相似的話，Spurgeon著英文學上的玄秘主義論William Blake這一節中說，——

人的欲求，如方向正時，以滿足爲佳。Blake 詩云，「紅的肢體，火燄般的頭髮上，禁戒 (Abstinence) 播滿了沙；但滿足的欲求，種起生命與美的果實。」(案此係格言詩第十，原題柔雲的第二章。) 世上唯有極端純潔，或是極端放縱的心，纔能宣布出這樣危險的宗旨來。在 Blake 的教義上，正如 Swinburne 所說，「世間唯一不潔的物，便祇是那相信不潔的念。」(百三七葉)

Ellis 又著有新精神 (The New Spirit) 一書，其中評論美國詩人 Walter Whitman，稱述他對於肉體及愛的意見，隨後說：——

宗教政治上，我們經過了大爭鬬，總算得到了無價的自由與誠實。但在性的地界內，正同我們道德的和社會的生活上一樣，還不能得這幸福；現在還有那種野蠻的傳說，經中世教會竭力宣傳，流傳在世間，把女子當作性的象徵，說物事經他接觸，就要汙穢。Plinius 說，「世上無物，比月經更醜，」到現在這句話還有勢力。爲什麼不放科學的光，到這地方，使我們也得自由與信實呢？因我們對於這一部分的意見如此，就使我們對於人生全體的態度上，也很發生影響。(二百六至七葉)

Blake 承認「力 (Energy) 是唯一的生命，從肉體出；理 (Reason) 便是力的外界。力是永久的悅樂。」(見天堂與地獄的結婚中) Whitman 能「把下腹部與頭部胸部同一看待。」Carpenter 的意見，就同他們相似，卻更說得明白，又注重實際的一面。他的希望，是在將來社會上，成立一種新理想新生活，能夠以自由與

誠實爲本，改良兩性的關係。第八章論自由社會；就是議論這件事。

愛的成年係一八九六年出版，在本國銷行甚廣；別國也多已譯出。我本想多譯幾節，因爲沒有餘暇，所以祇能說個大略。

（作人）

通信

反對注音字母

適之先生：

前幾天我寄交　先生的書籍和信，此刻想已經登覽了。從前我說要和　先生討論的事件，今天我有一二小時閑空，暫且先把最要緊的一件事寫給　先生看看。這件事就是『反對注音字母』。

我對於改良中國文字主張用羅馬字拚法，和這件事有密接的關係。至於我反對的理由，那就很多了；因爲一刻不能和盤托出——我的閑空時間極其寶貴，不得不算就了行事原諒原諒——祇得將要緊的分條寫出如下：——

(一)注音字母不足節省學者的腦力。

這一種理由可以拿日本人用注音字母（指用假名注漢字而言）的覆轍來做證據。日本自發明假名以來，已經八百年了，不但一點好成績也沒有，反大受其害。現在雖有許多眼光稍遠的日本人，要把羅馬字拚音法來代替舊文字，卻被漢字（音讀的）所累，不能成功。日本地方比中國小，人口比中國少，方音比中國單純，尙且用注音的成績不佳；那末將來中國用注音字母的成績不佳，可以『不言而喻了』。我知道有許多人看見我這議論，一定要駁我道，『日本一般社會上的人，至少三分之一能夠看報寫信，這就是好成績』。這種議論，聽起來像有道理，其實是不對的。日本能看報寫信的人比中國多，一半是教育普及的成績，一半是教授得法的成績；譬如我們中國人有和日本同樣的教育，同樣的教法，我敢說那個時候，就使這害煞人的漢字未廢，比較起來，中國的能看報寫信的人，未必比日本人少呢！！　再進一層說，拿歐美來同日本比，歐美的小兒大多數十五歲即可寫信看報，請問十五歲的日本小兒有幾個能夠這樣麽？？這就是日本文字不適用，不好的鐵證；也就是注音字母和漢字（單音字）不好的鐵證。更進一層說，日本人不

過偏幾個漢字用，尙且注音字母的成績不好。可見全用漢字的中國文，更與注音字母不相宜了。

爲什麼日本人用注音字母的成績不佳呢？這就是我說的注音字母不能簡省學者的腦力。爲什麼注音字母不能簡省學者的腦力呢？這狠容易明白的。簡單說：譬如一個人要記一件事，當然比記兩件事容易；所以記一個乾乾淨淨的中國字，比記一個中國字又加上旁附的注音字母要容易。如果用注音字母，則學者不但須熟記此字母，而且仍不能不熟記漢字；反轉來說，就是除記了漢字外，還要記這附加的注音字母；這個到底是省簡學者的腦力呢？還是多費學者的腦力呢？就說這注音字母極容易記，不見得多費學者的腦力；但是那個漢字依舊是『依樣畫葫蘆』，斷不省簡學者的腦力，這是確實無誤的定論了。注音字母原來爲省簡學者腦力而設的，既不能省簡腦力，請問要他做什麼？

請看那些日本人，拿了一張報，嘴裏嘰嘰咕咕的念，一面看漢字，一面看注音，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他們先看字不念音，既不能懂，念了音不看字仍舊不懂；就是看了字念了音，還須去猜摸意義。請問這種文字有什麼好處？日本的明白人，那一個不說他們的文字不合用。我們中國如果用這個注音字母，以後受害還要比日本人大呢（因爲全是漢字之故。）

我們中國人以爲日本文最容易學，就以爲日本文簡便，比歐美文容易；所以我們可以仿照他的樣子，用注音字母。但是要知道中國人的以爲日本文容易學，並不是日本文眞容易學，不過內中的中國字我們原已認得的便了；猶之乎意大利人學法文，比英國人要容易，是一樣的道理。你如問一問懂中國文和日本文的歐洲人，『到底中文容易學，還是日文容易學？』我知道他一定說『中文容易』。這個不是我空設的比喻，我已經問過好幾個這種歐洲人了，這樣推想起來，將來中國用了這注音字母，或者把這害煞人的難漢文更加弄難了。

總而言之，用注音字母的理由，不過是簡省學者的腦力，既不能簡省學者的腦力（已經證明，）我絕對的不贊成。

(二)注音字母不足改良文字。

這一種理由，更容易懂了。今日中國最要緊的事，改良文字要算一件；如果不先改良文字（如何改良文字；不能在此條理由內討論）先用注音字母；請問在桐城派的古文，文選派的文學，上加幾個注音字母；能夠使這種死文字起死回生麼？能夠使學者容易學麼？如此推想，就曉得注音字母對於改良文字，一點好處也沒有。我也知道提倡注音字母的諸君，以為藉此可以統一中國的語音，可以做一個建設國語的基礎。但是我說這種注音字母決不能統一語音，日本人用假名已經八百年了，至今橫濱人跑到九州地方，依然和到了外國一樣，這就是一個好標榜。不但如此，就在英法等國，語音又何嘗統一？倫敦人跑到了愛丁堡巴黎人跑到了馬賽也要吃語音不同的虧的。這是地域上，習慣上的效果；語音因地因時而變改，先靠注音字母去強同他，是萬萬做不到的。就說道注音字母能有統一語音的功力，等到數年數十年之後因地域，因習慣而改變，漸漸又不同了，豈不是又要造一種注音字母去統一他呢？況且這注音字母並不足統一語音麼？所以現在對於改良文字這一問題，先用注音字母去統一語音，實在不是根本的辦法。先生曾說『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字典就能造成的……，』我極贊成，我還要加一句『國語不是單靠注音字母去統一語音就能造成的。』不但如此，就是統一語言，也不能靠這注音字母的。所以我說這種注音字母，不過多費一番精力，實在毫無益處。

（三）何不爽爽快快把中國字完全去了。

既要用注音字母，就是要保存中國舊文字。為什麼緣故呢？因為注音就是注漢字的音，那末不是保存中國舊文字是什麼？吳稚暉先生曾說『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既然如此，何不爽爽快快把漢文全然打消，用世界最通行的羅馬字拚法；為什麼要用這白費一番精力，毫無益處的注音字母呢？難道這也是和中國一般憲政黨的屁話，說『中國沒有 Republic 的程度，必須先立憲』一樣；以為中國沒有立即改用拚音文字的程度，必須先用注音字母麼？日本吃死了注音字母的虧，我們中國人還要去走他的舊路麼？至於反對羅馬字拚音法的人，不是那一班講國粹的守舊鬼，就是不知道拚音文字好處的人。這種人不配反對拚音文字！！諸君，諸君！我

們受了這漢字古文的害已經幾千年了，還要用這注音字母去挽救他，再使我們的子孫受害麼？

用羅馬字拚法的好處，當另作文討論；以上這三種理由，是我反對注音字母的主腦；此外還有許多理由，我狠想和盤託出，但是我的閑空時間已經告終了，且待後來再說。

過幾日再有空，當再和　先生討論他事。但是我已經寫了三封信給先生，至今沒有得著一封回信，甚念。

七年九月十五日．　朱有畇謹啓。

反對 Esperanto

適之我兄：

前十天（九月十七日）接到你的信，當時已經奉答了。我前後一共寄給你五封信，一本內外科看護學和一張教會羅馬字拚音報；不知道你已經完全收到沒有？來信與你提及。

今天我又有一兩點鐘閑空，所以我就要趁這個機會，來把我反對 Esperanto 的意見，說給你聽聽。

這件事陶孟和和錢玄同兩先生已經在新青年上討論了，但是我不曾看見第四卷第二號以前的新青年，所以也不會看見兩先生論調的全體。祇有第二號中錢先生的信，和第四號中孫國璋先生的信和錢陶兩先生的答書已經拜讀了。

陶先生說：『世界語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諸邦，已過討論之時代，而我輩今猶以寶貴之光陰，討論此垂死之假言語，這正是中國文化思想後於歐美之一種表象』。這幾句話的意思，我狠以為然；但是中國文化思想實在後於歐美，所以我不得不再費些寶貴的光陰——我的閑空時間比寶貴的光陰更加寶貴，但願看見這封信的人，諒我費去我的比寶貴光陰更寶貴的閑空時間的苦心，用一對歡迎的眼睛來看我反對 Esperanto 的理由，那我就歡喜無量了——來幫助陶先生攻訐 Esperanto

又陶先生把 Esperanto 稱做『垂死之假言語』，我不以為然；為什麼呢？因為語言這東西是要已經一國人，一羣人或者許多

的人時時刻刻用嘴說的說了能使這一國人一羣人，許多人懂的；能隨時進化日新月異的，………請問 Esperanto 有這等功用沒有？如果沒有，那就陶先生不應該把他稱作語言。陶先生說他是『垂死的』也不對，因為陶先生自己已說『世界語之功用，……已過討論的時代』；錢先生信中所說莫斯哥的世界語書店，我曾親眼見過，但是這時候如果沒有給過激派放火燒了，也要因為書不銷行藏起招牌來了；所以我以為爽爽快快的叫他做『已死的』方總對。如果有人不以為然；我就要問他，世界全體的人裏頭，現在實實在在有幾個人學 Esperanto？拉丁是死文字，但是我敢說世界上學拉丁的人比學 Esperanto 的多，拉丁的用處也要比 Esperanto 多，那末 Esperanto 不是已死的是什麼？如果再不以為然，我一定再問他，自從 Esperanto 發明以來，十年前還有少數人不知道他的無用，聽了『設藥者誇贊其藥之靈驗』（陶先生語）的『牛皮，』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去學他，這些人究竟得了他的益處沒有？我也上過這個當，憑我的良心說，我是一點益處也沒有得到的。不但如此，這幾年來，學 Esperanto 的人愈少；現在除了錢先生所說的『上海一班無聊人』外，實在沒有多少人了。這不是『已死』是什麼？英國各商業學校已將 Esperanto 一科除去。美國雖尚未除去，學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所以我簡直叫 Esperanto 做『已死的私造文字。』並且文字也不配稱，文字是由語言變成的，是能代表語言的；Esperanto 既不是由語言變成的，也不是能代表語言的，（因為用世界語說話的人竟沒有）所以不配稱做文字。但是我一時想不出一個適合的大名來奉送他，祇好姑且恭維他為文字；要不然就叫他做『私造的符號。』

錢先生不贊成譯 Esperanto 為『世界語，』我拍手叫好，但是我的不贊成和錢先生的是兩樣的。錢先生的不贊成，是因為『世界語』這三字和 Esperanto 的原意不對。我的不贊成有兩種理由：（一）Esperanto 不配稱為世界語，因為他不能夠看做世界通用的語言；並且『語』都不配稱，這個我已經說過；（二）世界語這三個字欺騙了許多人——我就是個中人——突然一看，以為這是世界通用的語言，連忙去學，費了三四年的光陰，一點益處也得不到。孫國璋先生以為『世界語』這名稱不必棄去；又說：『此等專名詞，有何通不通之研究，譯音譯義，所謂已非本真矣。』這種論調我絕對不敢附和；譯音不準，還沒有什麼大害，譯義不對，那就為

害不淺了豈可無通不通之研究。專門謀利的藥店，弄了點嗎啡，做了一些藥丸，起他一個大名，叫做什麼『參茸戒煙丸』哪，又是什麼『戒煙梅花參片』哪；這和把 Esperanto 叫做『世界語』一樣。

孫先生引了1905年各國代表會的宣言，來證明 Esperanto 的好處；但是這是十三年前的陳說了。到了今天，我敢說連這種不完全的代表會也沒有人開了，這種宣言豈可當作可靠的評論。我學 Esperanto 還在1905年以後，我已早知道 Esperanto 的無用；將心比心，我敢說當時那些代表到今日和我表同情的一定也就不少了。

唉！我對 Esperanto 的怨言已經說夠了，現在且把 Esperanto 無用的證據，撥出幾樁來，給先生看看：

（1）根據我的閱歷說起來，我遇見的歐洲人，五百個裏頭至少有四百九十九個不懂 Esperanto 的，亞洲人更少。大凡學一種語言，是預備說出去使若干人懂的；懂 Esperanto 的人既然如此之少，就是 Esperanto 無用的鐵證。

（2）用 Esperanto 做的書，請問有幾部有文學上價值的？大凡學一種文字，是預備看書的；用 Esperanto 做的書既沒有好的，這也是 Esperanto 無用的鐵證。

（3）用 Esperanto 來作文，請問到底能暢達深奧的思想麼？據我的經驗說起來，Esperanto 尚無這種價值。大凡學一種文字，是要能夠達思想的；既不能暢達深奧的思想，這種文字學了有什麼用處呢？

（4）大凡一種文字，一定先有一種語言做他的根本；如果這種語言漸漸變了新面目了，那文字一定也要隨着更變的；假使不更變，就可以認作沒有語言做他的根本，就變成死文字了。拉丁是死文字，我們中國的古文駢文也是死文字。為什麼緣故呢？因為今日沒有說拉丁話的人，中國話已經改變了。如此推想起來，造 Esperanto 的時候，既沒有一種語言做他的根本；現在又沒有人用他做語言；所以也不過是一種死文字。死文字是無用的，是不能隨時進化的，所以這 Esperanto 也是無用的。

（5）無論那一種語言文字，祇有因為文字不合語言，把文字改了的（先生所說，意大利人廢拉丁文，就是好證據）斷沒有用

文字去改語言的。如此推想，就知道私造了一種文字（這文字二字是假定的稱謂，）要世界的人拿他當作日常應用的語言，是萬萬做不到的；所以 Esperanto 斷不能當作世界通用的語言，簡直是一個無用的東西。

Esperanto 無用的證據，已經大致說完，明眼人一看就可明白，用不着再多說了。現在且把我已經拜讀過的錢玄同先生致陶先生的信（新青年二卷四號）略略評論一評論：——

（一）玄同和獨秀兩先生說：『Esperanto 爲人類之語言，各國語乃民族之語言，以民族之壽命與人類較短長，知其不及矣。』這幾句話我不以爲然。第一：Esperanto 究竟配當作人類的語言麼？這一層不可不審查明白，據我的研究，Esperanto 實在沒有人類的語言之價值。爲什麼呢，因爲自從 Esperanto 發明以來，學的，研究的，主張的，提唱的人，一天少一天，弄到現在，已把這『私造的符號』置諸不聞不問了，請問這不聞不問的東西，可以認作人類的語言麼？第二：Esperanto 究竟配稱做語言麼？這個問題，我已在上文討論過了。第三：陳錢兩先生稱爲『人類之語言』的語言，究竟是世界上能有的，還是不能有的麼？這個問題，現在尙不能解決；因爲這是將來的語言，不能據現在幾個人的理想測度得準的。但是據現在的事實看起來，這語言是現在沒有的。所以兩先生所說的『人類之語言』，祗能算作一個虛擬的名稱，不是實有的事物。如此推想，那末兩先生的這幾句話，是不合邏輯的，所以不能駁倒陶先生的立論。

（二）兩先生又說：『重歷史的遺物而輕人造的理想，是進化之障也。』我又不以爲然；兩先生的意思，是稱各國語爲歷史的遺物 Esperanto 爲人造的理想。不對不對！！第一：我們中國的文字，誠然可以認作歷史的遺物，但是英美德法諸國的語言文字，是日新月異，當世應用的，斷不能認爲歷史的遺物。第二：語言文字，是一種『公衆應用的特別事物，』決不是私造的理想，如果 Esperanto 是人造的理想，那就萬萬不能用作語言文字了。所以陶先生既沒有重『歷史的遺物』，也沒有輕『人造的理想』。

（三）玄同先生說：『玄同以爲文字者不過一種記號……』。這個我更加不敢附和。可以用公孫龍『白馬非馬』的論法來駁的。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明白說就是用筆寫出來的語言；所以稱他做一種語言的記號，還不算錯；光泛泛的稱作一種記號，是絕對不妥當的。猶之乎公孫龍說，白馬是白馬，不是黃馬紅馬，所以不是泛稱的馬。因爲錢先生把文字的定義弄錯了，以爲是一種記號，無可無不可，X可以當Y，+可以當X，祇要認定了就完結；所以把 Esperanto 當作文字了。要知道文字是語言的代表，是語言的記號；Esperanto 是私造的記號，不是應用語言的記號，所以不能認作文字。

(四)錢先生又說：『玄同以爲世界上苟無人造的公用文字，則各國文字斷難統一，因無論何國者不能含己從人，無論何國文字皆決無統一世界之資格也。若舍己國私有之歷史的文字而改用人類公有之人造文字，則有世界思想者，殆無不樂從……』這種理想我對着是脫帽表敬意的，但是能否實行，和以後實行時的秩序是否如此，還得實地研究，光這幾句空話是不可靠的。第一：將來世界上能有人造的公用文字麼，且不必問；但是就 Esperanto 的成績看起來，即使將來有人造的公用文字，我敢說這文字決不是那歐洲人已經置諸不聞不問的，私造的 Esperanto。第二文字是隨着語言進化的，將來到了國家種族的思想界限漸漸消滅，五方雜處的時候，語言自然漸漸會得統一；的語言既統一，文字也就統一了。語言斷不能隨着私造的文字改變的，也不會隨文字統一的，這個可以據歐洲文字的沿革和我們中國文言不一致證明的。所以憑着幾個人的腦力私造了一種記號，叫做文字，要想世界上的人把固有的語言拋了，去用這憑空造的記號做語言；這個和用中國的古文去改中國現在的語言差不多，是萬萬做不到的。

總而言之，玄同先生和我根本上的反對，是我以爲世界文字的統一，要從語言統一發端的。(語言如何統一前已略述) 不是可以用私造的記號去統一的；錢先生則以爲世界的語言可以用私造的符號(指 Esperanto)統一的。

現在我要把孫國璋先生的信評論評論了：——

(一)孫先生稱陶先生的議論爲十年前歐洲的懷疑派，敢問孫先生知道今日歐洲人對於 Esperanto 的『非懷疑派』麼？這個『非懷疑派』就是置諸不聞不問。孫先生既譏陶先生的議論爲十年前的陳說，却又引出十三年前各國代表的宣言來頌揚 Esper-

anto的好處；就說這種宣言不是陶先生所說的『賣藥者自誇藥靈』的論調，也不免是陳腐不堪的論調了。

（二）孫先生說：『試問世界上各民族之文字，那一種是天授的而非人造的。』我以爲這『人造』兩個字要分個界限：各民族的文字是隨公衆語言的進化，漸漸變成的；不是不根本語言，幾個人私造的。Esperanto是幾個人私造的，不是根本語言進化的。如果稱各民族的文字爲人造的，一定要稱爲『公人造的』方對；至於Esperanto祇可稱爲『私人造的』。陶先生是輕『私人造的文字』，不是輕人造的文字；孫先生不要弄錯了。

（三）孫先生引留法學界雜誌的話『世界語出，是誠天授中國以研究西學的利器』來頌揚Esperanto。這個利器，我也會用，但是我研究西學起來，這個利器竟一點多不利，毫無用處。

（四）孫先生把法文比作中國各地的土話，Esperanto比作中國的官話；我既不承認Esperanto爲應用的語言，所以決不承認他爲世界的『官話』（這是用孫先生的原語，妥不妥且不管他。）

（五）孫先生又引羅森堡拉丁學校校長的話『……今世界語不僅使學者不下淚而已，且爲學語言之橋梁，能渡學者由本國語以至外國語也……』。這位校長，眞在那裏說夢話。橋梁是因爲有河相隔，不能過去，所以用他來消滅這個隔障的。一國人學他一國的語言，可以直接學的，用不著什麼橋梁。並且Esperanto也不配比作橋梁，一過橋就可由此岸達彼岸；請問學了Esperanto就能使中國人懂英法德文麼？

總而言之，孫先生把Esperanto認作和民族文字同樣的人造文字，把根本弄錯了，所以枝葉也就不對了。

我反對Esperanto的話多得狠，但是我的閑空時間少得狠，不能再寫了，祇好再講幾句非講不可的話做個收場鑼鼓罷！

有人說：『學了Esperanto再學英法德文就容易了，所以能簡省學外國語的時間。』我說這話不對，通盤計算，祇有多費時間的，斷不會簡省時間。譬如直接學英文，如果教授得法，五年足夠了。但是學Esperanto至少要三年；學了之後再學英文，就說能簡省

一年，祇要四年；合起來反變成七年了，如何能夠簡省時間？

又有人說：『Esperanto的文法如何簡單，語根如何精良。』但是我說語言文字是一個隨時改變的東西，初起頭無論他如何簡單如何精良；到後來一經實用，就要變成繁雜不規則的。現在已經完全發達的英法德文，尚且每天每月有新字，新意義，新句法加進去；那末這未完全發達的Esperanto，如果實用起來，那變更的迅速，更不消說了。因爲Esperanto是個沒有完全發達的東西，所以覺得簡單明瞭；但是等到人人用他做語言文字，老幼文陋都把他放在嘴裏說起來，提起筆來寫起來的時候，不久就要變成繁雜不規則的了。譬如英國話一到了洋涇濱滑頭嘴裏和船上的水手嘴裏，就眞相大變；英國人在外國住了多年，也受各該國語的影響，把他純粹的英國話弄雜了。又如前六年我在愛丁堡的活動寫眞館，第一次看見美國人所用的滑稽語 "Some girl", "Some Man"；等，莫名其妙，問他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曉得，等不上三天，這個 "Some girl" "Some Man" 就在愛丁堡大出風頭，幾乎無人不說甲——看見了一個美麗的女子，就對乙道 "Some girl, eh?"；乙看見了一個打 golf 打得好的人，就對甲道 "Some golf-player, eh?"，幾乎無時無地不說——我也不但懂了，並且會用了。再等不到三天，又有一種時髦話出來了。這個滑稽的 "Some girl", "Some Man" 和英文原來的 "Some girl" "Some Man" 意義何等差異；這就是通用的語言文字，必定日新月異，日趨繁雜的鐵證。現在的Esperanto雖然簡單，到了實用的時，未見得不比現在的民族語繁雜呢。要曉得最簡單東西，不見得一定不能變爲最繁雜的；較繁雜的東西，不見一定變爲最繁雜的。所以現在的Esperanto雖然簡單，但是將來的變爲繁雜——不必一定是最繁雜的——是可預料的。現在的各民族語，雖較Esperanto繁雜；然而我已說過，這種已經發達的語言文字，變改起來一定比未發達的緩而且少；將來不見得比Esperanto發達了的時候更繁雜。現在研究和提倡Esperanto的人，因爲各自采用『各自愛用的字』，已經有了『弄不淸楚』的情勢，這就是將來Esperanto必定變繁雜的鐵證。

啊呀！我的手腕子也寫痛了，時間也早完了，算了罷，不再寫了，請你原諒。

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朱有畇上

我農吾兄：

老兄這兩次的來信都是極有價值的討論，我讀了非常佩服。我對於世界語和 Esperanto 兩個問題，雖然不曾加入新青年裏的討論，但我心裏是狠贊成陶孟和先生的議論的。此次讀了老兄的長函，我覺得增長了許多見識，沒有什麼附加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可以駁回的說話。我且把這信中最精采的幾條議論摘出來，或者可以使讀者格外注意。

（1）老兄說：『無論那一種語言文字，祇有因爲文字不合語言，把文字改了的，斷沒有用文字去改語言的。』

（2）又說：『文字是語言的代表，是語言的記號，不可泛泛的稱作一種記號。』

（3）又說：『文字是隨着語言進化的，將來到了國家種族的思想界限漸漸消滅，五方雜處的時候，語言自然會將漸漸統一的；語言既統一，文字也就統一了。（這一段說得太容易了。其實語言文字的守舊性最難更改。請看瑞士國何嘗不是五方雜處，但語言文字還是德法意三國語並立。）語言斷不能隨着私造的文字改變的，也不會隨文字統一的。……所以憑着幾個人的腦力私造了一種記號，叫做文字，要想世界上人把固有的語言拋了，去用這憑空造的記號做語言，這是萬萬做不到的。』

（4）又說：『各民族的文字是隨公衆語言的進化漸漸變成的，不是不根本語言由幾個人私造的。』——常人說倉頡造中國字，又說 Cadmus 造希臘字。要知道倉頡造的是一種記號來代表中國當時的語言；Cadmus 造的是一種字母的記號來代表希臘古代民族已有的語言。故月字是倉頡造的記號，但月字讀作 Yueh，可不是他造的，乃是中國已有的語言。懂得此理，便知把中國現有的語言用字母拼音，是可以做得到的；廢去中國語，改用別種語言，是做不到的。

（5）老兄又說：『語言文字是一個隨時改變的東西，初起頭無論如何簡單，如何精良，到後來一經實用，就要變成繁雜不規則的。……因爲 Esperanto 是個沒有完全發達的東西，所以覺得簡單明瞭。但是等到人人用他做語言文字，……不久就要

變成繁雜不規則的了。……現在研究和提唱 Esporanto 的人，因爲各自采用各自愛用的字，已經有了弄不清楚的情勢，這就是將來 Esperanto 必定變爲繁雜的鐵證。

以上五條，我非常贊成。老兄討論這個問題的根本論點只是一個歷史進化觀念。語言文字的問題是不能脫離歷史進化的觀念可以討論的。我覺得老兄這幾段議論不單是討論 Esperanto，竟可以推行到一切語言文字的問題，故特別把他們提出來，請大家特別注意。

民國七年十月四日　胡適

對於朱我農君兩信的意見

適之兄。

承示朱我農君兩信，囑我作答。我看了一遍，覺得『反對 Esperanto』的信，無可討論。朱君是認 Esperanto 爲『已死的私造符號，』我是認他爲將來人類公用的語言文字，所見統不相同，似可不必辯論。且我對於提倡 Esperanto 的意見，已屢屢言之，見致陳獨秀陶孟和孫芾仲區聲白諸君信中，現在可以不必再論。我已決定，以後凡有提倡 Esporanto 的來信，我當與之討論。至於反對 Esperanto 的來信，惟主張 Ido 及他種『世界語』的當與之討論。若如陶孟和朱我農兩君及老兄之根本推翻 Esperanto 者，並或不承認將來人類應有公用的語言文字者，則不復置辯。

至於朱君『反對注音字母』的通信，我却要答他幾句。並且我對於羅馬字母拚漢語之說，先有幾句要說的話。

我本來是不贊成漢語改用羅馬字母拚音的。（其故詳下。）但我亦非絕對的反對此說，因爲漢字的形式，實在難識難寫。如其有人能夠想出很完美的拚音方法，將漢語改用拚音，或者可以減省識字的困難。所以前次朱君來信盛稱羅馬字母拚漢語之可行，我也附和幾句，說是教育上可得一種利器。但我彼時以爲朱君研究此法，一定狠有心得，與從前王照的官話字母勞乃宣的簡字一定不可同年而語。因此『延頸跂望，』要看朱君第二次寄來的附件，（其時老兄對我說，『朱君尚有附件，不久可到。』）以爲這附件

必是一種說得很詳細的羅馬字母拚音方法，同關於推行學習的議論，如日本的ローマ字ノ主張百ケ條ローマ字反對論ヲ破ル發音ローマ字或如ローマ字學校ローマ字獨習之類。如果有此等著作及議論，大足以供吾人之參考。或者我還不贊成用羅馬字母拚音的人看了，也可以恍然大悟，幡然改圖，來主張此說。不意附件寄來，乃是一本用羅馬字母拚廈門(?)語的內外科看護學，乃使我大為失望。此等書籍，我以前也看見過，我們只要照『五車韻府』等書，將用漢字寫的文章一個一個找出拚音，連了起來，就可做到。並且拚的還是普通語言，比這內外科看護學總還容易看一點。但是照此辦法，是否可以算做漢語改用拚音的完全解決，我實不能無疑。今就極小之處而論，已有可商者。如內外科看護學中所拚複音名詞，仍是逐字分開，但以『-』連之而已。如開卷第一行『解剖學』三字，拚作 Kái-phò-hak，不作 Káiphòhak，則作者尚未知漢文的『解剖學』三字，是等於英文的 Anatomy 一字，名為三字，實是一字。漢文因為字字整方，所以只好分做三個字去寫。既改拚音，當然要把他連寫，才是正辦。今作者並此而未知，似乎於拚漢音之法尚欠研究。此外尚有毛病與否，我因其書所用之音實在難懂，只好不去研究他了。

至於我不贊成用羅馬字母拚漢語的理由，本年三月中致獨秀兄信中已經說過。（見四卷第三五二，三五三兩頁。）獨秀兄和老兄都不以為然，惠答之語，多主張漢語應改拚音。我雖承兩兄之教，然一時尚未能服從，只好『各行其是』。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則我以為今後的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盡行擱起，凡道理，智識，文學，樣樣都該學外國人，才能生存於二十世紀，做一個文明人。既然如此，就應該學外國文，讀外國書。那固有的漢語，因事實上不能立刻消滅，只好暫時留住一部分勉強可用的，——把那不適用的都送進博物院去，——以為短時期內交通之用，但與學術無關。至於文字，在文章方面，既改用口語，較之舊日之言文不一致者已可便利許多。在書寫方面，則應復用草書，或彙采古體俗體之筆畫簡單者，——如『從』『處』『劉』『與』之古體『从』『処』『刘』『与』『鐘』之俗體，大可采用。——發音難明者，則注以注音字母。如此將就行去，也可勉強敷衍十年廿年。至於漢字之代興物，我以為與其製造羅馬字母的新漢字，遠不若采用將來人類公用的 Esperanto。即退一步說，亦可采用一種外國語來代漢文漢語。我以為采用Esp-

eranto 與采用外國語，比製造什麼羅馬字母的新漢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這也是我不贊成用羅馬字母拼漢語的一個理由，

上面所說，明知老兄和朱君看了，一定要大加反對。但我的意見既是如此，也不妨老實說說。

至於朱君反對注音字母的話，我初看了，以爲必有一番議論，可以供吾人之討論。不料把信看完了，又大爲失望。朱君說道，

日本自發明假名以來，已經八百年了，不但一點好成績也沒有，反大受其害。

我看到這裏，頗欲知道日本怎樣的受假名之害。不料底下說道，

……却被漢字（音讀的）所累，……日本地方比中國小，……倘且用注音的成績不佳，……

上面說爲音讀的漢字所累，下面說注音的成績不佳，似乎意思有點不甚相貫。其下又說道，

譬如我們中國人有和日本同樣的教育，同樣的教法，我敢說那個時候就使這害殺人的漢字未廢，比較起來，中國的能看報寫信的人，未必比日本人少呢。

照這意思，似乎說中國雖沒有假名，只要教得得法，也能和有假名的日本文收同樣的好果。就此語而論，似尙不能作爲日本受假名之害的證據。其下又說歐美小兒十五歲能寫信看報，日本小兒不能，於是下一斷語道，

這就是日本文字不適用不好的鐵證，也就是注音字母和漢字（單音字）不好的鐵證。

說日本受漢字的害，以致文字不適用，這話固然不錯。至於說日本不能及歐美，是因爲他有注音字母的不好，請問日本的ア，イ，ウ，エ，オ，和歐美的 a, i, u, e, o, 在獨立用時，其標音之方法有何區別。英國小兒認得了字母，就會寫 You。日本小兒認得了假名，也就會寫アナタ，其功效有何差異。若說假名注於漢字之旁，不及歐美直寫字音之便利，那自然不錯。但此是漢字的不好，並非假名的不好。難道日本漢字的難讀，是因爲有了假名的緣故嗎。其下又道，

日本人不過偷幾個漢字用，倘且注音字母的成績不好，可見全用漢字的中國文，更與注音字母不相宜了。

照這幾句話看來似乎說有了漢字便不能用注音字母漢字愈多注音字母愈不適用換言之竟是衍形的文字不能適用注音的方法了。此誠下愚之所大惑不解者矣。此下又有朱君自許為『確實無誤的定論』一段大意謂記一件事比記兩件事容易所以學記漢字比兼記注音字母容易。這話我也有點懷疑譬如日本人識漢字若見一個『山』字旁注『ヤマ』那就知道『山』字的意義了。意義既知字形自然隨之而能記憶。要是其旁不注『ヤマ』則永遠不知『山』是何字何物即永遠不能識此『山』字了。凡識字總是先記得字音才能認得字形。無論識中國字識日本字識西洋字都是如此。我以為日本有了假名實在是幫他認得漢字的利器和沒有假名光看漢字瞪目結舌不知為何物者相較孰難孰易願朱君有以語我來。其下又道，

請看那些日本人拿了一張報嘴裏嘰嘰咕咕的念一面看漢字一面看注音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們先看字不念音既不能懂。念了音不看字仍舊不懂。就是看了字念了音還須去猜摸意義。

我要請問那些中國人拿了一張報嘴裏想要嘰嘰咕咕的念也不能。只看漢字莫名其妙。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們只有字可看沒有音可念。就是想看了字去猜摸他的意義因為不知道他的音竟無從猜摸起。這個情形與朱君所講的日本人的情形相較其得失何如。其下又引歐洲人的話說中國文比日本文容易學於是斷言道，

這樣推想起來將來中國用了這注音字母或者把這害殺人的難漢文更加弄難了。

這所說的比上文更加顯明。即謂漢字本難識日本人加了假名於是更難識中國人如其加了注音字母不消說得自然也是更難識了。注音之法用於非拚音之文字其害竟至於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下又道，

請問在桐城派的古文文選派的文學上加幾個注音字母能夠使這種死文字『起死回生』麼，能夠使學者容易學麼。

我們因為桐城古文文選駢文不好所以不要人去讀。如其這兩種文章有讀的價值竟有人刻出加注音字母的古文辭類纂和文選那一定要比什麼康刻本胡刻本容易讀得多因為看了注音可以讀得下去。有一件事可以做個比例現在北京大學預科裏的模範

文選將古代文章用新式句讀符號，並且分段分節，我們看了，覺得着實比刻在古書裏沒有句讀，不分段落的明白得多。然則就是古代文章，如其加了注音也要比沒有注音的明白得多。下文又謂注音字母不能統一語音，舉日本之橫濱和九州語音絕異爲證，又舉倫敦和愛丁堡，巴黎和馬賽語音也不相同，以作語言不能統一之證。照此看來，就是朱君所最主張的羅馬字拚音，亦無法以處此事了。然則注音字母就是沒有統一語音的能力，似乎也不能算做一種罪案罷。其下又道，

既然用注音字母，就是要保存中國文字。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注音就是注漢字的音，那末不是保存中國舊文字是什麼。

我主張注音字母，是因爲漢字一時不能廢去，所以想出這個『補偏救弊』的方法，絕無保存中國文字的意思。朱君謂注漢字的音就是保存舊文字，則朱君要改羅馬字母拚音，是否是拚漢字的音。如其是也，豈朱君亦要保存中國舊文字乎。其下又道

吳稚暉先生曾說『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既然如此，何不爽爽快快把漢字全然打消，用世界最通行的羅馬字拚法，……

敬告朱君，吳先生此語，係兼指中國語言而言。吳先生作此文時，是主張用 Esperanto 來代漢文的。吳先生又是最反對用羅馬字母拚漢音的人，與朱君所見全不相同，未可併爲一談也。

我生平是最恨『中國一般憲政黨的屁話』，說『中國沒有 Republic 的程度，必須先立憲』，所以以爲中國大可廢去野蠻之漢文，而用尤較文明之 Esperanto，（或用較文明之法德英文。）

以上所說，是我對於朱君來信的意見。還有幾句話要請問朱君

何以明治以前之日本書於漢字之旁不注假名，而五十年來旁注假名之書日見其多，大雜誌如太陽，科學世界等等，習字字旁注假名。

何以日本的新聞紙，除『一二』『百千』等字以外，無不旁注假名。新聞紙天天要印，論說，時事，文藝，小說，花樣很多，而印刷時必須一一加以注音，不憚麻煩，這是什麼緣故。有人說，因爲新聞紙爲全國人人須看之物，故不得不多費此一番手脚，以期通俗。這話究竟對

不對。

以上兩層，請朱君賜答。

隨了尙有奉告朱君一語，朱君對於漢語既主張改用羅馬字母拼音，則反對注音字母固宜。但羅馬字母拼音，製造之時？並不容易，決非單單把音拼成，就可了事的。於語言發音上，文字組合上，在在皆須研究。竊謂歐文組合的方法，日本 Romaji 會裏的議論，皆有可供參考的價值。若專宗幾個傳教的西洋人做的幾本拼方音的書，似乎稍嫌不夠一點。不知朱君以爲然否。

弟錢玄同一九一八，十，六。

『臉譜』—『打把子』

記者足下。僕前此曾上一書，承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陳獨秀諸先生答復，甚感甚感。惟錢先生對於臉譜，極端反對。竊以爲過矣。日前偶與姚茫父先生談及此事（姚先生精詞曲，有菉猗室曲話書適等著，見庸言報。）渠謂『中國伶人之臉譜，頗有外國圖案之性質，往往繪動植物於其面。如李逵之鉤臉，作飛燕形。蓋古時形容狀貌，每曰「虎頭燕頷」。臉譜之觀念，殆本於此。尙有面上繪蘭花形及種種植物狀者。蓋其作用，頗有圖案之性質，而亦極有美術上之興味。譬如黃潤甫扮曹操，其臉譜不過多畫幾筆，而奸相更露。其有裨益於美術者，爲何如耶。』且打臉一事，於歷史上極有關係。古代戰鬥，多用假面。教坊記謂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陣著之，因以爲戲，亦入歌曲。（樂府雜錄亦云。）此卽打臉之始。故今人猶稱花臉爲「大面」也。惟當時皆用面具，厥後嬗變，日趨簡單，罕用面具，蓋鉤花臉，而臉譜乃代假面以起。且方相氏熊皮金目，亦未嘗非後世鉤臉之濫觴。臉譜極有歷史上之關係，不待論也。至臉譜之作用則在區別舞台上各色人物之性質。西文稱脚色爲（Laracter，而（Character 之一字，又訓爲性格，又訓爲形狀。蓋舞台上之脚色，亦所以形容或區別其性格與形狀也。臉譜之作用，亦猶是耳。忠義血誠，則飾以紅臉。姦佞涼薄，則飾以白臉。强橫豪霸，神仙鬼怪，與夫蠢愚鹵莽之人物，則更有種種之花臉以狀之焉。蓋打臉不但區別其形狀，且以形容其性格，所

謂『隱寓褒貶』即是此意，則打臉乃極有意思之一種化妝術也。陳先生謂其暴露吾國野蠻異相，然中國舊戲，本爲歷史上遺傳之一種藝術，因歷史上之關係，正不妨其表示野蠻。且戲劇上所演花臉，本係假像，何至遂云暴露真相耶。吾國野蠻之真相，果如戲劇上所演之花臉耶。故僕以爲打臉乃中國舊戲特色之一種，其歷史上之精神與美術上之作用，皆有未可厚非者。錢陳兩先生之說，未足以使一般傾向舊劇者心悅誠服也。

胡先生日前語僕，謂舊戲臉譜，往往有數人相類者。如關公李克用趙匡胤之臉譜，張飛鄭恩李逵之臉譜，皆相類似，故中國舊戲之扮演人物，只有幾種之 type 而無 individual 之存在。此爲中國思想上之根本問題，亦即所謂籠統主義之表示。此論甚覺精確。惟細察關李趙等之臉譜，實各有不同。張鄭李亦可互相分別。且即使臉譜有類似處，而其扮像及一切衣飾，亦大相逕庭。故扮關羽張飛者出台，則婦孺亦可認識其爲關公張飛，決不致誤認爲趙匡胤黑旋風。由是觀之，則中國舊戲之扮演各種人物，固亦有個位主義 (individualism) 之精神也。

『打把子』亦中國武劇之優點。其套數之整齊，精力之壯健，身手之活動，在在有 Athletic 精神。且古代戰爭之狀態，亦頗能表示一二。故頗足以鼓勵尙武之精神，而興起歷史的觀念。決非僅以其「從極整齊極規則的工夫中練出來」而始重視之也。（僕前作此語，乃對於劉先生『亂打』二字立說。）劉先生所謂「每見一大夥穿了髒衣服的，盤着辮子的，打花臉的，裸上體的跳虫們……」云云，此是別一問題，非『打把子』本來之問題。至『打把子』在武劇中最爲重要，套數亦極多，刀槍雜把，演打起來，亦極美觀。僕每愛觀『豔陽樓』劇中高登所打把子，以爲緜密壯美，非常好看。劉先生以僕云「吾人在台下看去，似乎亂打」一語，爲卽本能動人美感之證，僕亦不敢承認也。

陳先生謂僕論中國劇，根本謬點在囿於方隅，未能曠觀域外。僕甚佩其言。惟僕以爲先生等之論中國劇，乃適得其反，僅能曠觀域外，而方隅之內，反瞢然無睹。所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能自見其睫』者，僕亦不必爲先生等諱也。總之先生等之論中國劇，每衷

見一種極端之理想論（Idealism）但則頗傾向於想化論者之說。『想化論者曰：藝術之道自由固矣，然自由中必不可棄形像性於不顧。故依自然者，亦依理想。憑理想者，亦憑自然。取捨調和之間，是爲想化。』（見學藝第三卷天虹一友藝術淺說）此外意見，有爲馬二先生已道過者，均不復贅。（馬二稿見上海時事新報北京公言報）

張厚載白。七年九月十二日

本卷第二號我有答劉半農先生的信，說中國戲是極野蠻的『方相氏』的變相。又說主張舊戲者是要保存野蠻。三號隨感錄裏我講到『臉譜』，有『一臉之紅，榮於華袞，一鼻之白，嚴於斧鉞』二語。我雖然說了這些話，但是我於舊戲，和傅斯年君一樣，是『門外漢』，說得究竟對不對，却也不敢自信。今得張君此信，稱喜前言之不謬。現在把張君信中的話舉出幾句，寫在下面，以爲鄙說之證。

『且方相氏熊皮金目，亦未嘗非後世鉤臉之濫觴。』

『正不妨其表示野蠻。』

『忠義血誠，則飾以紅臉。姦佞涼薄，則飾以白臉。』

又張君此信，又使我增長一點見識。原來中國的圖案，是畫在臉上的。領教了！至於臉上畫飛燕，畫蘭花，此等奇妙之相貌，即無

『美術上之興味，』也就夠好看了！

但是我現在還想做點人類的正經事業，實在沒有工夫來研究『畫在臉上的圖案。』張君以後如再有賜教，恕不奉答。

記者（玄同）一九一八，十，八，

論新青年之主張

適之
獨秀 兩位先生大鑒：我國數千年來，文化毫無進步，雖有種種的原因，而言文不能一致，却是一個最大的原因。鄙人在十餘年前，即有這個議論，主張言文一致的道理。彼時寡調獨彈，竟沒有一個人能明白這個理由。鄙人也就不往下說了。前月鄙人請蔡先生喫飯席

間偶然談及此事，聽蔡先生說　兩位極力提倡文學革新的道理，發行一種雜誌，發揮的狠透澈。鄙人就破費幾文，買新青年回家一看，纔曉得　兩位見解的高超，實在佩服得狠。但是鄙人對於這個道理，所見微有不同的地方，不能不向　兩位上一個條陳。如獨秀先生主張推翻孔學，改革倫理。鄙人以爲見解太高了，不適宜於現在社會的情形。我們因爲中國不懂文字的人太多，非以白話爲文章，教育便不能普及；我們儘可用白話編國民小學的教科書，用白話寫信，編成尺牘，便覽，發行幾種白話報，廉價出售。辦事的時間惟恐不夠，那裏有閒工夫推翻甚麼孔學？改革甚麼倫理？惹起那班不三不四的鄉學究村夫子，惟恐砸破他的飯碗，不得不起而反對之。到是我們主張言文一致的障礙物了。　適之先生謂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這個道理狠對的。惟欲破壞甚麼桐城派的古文，甚麼文選派的文學，甚麼江西派的詩，且欲取而代之。據鄙人看來，却可不必。我們但辦我們言文一致的事業。看他們的古文駢文詩句，恍惚是春天的鳥叫，秋日的蟲啼，既不能禁止他不叫不啼，又何必取蟲鳥而代之？如此辦法，狠却許多的脣舌，保存許多的精神，拚命的向言文一致的前途進行，庶可以達我們改革新文學的目的。鄙見如此，不知　兩位新文學家以爲然否。倘祈　賜教。即頌　大安。

弟易宗夔謹啓

再者鄙人著有新世說一書，却完全是文言書。呈上自序及例言廣告，　兩位儘可作鳥叫蟲啼之悅耳，內有一則與　兩位有關係寫上　一閱。

近有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傅斯年諸君發刊新青年，創爲文學革命之議，主張以白話爲文章。胡之言曰『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陳則力主推翻孔學，改革倫理，爲根本上之解決。錢並主張廢去漢文，另採用一種文法簡賅，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爲的文字。傅則欲劃除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謂吾國數千年來，所有學術，爲陰陽學術，所有文學，爲偈咒文學。若非去此誤謬，自與西洋文明，扞格不入。觀諸君之緒論，頗皆以舊文學爲死文學，須一律掃除主張言文一致，於新文學界放一異彩。若能去激去偏，推行以漸，未始非吾國文化進步之一轉機也。

求示深爲感佩。僕等主張以國語爲文，意不獨在普及教育；蓋文字之用有二方面，一爲應用之文，國語體自較古文體易解，一爲文學之文，用今人語法，自較古人語法表情親切也。今世之人，用古代文體語法爲文，以應用，以表情者，恐只有我中國人耳。尊意吾輩重在一意創造新文學，不必破壞舊文學，以免搖舌歸逾，却以爲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猶之欲興學校，必廢科舉，否則才力聰明之士不肯出此途也。方之蟲鳥，新文學乃欲叫於春啼於秋者，舊文學不啼叫於嚴冬之蟲鳥耳，安得不取而代之耶？蓋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謀改革，乃投阻力而牽就之，此東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數十年而毫無進步之最大原因也。先生以爲如何？率復不備。

胡適之
陳獨秀

勸讀雜誌

記者：

中國爲無雜誌，與之不相習，故罕能利用之。然雜志乃現代的記載，注重知現代，爲晚近之好趨勢。不知過去，固不知現代的來歷；徒知過去，不知現代，其知亦豈能切實周備？知現代爲知將來之基。欲善將來，必先善現代；不知之何能善之？生在現代而不知現代，何能隨之進？何能促之進？何能享樂之？何能利用之？如是生活復有何味？此讀現代的記載以知現代所以必要之一端。

西土學者著作之方今古已有不同。古之學者畢一生之力，聚其所學，成一大典，以爲不朽之業。今之學者學有所得，當即發爲講演，布諸雜志，以相討論，以求增益。一二年所得，罕有刊成書冊者。治一學而欲知新，而欲與時偕進，乃非讀其學之雜志不可。居今講學，宜以能與世界學者共論一堂爲期。苟不知人之造詣，何由與人共論？今之世界所謂大通之世，處斯時世，倘欲有所樹立，必應受世界教育，得世界知識，有世界眼光，俱世界懷抱，幷合身親種種世界事業。此數者中，自以世界教育世界知識爲先。無是，餘皆不可能。所謂世界教育知識，自指現代者而言。而此教育此知識現代皆現與現代實現記載者，雜志實供之。

中國不競，百不長進。以現在之文化與西土較，何爾能不自媿弗及？知其弗及，則應急起直追，豈可再行敷衍，苟且爲是？一應則效人已

行之步驟；二應賓假人所獲得。苟欲自是能與人相追隨，不復後時，自尤須簡人新得，審慎切磋，而後乃期出人一頭地。久在他人腳跟下湊泊，亦良不可。晚近，中國政商固已門戶開放，然講學猶去閉關自守未遠。學校誠已設些新料目，然僅賴此濟得甚事？至與人之新思潮新知識實猶絕罕接觸。有所稱說，每為人所已唾棄；有所據用，每為人之殘餘。（此在用教科書，即有然。例如，溫特渥斯之幾何書有溫特渥斯與斯密教授之改本已幾八年。改本之優於原本既有定論。且得之亦無難，乃中國選教科書者猶然舍新不用，唯舊是守。）是皆不讀現代的記載之弊。固然新者不必盡善，舊者不必盡惡。然新者決不可不知。中國之有留學他邦者亦既濟濟甚衆，顧泰半回國後必與其所學斷絕。稍上者亦僅為負販。此已歷歷可數，求於學問裏賭生命，向世界文明進步上努力，發其所自得以覺其國人者，更屬寥寥無幾。（實則中國留學生十九爲無所自得。）豈彼士為之師之良者亦悉若是？若曰中國時勢不宜，不能以有為，是乃自暴其弱。苟其強，人不能阻之；天寧能阻之？自留學生不能傳布新知，國內人自應與新知益遠。苟欲矯此，必有賴於讀雜志。得自雜志之知識誠有時不免蕪雜零碎，無條理缺統系。然是在人之善用不善用。無雜志之知識，其知必不具，固已如既言。更取實事言之，北京大學已設哲學門五年，設哲學研究所亦既周歲，乃校中絕無新到之東西文哲學雜志以備瀏覽，此事豈不可駭！（他國大學研究科概有讀雜志新藝文之課，不可忽之。）要足見中國人之不喜讀此；不願與聞人之研究結果，舉措記載；不願與知人之風尚趨歸；自以為地大物博，一應俱全；充物乎中，無求於外。蓋晚世之好逸不好學已相習成風。不喜讀雜志特其小焉者。

記者如以上意為然，甚願與以提唱是幸！

張崧年

什麼話？

（適）

我們每天看報，覺得有許多材料或可使人肉麻，或可使人歎氣，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此項材料狠有轉載的價值，故特闢此欄，每期約以一頁爲限。

馮二先生說：『中國人何必看外國戲？』

馮二先生說：『中國戲何必給外國人看？』

王揖唐歡迎安福部的新國會議員詞中有一段說：『今天本俱樂部開歡迎大會，與會者俱係國會議員，同人各省英傑之士，同時聚於一堂。按字義言之，智慧過萬人者曰英，過千人者曰傑。中國人口四萬萬，今到會者將四百人，豈非每百萬人中選出一智慧超羣之代表乎？謂之曰英曰傑，誰曰不宜？』（神州日報八月二十二日）

王揖唐覆徐世昌函有一段說，『抑又聞之，總統之名義，考之臘丁原文，爲伯理璽天德。伯理云者，勇於事也，璽天德云者，安於位也。』

北京新國會開會詞如下：『國步方艱，多士興之。民困未蘇，多士濟之。凡茲多士，億兆賴之。言坊行表，爲舉國重……』

林傳甲上徐世昌『治安三策』，原電中有云：『在野知人民公意，有治安三策。第一策：本美國總統減定大總統年俸歲十五萬元，節存三十三萬以立南京、武昌、廣州三大學。黎宋卿不用此策，致失位辱身。第二策：國會議員照英例取無給主義，則南北皆無所爭。另選議員不致行賄。……總統議員不要錢，軍人誰敢不用命？』林君之意以爲爷總統的只爷三十三萬的年俸，爷議員的只爷每月現洋四成票洋六成的月俸，可謂陋儒的『要錢主義』了！

徐世昌就總統職宣言書中有句云，『惟是事變紛紜，趨於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局，促進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邦之本計；不偏囿於國家自身之計畫，而必具有將來世界之眼光。』





第四卷第四期要目